

皇朝文鑑

三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六

制

除皇伯宗暉淮康軍節度使特封濮國公

制

立皇太子制

封荆王頽太傅武寧鎮海軍節度使制

除皇弟僖武成軍節度使祁國公制

除司馬光左僕射制

除文彦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除呂公著右僕射制

除呂公著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

除呂大防守尚書左僕射制

除范純仁尚書右僕射制

除苗授武泰軍節度使充殿前副都指揮

使制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除皇伯祖宗晟特起復制 蘇軾

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加食邑制 蘇軾

劉昌祚加恩制 蘇軾

除文彦博大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蘇軾

除文彦博司徒判河南制 曾布

除范純仁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制 曾布

立皇后孟氏制 梁燾

徐王改封冀王制 范祖禹

除向宗良檢校司空充醴泉觀使昭信軍節度使制 范祖禹

除皇弟蔡王似保平鎮安軍節度使制 范祖禹

除曾布右僕射制 范祖禹

復元祐皇后制 蔡京

蔡京降太子少保致仕制 張閣

除皇伯宗暉依前檢校右散騎常侍充淮康軍節度使特封濮國公加食邑食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實封餘如故制

鄧

潤甫

德海尚親先王未之或改折衝授鉞天下所以久
 安眷惟尊屬之賢蚤有皇支之譽其數褒律以告
 治廷皇伯邕州管内觀察使金紫光祿大夫校
 右散騎常侍持節邕州諸軍事邕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宗暉器宇闊深履尚
 方重詩書自樂慕漢邸宗英之聞孝友夙成有濮
 園天性之愛爵隆而無負貴之累祿富而懷約己
 之風陞拜康車之崇益增公族之重是用疇庸躋
 等辨域展圖付名部之整軍奉賢王之明祀維褒
 及繡視上公之儀錫山與田壯元戎之寄兼陪真
 賦庸示寵章於戲親親主恩非異數無以昭其意
 繼繼在德惟訓嗣可以孚于休更恢遠猷以稱茂
 渥

立皇太子制

鄧

潤甫

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
 本百王之謀朕荷天地之況臨席祖宗之詒燕迺
 睦上嗣之貴蚤應前星之祥宜告大廷誕揚孚號
 皇子彰武軍節度使延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檢
 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延州諸軍事延

州刺史上柱國延安郡王哲宗溫文日就睿智夙
 成回駢道之車能止班輪之騫辨南陽之牘允符
 東海之休自疏錫於王封益光華於德望勝衣視
 膳溫然孝友之姿好禮受經不煩師傅之誨是用
 歷盛陽之嘉日舉 列聖之大章肇正青宮肆啟
 顯冊以協離明之吉以係天下之心於戲立愛始
 親商以成千歲之業建嗣必子漢以撫四海之民
 斯為永圖往膺徽典

封荆王頽太傅武寧鎮海節度使制

鄧

潤甫

朕罹國大憂紹天明命黃陵玉座永懷復土之深
 清廟朱紘序陟寧神之禮哀恫罔極感慕從中念
 宗藩尊屬之賢有 文考同生之愛圖功甚茂送
 往良勤敷告大廷肆放顯冊皇叔武昌武安等軍
 節度鄂州潭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守太保開府
 儀同三司持節都督鄂州潭州諸軍事鄂州潭州
 刺史上柱國荆王賜贊拜不名顯身端而行治識
 遠而量夷地則茂親時惟名德翼戴王室雅有二
 南之風表儀宗枝獨包兩獻之學協萊廟社乃心
 朝廷昨朕承挑疇勞錫命屬緝 裕陵之禮遠護

靈駕之行事有感懷義當褒異是用進以官班之
等寵以帝傅之崇出節徐郊建麾青社以應采菽
來朝之賜以慰棠棣孔懷之情於戲詩美大宗是
爲四國之翰禮尊叔父固曰一人之嘉往服龍光
益膺福祉

除皇弟德武成軍節度使祁國公制

鄧 潤甫

朕奉承燕謀獲紹大統永懷 先烈曷勝哀疚之
情眷顧同生宜厚褒封之典孚我明命揚于治廷
皇弟德岐疑得於自然溫文見於異稟挾天材之
美質應帝武之嘉祥未臨射矢之辰遽起號弓之
慕踰年於此錫壤惟時矧周人尚親尤重本支之
務漢廷左戚亦隆襁褓之封規裁半楚之疆載徹
濱河之域直茅制社授鉞殿邦用建上公尹茲北
國策勳加等衍邑實租於戲西望 裕陵敢忘幼
子之愛東朝長信進預諸孫之遊往服恩輝益延
壽祉

除司馬光左僕射制

鄧 潤甫

帥羣臣宿道而嚮方在慎取相佐王者修政而美
國莫若求人顧惟眇躬獲嗣大統儲思業業不敢

忘六聖之休注意賢賢將以總萬方之儉裒進上
宰敷告外庭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受材
高明履道醇固智足以任天下之重學足以知先
王之言逮事厚陵徧儀侍從之列被遇 文考擢
總樞機之繁有大臣特立之風蹈君子難進之節
方子訪落之始起應秉均之求調娛萬幾必先教
化之意辨察百職不失禮義之中是用諮諏僉言
褒加異數越陞左揆之路兼峻東臺之班申衍爰
田陪光宗真食於戲上寅亮於天心則陰陽風雨
以之順下遂字於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寧內阜
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蓋輔相者爲之基杖而
老成者重於典刑勉行所聞以底極治

除文彦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鄧 潤甫

師傳道之教訓先王所以迪厥官老成重以典刑
天下所以資其智迺眷舊德時謂元勳謀合祖宗
之心名載鼎彝之器申放贊策播告外朝河東節
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
原尹致仕上柱國潞國公文彦博光宗大而清明
方嚴而信厚出則秉乎旄鉞入則總我鈞衡文武

兼備其才夷險能致其力畢公之弼四世三紀于茲傳說之總百官萬邦其又爵隆無富溢之累名遂有身退之榮神明相其壽康人心想其風采是用還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狄之情庶幾有為底于極治陪光宗多升申衍真封於戲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為孺子之師矧我書英無愧前哲性宣一德用格多盤

除呂公著右僕射制

鄧

潤甫

國莫難於置相君莫重於知人堯舜之隆蓋以疇咨而熙戴商周之盛至以夢卜而求賢天降劄于我家子未堪於多難思用耆德交秉政鈞其數寵章以詔羣辟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呂公著行應儀表學通本原忠義得於天資功名自其世美被遇先帝嘗入贊於樞庭暨子冲人遂同寅於政路傳經意以謀國體推上澤以紓民心叙收僇賢補其法度方重不倚雅有大臣之風調娛適中遂通當時之務是用陞之右揆委以繁機申衍爰田陪光宗真賦爾則代天而理物子則羞毒以惟君於戲丞相之位未嘗無

其人儒者之效久不自於世孟軻言無有者數百歲揚雄稱自得者二三臣蓋迪遠業者其功難循迹者其力易勉行所學以底不平

除呂公著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

蘇軾

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乎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呂公著訐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為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叙維乃烈考相子昭陵蓋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追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異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遣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遊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今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

除呂大防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制

蘇軾

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勳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啓承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子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淳深受才宏毅果毅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丈六二之動久踐右閹蔚為名臣宜陞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裝垠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

除范純仁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 蘇軾

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重若根本疆固則精神折衝故薦呂臣奉己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為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

無為而日等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曆之元臣強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子欲守在四夷以汝為偃兵之姚宋子欲藏於百姓以汝為息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

除苗授武泰州軍節度使充殿前副都

指揮使制

蘇軾

出總元戎作先聲於士氣入為環尹寓軍政於國容將伸閭外之威以迪師中之吉咨于爾眾朕得其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持節福州軍州事福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苗授早以異材見稱武略被服忠義有烈丈夫之風砥礪廉隅得士君子之繫荐揚邊圉益著勞能拔自眾久既蒙先帝之遇遂拜大將無復一軍之驚祇扈殿嚴肅將齎鉞子欲少長有

禮而兵可用汝其夙夜在公而令必行於戲愛克厥威罔功茲為深戒師眾以順為武古有成言惟懋乃衷毋忘朕訓

除皇伯祖宗晟特起復制

蘇軾

曾聞之哀喪不貳事漢唐之舊禮有奪情矧子藩屏之親實兼臣子之重雖閨門以思掩義而公侯以國為家伯臣司宗職不可曠要經服事古有成言非子爾私其聽朕命皇伯祖彰化軍節度涇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判大宗正事上柱國高密郡王宗晟天資純茂德履方嚴襲餘慶於祖宗蹈格言於師保典司屬籍克有令名郢客卒業於浮丘辟疆受知於先帝允釐厥位母愧昔人屬此閔凶纍然毀瘠嗟日月之逾邁重職業之夙虛宜復寵名式從權制於戲出居官次非王事不談退適倚廬讀喪祭之禮則忠孝兩得人無間言功名益隆親有顯譽勉服朕訓光昭前聞

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加食邑制

蘇頌

祭有十倫之義施爵賞以為先福者百順之名本忠孝之自出朕祗被陽館崇嚴禰宮配神宵昊之尊流澤幅員之廣嘉與卿士同茲慶休便蕃優渥之恩固無內外之異告于朝案布乃言綸西蕃邈川首領河西軍節度涼州管内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持節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上柱國寧塞郡開國公阿里骨生有軼材少負偉略稟天地之義氣得秦豳之遺風莫塞外之封疆繼承列土擁河西之旄鉞坐護諸羌長雄一方作我西屏屬九筵之講禮盛四海之駿奔來獻其琛實相予祀是用加命王公之數視秩帝傳之崇增井賦於爰田廣國租於真食於戲爾有時享歲貢之恪史不絕書我有餒神觀政之方惠必及下既均承於純嘏宜益屬於忠規往服訓言克享天祿

劉昌祚加恩制

蘇轍

朕因路寢之正舉合宮之祠禮樂法商周之陸車服兼漢唐之盛出款原廟還享上穹職貢充庭工師履位兵衛如植旌旆不煩實惟有人以克成禮慶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洋州管内觀察處

置等使持節洋州諸軍事洋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劉昌祚天姿鷲勇性本忠良結髮征羌號馬上之飛將授鉞臨塞皆關中之要區方西鄙之須材會中軍之謀帥畀之旄節之重付之貔虎之師歸閱浹旬旋聞輯睦逮此熙成之慶賴其宿衛之勤既增封爵之崇仍加真食之厚於戲古之明主立賞以待有功古之賢將有功而恥自列服子濤澤之異勉爾勲名之思貴當益恭老當益壯

除文彦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蘇轍

周公未嘗之魯老亦居豐留侯晚雖疆滄終不任事蓋委寄之重初無間然而止足之風所不敢廢惟我耆舊歷事 祖宗績服之初復命以位雖師保之地優佚不煩而立變之心朝夕以請布告在位俾聞高風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潞國公文彦博克孝而忠允文且武其在師旅有方召之勳其在朝廷有崇璫之業士民視其去就夷狄震其威名時更四朝躬蹈一節 先皇帝愍勞以事既許其歸越子訪落之年凜有涉淵之志起之既老待以仰成出入五年終始全德進而論道日聞

典訓之言倚以折衝卒靖邊防之盛言委成功而不處指莫景以求安勤請屢聞誠心莫奪顧瞻閭井近在洛師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豈以簪紱之累久致形氣之勞貴極上公既無復加之爵秩分領全晉仍畀久還之節旄增廣舊封益衍真食殫盡人臣之寵歸從父老之遊於戲音聲不遐尚有就問之禮几杖以俟復期親祀之陪勿以進退之殊而廢謀猷之告式燕且譽俾壽而康

文彦博司徒判河南制 曾 布

東國大均絕席廟堂之上經時常武運籌樽俎之間維 吾老成多所更踐懇辭幾務性殿近藩數告于廷進疇厥位推忠協謀崇仁同德經邦贊治守正保運亮節佐理功臣樞密使劍南四川節度管內觀察使處置橋道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兼羣牧制置使行成都尹上柱國潞國公文彦博器資宏偉智謀靖深逮事 祖宗蚤登丞弼周旋左右當四海之具瞻密勿樞機實萬邦之為憲肆子纘御屬在倚毗深惟注意之勤勉拘均勞之請眷言耆且所履崇增秩上公衍封真賦光華故里揭全晉之旌旄偃息名城壯

陪京之屏翰出入中外始終顯榮於戲進而論道經邦則必告嘉猷于后退而承流宣化則必下膏澤於民惟往欽哉尚多受祉

除范純仁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制

曾布

謀護廟堂入則股肱於大政偃息藩翰出則師帥於一方維時宗工引疾辭位均逸近輔敷告大庭通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范純仁端良稟於世資樂易成於天性有砥名厲行之志有面折廷爭之風越自累朝浸更華選暨沖人之嗣服適文母之仰成咨于臣鄰付以宥密一踐樞要再秉國均朕恭己紹庭嚮明圖治緝熙緒業追適先猷方有望於弼諧遽固辭於機務重違爾志姑即厥安增視秩之榮名進陪封之寵數式隆體貌何吝眷私於戲論道經邦常在倚毗之地承流宣化勿忘勵翼之心祇服朕言往共爾位

立皇后孟氏制

梁燾

正家者義之先天下從而定矣大昏者禮之本聖王所以重焉朕繼體持盈側身思永方切基圖之

固敢娛官室之安太母以萬世為心命虔宗事之重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坤儀之尊謂王道之大所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緩明揚德閭之懿簡在慈闈之公欽承溫詔之音俾正中宮之位載錫吉日敷告大庭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贈太師孟元孫女忠孝令門善慶奕世幽閑專靜藹聞和聲婉睦惠慈雅應柔則天作之合文定厥祥人謀協從龜告并吉是宜入聽內職輔宣外和式瞻禕程之章上直軒龍之象嘉典大備並行今古之情文盛德有開增美國家之治理於戲惟恭儉為富貴之守惟憂勤為康樂之資如關雎之進賢則可以基風化之成如樛木之逮下則可以將福履之盛用久乃濟匪初其難勉爾欽修以法三官之端一相子顯祀以崇七廟之清明垂光紫庭冀譽彤管可立為皇后

徐王改封冀王制

范祖禹

周尊公旦倚為四輔之師漢重王蒼位處二公之上及我仁祖加禮荆王顓惟沖人敢後叔父誕敷明命播告治廷皇叔永興鳳翔等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兼

鳳翔牧上柱國徐王賜詔書不名顯粟訓 英皇
同氣 神考仁義根于天性孝友冠于人倫昔在
先朝蚤膺異數迨 宣后九年之政無愛子一毫
之私迫惟崇慶之功罔極 昊天之報方畢太官
之祔饗莫先等屬之褒嘉是用登拜師垣仍聯使
節徹彼徐土受茲奠方內將祭皇家外綏侯服進陪
多賦行食真封於戲並建親賢實為社稷之衛益
殫藩屏用承 祖考之休性膺典冊之光永介壽
祺之祉式昭令德無愧前人

除向宗良檢校司空充醴泉觀使昭信
軍節度使制 曾 肇

昔周盛世則有申伯之良翰在漢懿親則有少君
之長者眷吾仲舅蚤著賢稱登進寵名誕敷詔號
醴泉觀使奉國軍節度明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
持節明州諸軍事明州刺史上護軍河內郡開國
公向宗良席慶深厚秉德粹溫富貴無自滿之心
恭孝有夙成之質肆朕承祧之始首膺授鉞之榮
茲屬東朝亟還大政念崇德報功之誼將錫異恩
守右賢左戚之規莫回慈旨換節瀕江之地參華
空土之名增衍戶租併申朕志於戲維我太母有

勞皇家方其艱虞則出任社稷之重及底康靖則
還就官闈之安動靜必惟其時進退靡失其正而
猶鑒觀前載深抑外親爾其念長樂之好謙思文
簡之垂裕益堅素履永保令名

除皇弟似守太保依前開府儀同三司
蔡王充保平鎮安等軍節度使制

曾 肇

朕惟本朝之制厚公族之恩列第京師不忍使之
去國兼榮將相未嘗責以治民豈惟致號名叙之
仁抑亦隆夾輔之勢矧吾寵弟宜具位真王念方屬
於妙齡將即安於外邸雖去密邇能不疚懷肆舉
徽章用孚羣聽皇弟武昌武成等軍節度鄂州滑
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持
節都督鄂州滑州諸軍事鄂州滑州刺史上柱國
蔡王似出神明之胄鍾禔祝之祥氣稟溫良生知
遜悌雅愛圖書之習夙堅忠孝之誠桐葉疏封已
侈盤維之寄棟華致好每號名和樂之私比遵朝
著之趨尚處官隅之違屢觀啓奏祈避禁嚴志雖
莫回情實未忍思在宗之誼豈忘原隰之哀顧開
府以時難廢國家之典迺蠲殺且增峻官儀更兩

鎮之節旄正三師之位叙兼陪并賦益壯宗藩於戲周誥孟侯則曰無康好逸漢詔諸子亦去無通宵人蓋位不期驕者人情之常寵至益戒者前哲所尚往服休命永綏令名

除曾布右僕射制 曾 肇

左右置相以總吾喉舌之司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時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闕一不可迺登次輔以告大廷左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魯郡開國公曾布敏識造微懿文貫道器周小大之用智適古今之宜被 神

考特達之知亟躋禁從膺 先朝倚注之重久執

事樞而能悉心公家宣力夙夜忠以迪上誼不辭

難憂勤百為壯老一節肆朕纂臨之始尤嘉翼戴

之勞參稽師言圖任舊德文昌端揆之列紫微陪

侍之班合茲寵名作我近弼仍遷階品增衍戶封

於戲朕有休息百姓之心汝則觀文而匿武朕有

綜覈庶工之志汝則務實而去華以至甄序材良

光宗辨名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使萬物各得其

平無一夫或失其所汝之職也尚往欽哉

復元祐皇后制

京

朕紹休 列聖承訓東朝施惠行仁既誕乎於有眾念今追往用光宗辨名叙於我家廢后孟氏頃自勲門嬪于王室得罪 先帝退處道官逮茲累年克庸祗德皇太后念仙遊之寢遺撫前事以興悲惻然深矜示不終廢申崇位叙還復宮庭乃詔輔臣具依審議雖元符建號已位於中官而 永泰上實無嫌於並后於戲原情起義蓋示親親之恩克己慎身宜成婦婦之道其率備於懿範以上答於深仁往服茂恩永膺多福

蔡京降太子少保致仕制

張 閣

政事所寄尤嚴誤國之誅人臣之姦莫重欺君之罪我有常憲揚于大庭太師致仕楚國公蔡京頃以時才久膺柄任兩冠台衡之峻三登公衮之崇庶圖爾庸以弼予治而總秉機務出入八年事寔素於將來謀悉違於初議擅作威福妄興事功輕爵祿以示私恩濫錫子以蠹邦用借助姻婭密布要途聚引兇邪合成死黨以至假利民以決興化之水託祝聖以飾臨平之山豈曰懷忠殆將徼福屢有告陳之迹每連狂悖之嫌雖僅上於印章猶

久留於里第偃蹇弗避傲睨罔悛致帝意之未孚
昭星文而申謫言章繼上公議靡谷固欲用恩難
以屈法宜褫師臣之秩俾參官保之官聊慰兼情
尚為寬典於戲天事尚象明罰所以弭灾人道惡
盈省躬所以引咎往欽善貸無重後愆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六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七

誥

韓通贈中書令

劉 啟

王贊授殿中侍御史

王 禹偁

登州黃縣尉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

歐陽 脩

任守信可遙郡刺史依舊廊延路駐泊兵

馬鈴轄

歐陽 脩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衮可衛尉寺丞

歐陽 脩

前知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

致仕

歐陽 脩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

歐陽 脩

潁州推官江楫可大理寺丞

歐陽 脩

進納人空名海詞

歐陽 脩

著作佐郎張去感可秘書丞

歐陽 脩

永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

內殿崇班郝質可內殿承制

歐陽脩

开贊胡元並可內殿承制

歐陽脩

喬察可靜難軍節度推官知隴城縣

歐陽脩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

歐陽脩

范仲温可台州黃巖縣尉

歐陽脩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戶參軍

歐陽脩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

歐陽脩

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判官事

歐陽脩

秦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

歐陽脩

京西轉運按察使杜杞可直集賢院充廣

西轉運使

歐陽脩

河北都轉運使張昞之充天章閣待制三

司戶部副使

張

方平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温可漣水軍錄事

參軍

劉

敞

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劉

敞

無為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

仕

劉

敞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

王素可諫議大夫

劉

敞

太子中舍通判衛州張允可殿中丞

劉

敞

李育可著作佐郎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劉

敞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孝妻某氏可封仁

和縣君

劉

敞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

兵馬鈐轄時明可文思使

劉

敞

宰臣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

韓琦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

監主簿

劉

敞

內殿崇班唐詢可內殿承制

劉 啟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

團練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劉 啟

歐陽脩可禮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范

鎮可吏部郎中王疇可右司郎中宋

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

劉 啟

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封開

國公 劉 啟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劉 啟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

仕前岳州平江縣張正已可大理寺

丞致仕 劉 啟

韓通贈中書令

劉 啟

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巨所以

明大節周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定

交霸府委質前朝荷戈共歷於艱貞錫壤迭分於

戎律朕以三靈賤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勳方疇異
渥養黃遇害良用憮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潛龍
之舊

王贄授殿中侍御史 王 禹偁

故事御史府三院轉遷各有月限考績之命異于

他官國朝以來不用此制必因行慶方得敘遷其

間才行有聞為眾所譽者不時而授人以為榮具

官王贄本以懿文輔之通識自登憲署繼領詔條

繫己愛民所在稱理司漕運者奏其課執風憲者

舉其才受代南康陛見與語宜從改秩用以勸能

勉荷寵光勿渝素履

登州黃縣尉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

歐陽 脩

朕以信示天下而以祿報有功今爾辛緣死事而

命于官然按察者糾失職而來有請按察吾所詔

也不從則不自信念功吾所急也不報則無所勸

焉是用易爾散秩優爾俸祿免爾重責俾爾自安

庶幾使吾信賞並行而不失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

信可遙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

鈐轄

歐陽脩

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則無以得士心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筭自兵宿于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患也苟有能者無遽奪焉以爾具官任守信選以敏材臨于戎事肅軍捍寇宣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顧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既汝安夷狄之情惟汝孰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袞可衛尉寺丞

歐陽脩

朕觀兩漢名臣多出於丞史小吏非夫丞史之能出名臣也乃知古雖吏屬亦必選用賢材焉今中書丞相之職比古公府曹掾之制吏員已為簡闕欲任其事豈不擇人故詔銓衡俾其慎選具官范袞有司來上以爾為材進爾諸丞往率乃職古人可慕無自怠焉

前知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

舍致仕

歐陽脩

昨按察者言爾事有迹而爾方以老自請吾屈言者不究而進爾以秩全爾之歸吾之欲成人之美而不欲成人之惡如此汝其休矣知我之仁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

歐陽脩

國家嚮因寡兵特立賞格俾勸勤者速於集事而議者皆患應募之卒雖多而難用豈夫訓練之未至將由簡閱之不精然而號令重於已行賞罰貴乎存信今有司按籍言爾當遷往服新恩其思實效

穎州推官江揖可大理寺丞

歐陽脩

朕思與多士共寧庶邦而賢豪材美之人或自沉於幽遠與夫懿節茂行之韞于中而未見於事者吾皆不得而徧觀焉故以舉類之科而為官人之法今舉者言爾行可稱命爾新恩以期後效

進納人空名海詞

歐陽脩

官者所以治人而非以假人之器也朕閱西人之勞而欲紓其乏有出其私以佐吾之用者是有有益於吾民俾命于官所以示勸爾其往矣服我茂

恩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祕書監

歐陽脩

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偽干譽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沉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惟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非爾志干譽而進不可為惟思厥中務廣其業

永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

歐陽脩

自古奇偉之士因時立功而名在竹帛者率皆不以細文常行責其備蓋於其大者人有所不能者焉惟爾少而好奇不徇小節喜從兵事思奮其材今積久錄勞蓋從請者若夫異質待爾有為

內殿崇班郝質可內殿承制

歐陽脩

夫被甲馳馬出而與敵周旋于原野塞旗斬敵歸而與士卒數倅獲于軍中量功較計蒙褒被寵進而受賞于朝廷此將帥之事也豈不榮且樂哉戰

之功有小大國之賞有重輕膺此茂恩更期後效

龍衛指揮使升贊拱聖指揮使胡元並

可內殿承制 歐陽脩

朕之勁兵銳將戍于邊者不可勝數惟爾能以武勇出乎其間方吾思得猛士之時吾之大臣以爾來上高爵厚祿為爾等而設也往其勉矣吾將觀汝之能

秦州觀察使喬繁可靜難軍節度推

官知龍城縣 歐陽脩

夫吏之不能稱職者或謂數易使之然今爾嘗佐於州就臨屬縣其上下政令之便及土風民俗之所安皆所習知可以為治將觀汝績無替其勤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

歐陽脩

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趨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怠焉者冀必有得於其間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者詰之不窮而推之可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

范仲温可台州黃巖縣尉

歐陽脩

爾弟仲淹參吾大政方欲輔朕平賞罰推至公以修紀綱而正庶位爾今所任有土與民惟過與功則有賞罰爾勤厥職可不戒哉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戶參軍

歐陽脩

給事有年其勞可錄宜命以秩俾旌厥勤凡為有司惟久則習尚安乃職以謹克終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

歐陽脩

朕惠州縣之吏不職者不能禦姦禁暴而憫吾民罹於賊盜故於捕盜之吏推賞尤厚非以為私蓋有為也今爾之請自陳其勞方吾以賞行勸之時惟恐不及故加爾寵非徇爾私夫古有讓功不言之賢惟爾宜慕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

簽署滑州判官事

歐陽脩

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為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而洙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為言琦洙皆能體吾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惟需然推寵吾所不疑爾

尚勉哉以稱茲舉

秦州興化縣王溥朱思道可衛尉寺丞

歐陽脩

夫廉為吏之一節也今保薦之法惟以受財為同坐則待夫能吏豈盡其材爾其奮厥所長思有所立不獨守夫一節而已焉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

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

歐陽脩

自一隅用兵而調發輸役之繁無遠不及況廣東西之路於東南尤為遠者而吏多不良吾之疲民既有賦歛之勞而今罹盜賊之患吾一慮及為之惻然凡與吾憂國者豈遲暇於安居哉汝為吾往其可憚勞吾又嘉汝名臣之後好學博文尚有榮名以為汝寵凡吾寄汝之事繫汝之材吾惟責成爾可自勉

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張昱之可兵

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三司戶部副使

張 方平

唐自開元以還王室多故行在之所不能備官而

從軍興之期願多應卒之事妥從權便置諸使而天下庶政始不歸於尚書省今之會府乃在三司蓋自中臺至于寺監之務凡關出納無不總者故建其長以治要立其貳以治凡設其攷以治目以言乎三司之副是猶文昌之丞轄助上率下舉綱振目常出高選以贊大計具官張昱之才識器用政事風采稱于朝廷著于方面今邊候多警戎車未脫凡物力之充屈生齒之耗登職司版圖必藉精力故謀于眾選爾外臺尚悉乃心以集吾事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速水軍錄

事參軍

劉 啟

天下無事人得養老長幼脩孝悌之行甚善而猾惡之民起為盜賊奪攘以侵擾之郡縣所患者也汝以邑尉捕擊如律尚書條上閱閱還爾糾曹祗服明命益思自奮

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劉 啟

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具官張鑄履尚夷粹足以檢俗精力強敏足以濟物而能顧禮畏義願上印鞅朕閱勞以官職之煩

今聽其請夫佚老之士雖不輸力於朝其矯厲風節不亦過絕保祿持寵不知止者乎俾列九卿以榮其歸祗若休命思底終譽

無為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

致仕 劉 啟

控擲祿利者至於遷籍損年飾貌匿衰以緩退休之期爾齒未耄任無缺行能決於去庸非廉乎自下郡掾升東官屬歸安鄉間足為榮觀矣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

使王素可諫議大夫 劉 啟

朕臨御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又安元元蒙福而往者戎狄窺間緣隙時入為暴患皆在守圉之臣文不能附眾武不足威敵使貪暴之民震驚朕師具官王素假節剖符居邊三年內鎮撫百姓外教戰士令行禁止惠于鯁寡爰及疆外羈縻之虞咸懷服集不失朝貢中國以安朝廷益尊此蕃衛之勳也詩不云乎大邦惟翰其議遷秩升于諫列以慰吏士出車東山之思

太子中舍通判衡州張允可殿中丞

劉 啟

郡有倖貳關決衆務所以優民事示重慎也俗吏不察大體而矜勢估權以爭重輕吏民及苦之甚非朝廷意爾居職自若奏課亦善通籍循省以疇歲勞方天之休其曷哉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事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劉 啟

古之禮珪璋特達而璧琮有藉寶非不同也所從用之異豈唯寶哉士亦宜然育用文學進有以自見林宗繇吏材選稱於知己夫蓬丘圖書之府廷尉法理之本徃為之屬各踐爾位思所以報母墮而守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孝妻某氏可封

仁和縣君

劉 啟

常棣之詩其輯之亂曰宜爾家室樂爾妻孥知其為治內之本也今夫宗婦則有湯沐之邑封君之號此其所以稱宜且樂不亦光大章顯乎具官克孝妻某氏憑慶良輿作嬪懿近柔靜之操足儀閨壺莊肅之風能承祭祀俾疏列壤且擇令名尚無懈於夙夜思能對於休寵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馬鈐轄時明可文思使

劉 啟

執干戈典兵馬之臣當以戰多勇功受賞於朝而但累歲月計資考以此取高位壯士之恥也然今天下又安士無所試其能故偏裨將帥例以恩進遷爾使列以觀來效爾亦毋謂易而得之因易以守之蓋亦竭節顧義思所以報國者乎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

監主簿

劉 啟

曩者朕親祀清廟推恩延賞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士置之仕籍今丞相以常等聞夫與我陶冶萬物長育人材者非丞相歟何惜一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其慎所履毋辱已知

內殿崇班唐詢可內殿承制

劉 啟

邊吏欲其奉法守職以安吾民而不欲其徵功興事以撓王略也故歲滿無負者輒遷其秩爾有治狀協于賞格進承制命無隳常守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
州團練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劉 啟

昔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材能不問
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
號稱得人今州郡從事皆吏部旨授然其試之臨
政而不苟察之行己而有立亦皆一時之選已故
吾亦且命以九卿之屬使漸而升於朝觀與披也
既歷試於外又亟稱於知已得人之聲庶必能勉
焉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脩可禮
部侍郎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
尚書左丞禮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
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疇可右司
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
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

劉 啟

古之爲國者法後王爲其近於己制度文物可觀
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
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

其人記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
恨之故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具官歐陽脩
宋祁創立統紀裁成大體其官范鎮王疇宋敏求
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闕富
精覈度越諸子矣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爲朕
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離有功遷秩一等布其書
天下使學者咸觀焉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
大夫進封開國公食邑五百戶賜推忠
佐理功臣 劉 啟

朕承七廟之光繼三聖之緒惟慎祀時享未足副
盛德委事有司未足盡誠孝故稽曠典歷吉日親
率公卿躬執豆蓬昭見祖宗並受祉福若乃哀時
之對申錫無疆天宮之內莫不受獲而況一二耆
老肅雍顯相者乎具官曾公亮德器渾厚智謀閑
達子欲觀于雅頌參元鳥清廟之詩以追孝于前
人汝明子欲謹于王事極四海九州之美以備物
于大饗汝圖子欲時和歲豐以薦厥嘉生登黍稷
之馨汝翼子欲制禮協樂以對越太室交神人之
雍汝助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進階中朝頒爵上

公行食加田勒忠甲令使百執事粲然皆知輔德
致治之報焉不其偉歟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劉 啟

自周以來稷為大官今吾非廢稷不務也而官益
輕豈居其職者未能勉乎具官林洙資稟通裕臨
履脩潔擢正卿位尚宜其事昔乃先正實領大農
之任以迪文考今年穀未充邊人望哺爾其勤身
敏行無忝名實於以勸稽劭民庶有賴焉濟爾世
美不其多乎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

致仕前岳州平江縣張正己可大理寺

丞致仕 劉 啟

年至還政典也而貪祿者或不能止能止者皆好
禮者也至於以廉自嘉者有不待年去矣今永也
禮而正己也廉忽而不錄何以慰其子弟之心或
升籍朝闈或承事鄉寺歸榮鄉閭以樂暮齒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八

誥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

起可監察御史裏行 劉 啟

兵部郎中張中庸可開封府判官

劉 啟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

劉 啟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

劉 啟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

傅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

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

郎中依舊 劉 啟

司門員外郎張鞏可開封府推官

劉 啟

曹頴叔充天章閣待制知福州

蔡 襄

張鼎之可光祿卿致仕 蔡 襄

王元可右衛大將軍遙郡觀察使

胡宿

皇姪岳州團練使英宗舊名起復秦州防禦使

知宗正寺 王 安石

起居舍人直祕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改

天章閣待制 王 安石

左司諫王陶可皇子伴讀 王 安石

范鎮加修撰 王 安石

高旦可著作佐郎 王 安石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 王 安石

沈德妃姪授監簿 王 安石

磨勸轉官 王 安石

王伯恭轉官 王 安石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 王 安石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 王 安石

皇兄故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承簡可贈

彰化軍節度使追封安定郡王 王 安石

參知政事歐陽脩曾祖某贈某官 王 安石

曾祖母某氏某國太夫人 王 安石

祖母 王 安石

父 王 安石

母 王 安石

樞密使張昇所生母 王 安石

三司使禮部侍郎田況可樞密副使 王 珪

屯田郎中詹庠可都官郎中 王 珪

戶部副使太常少卿燕度可右諫議大夫 鄭 獬

知潭州 鄭 獬

劍南節度推官張士澄等可大理寺丞 鄭 獬

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仲郃可依前右監 門衛大將軍黃州刺史特封齊安郡 公 韓 維

賴王府翊善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齊恢 可守尚書左司郎中依前直昭文館 兼太子左諭德諸王府記室參軍尚

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陳薦可工

部郎中依前直集賢院兼太子右諭

德 韓維

西頭供奉官常用之可右清道率府率致

仕右侍禁李襲奇率府副率致仕

韓維

台州寧海縣令魏昂可試大理評事充山

南東道節推知劍州劍浦縣

沈文通

內東頭供奉官廖浩然可內殿崇班

沈文通

都官郎中楊佐可司封郎中

沈文通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

沈起可監察御史裏行 劉敞

御史魏憲較下紀綱國體非雅亮勁正之士不足

參論議廣聰明拯與景初吾所信也使之慎東厥

僚必皆其人而拯也起聞景初也以夢臣可稽

之闕閭察之望譽人咸曰允哉予甚嘉之夫鑑以

明故可正容繩以直故可形枉毋勤小補而遺大

體毋忽近務而隳常中事君盡禮其可以報知已乎

兵部員外郎張中庸可開封府判官

劉敞

京師衆大之居其俗具五方而諸侯所視法也號

稱難治蓋自古記之爲之尹者專用擊斷則網密

俗敝崇之以寬則威信不立故常擇精明疏通之

人以參其職具官張中庸材劇而用博行脩而志

堅處煩決疑必有餘裕俾贊浩穰之政當適寬猛

之中根本之地爾惟欽哉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

劉敞

朝廷鎮撫四夷以綏中國貴於息民而不務佳兵

故常申教邊吏毋邀奇功五嶺以南蠻夷雜居其

俗剽悍尤爲易動而桂州一都會也前通判軍州

事尚書屯田員外郎胡揆承用詔旨悉心疆事終

揆之任怙然無虞亦可謂善更能宣明威信者矣

夫守邊之患常在見小利而不達大體以侵迫驅

奪之爲故至大沸貽憂吾民則若揆者不可以不

賞也稍增其秩以示褒寵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

劉 啟

財賦大計一出於民取之寡則用不足然而民逸取之多則用有餘然而民因此三司之難也術不能通輕重智不能調盈虛則吾不以爲之僚具官李碩嘗以名字典郡風采奉使敏以爲政精於檢下所到而治有迹可紀使之參計耗登贊舉籌策庶可以不傷財不害民乎往即會府母乏乃事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

制傳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

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

中依舊 劉 啟

岐畢吾西土也被山帶河百二之險而有昆夷之虞燕亳吾北土也平原廣牧四戰之地而有獫狁之警贍足兵食綱領郡縣將命宣指甚難其人具官傳求明智敏察表以文雅具官周沆深中篤厚居以名檢並委節傳分按州郡皆有述職之勤美俗之風夫較考陟明其來尚矣或正諫省之列或遷夏卿之屬所以褒善勸能爾其欽哉

司門員外郎張鞏可開封府推官

劉 啟

京師者舉衆大之辭名之者也風俗雜而獄市繁治稱浩穰吾今襄爲尹急吏緩民甚有文理其僚虛席思得敏才以左右之具官張鞏嘗使行河決川滌源衆工胥作輓漕以通其精力幹用效在已試俾贊輦較之政尚克有立夫都邑翼翼四方是則無習苟且違道干譽則予一人汝嘉

曹穎叔充天章閣待制知福州

蔡 襄

朕念善爲維持之策者運天下如臂使指欲其大小相臨而威令必達故也東南之郡長樂都會表山環海地險而遠八州生衆繫乎總帥非有幹明之資能辦吾事者不可以遺具官曹穎叔智力精敏應幾必決荐更器任籍有聲稱將漕益部還貳計曹而猥繁之務罔不給肅今屬以方面之重寵以延閣之華爾其繕除兵械補完城堞懷綏困窮剪邊兇猾使吾人無愁苦之嘆朝家有剗倚之賴朕志唯是爾儀圖之

張昱之可光祿卿致仕 蔡 襄

朕於羣臣進退之際曷嘗不腆然思之方其強仕

發智能以濟務則有官賞以懋其材逮其謝歸養
志意以自佚則有恩渥以寵其行仕宦者豈不雍

然得其所耶具官張鼎之立節清峻無淄磷之苟

臨事明敏有批道寸之利恤民以惠屏奸以嚴循吏

之風聞于當世自升禁近之列屢委宣藩之重服

走聘之言而知止躡踈廣之迹而告老爾其還上

官事秩以列卿休于而家尚體朕意

王元可右衛大將軍遙郡觀察使

胡宿

閭制之師蓋威於不若嚴除之衛乃備於非常唯

中外之迭更在倚毗之兼厚具官王元才資沉敏

節尚剛嚴少厲武鋒博通軍志幹方授任政屢服

於藩方厭難折衝功實施於邊境眷言雍部控于

西州委以牙爪之師屯乃襟喉之地苛慝不作部

分有嚴閱牘奏之爰來叙足肸之微苦願寘環衛

乞朝京師須藥石之有膠雖金革而無避忠言可

壯誠實不誣朕以拱扈之嚴當資於宿將察廉之

任用寄於舊勳遙總十連聯司二衛式表疏恩之

數且伸從欲之仁惟忠力之是圖亦威名之斯賴

體茲優遇更竭乃誠

皇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英宗可舊名
起復舊官泰州防禦知宗正寺

王安石

先王糾合宗族而分職以治之所以嚴宗廟也宗

廟嚴則禮俗成而天下治其事豈可以輕哉今朕

選於近屬以脩宗正之官亦先王治親之意也以

爾具官英宗舊名惠仁孝恭忠信純篤故遷厥位以稱

禦侮之實而使任事焉夫士之欲施於政未有不

學而能者學所以脩身也身脩則無不治矣朕言

維服爾往懋哉

起居舍人直祕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

改天章閣待制 王安石

揚雄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

之士也拘蓋言先王以禮諱為國士之有為有守

得伸其志而在上不敢以勢加焉朕率是道以君

多士以爾具官司馬光文學行義有稱于時故明

試以言使司告命而乃固執辭諱至于八九改序

厥職以伸爾志是亦高選往其懋哉

左司諫王陶可皇子伴讀

王安石

自天子至於士未有不待學而成者今朕欲進諸子於學求可與居者而大臣以爾爲言爾父在諫垣有聞於世故惟慎選可不勉哉

范鎮加修撰

王

安石

昔周人藏上古之書以爲大訓而孔子春秋天子之事也蓋夫討論一代之善惡而撰次之以法度之章非夫通儒達才有識足以知先王不欺足以信後世則孰能託尚書春秋之義勒成大典而稱吾屬任之指乎以爾具官范鎮有該通之材有純潔之操辯論深博溢於文辭論思禁林時議惟允則夫按善惡見聞之實斷是非去取之疑人之所難宜以命爾爾其精思熟考自勉以古之良史而毋襲近世以事屬辭之失使無以考焉

高旦可著作佐郎

王

安石

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於一職然則其所謂陟者蓋爵服之加而已今之增位猶古之加爵服也以爾父於職事而功用應於有司之法故使增位以報焉雖所更之歲月與黜陟之法古今不同而吾所以褒厲庶工非與唐虞異意爾其毋怠思稱厥官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

王

安石

朕於后妃之家不欲以恩撓法法之所當得者義亦無所愛焉爾方眇然未克有知而以外戚之恩得試理卿之屬時乃邦制不爲爾私勉哉有成以待官使

沈德妃姪授監簿

王

安石

京官吾所重也故設磨勘之法以待吏部之所選非有勞而無罪及有任舉之官則不可以得之爾由外戚以孩幼入官得吾之所重其強勉學問求爲成人以稱吾待爾之意

磨勘轉官

王

安石

有司考爾等之闕閱而揚爾等於朝廷朕親覽焉皆應遷法夫命官賦祿之事朕非輕之也維以章有德序有功名在審官則三歲而一遷亦維以閱夫職事之勞而勉之盡力爾等勿謂名器之可計日以自取也而無報上之意焉

王伯恭轉官

王

安石

方今仕於朝廷者率三歲而一遷論者患其不足以勸功然日月久矣能祇愼不怠免於罪悔則亦

宜有以褒嘉此朕所以使爾得遷之意也士之為義蓋有常心何必利焉然後知勸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 王 安石

古者王之正內必有任職之臣予若稽古而思得吉士以充其選以爾服勤左右多歷歲年有專良之稱無側媚之毀其使序于正內以允廷論之公焉爾其審門闡謹房闈入宣宮令出贊朝事悉心夙夜一以忠信則維予爾嘉爾亦永綏寵祿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 王 安石

仕焉而告老者自一命以上必有以慰其歸況吾邇臣恩紀所厚宜增位序以示褒優以爾具官崔嶧比以明揚久於煩使入參侍從出備藩維踐更滋多寄屬惟允引年辭位得禮之宜進貳秋卿以榮居息古之士者非苟自佚其身唯慎行祗法以助成王德爾所知也往其懋哉

皇兄故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承簡可

贈彰化軍節度使追封安定郡王 王 安石

樂其生而哀其死欲其富貴之無窮仁人於親戚莫不然而王者得盡其褒崇之意具官承簡於宗

室為近屬於朝廷為上官有溫恭恪慎之稱無驕嫚逸欲之過不幸至於窳劣用震悼于朕心義兼親賢恩禮當稱今夫建牙樹纛節制一軍而封爵至於稱王人臣之極也朕其追命以賜焉尚其有知享此休顯

參知政事歐陽脩曾祖某贈某官 王 安石

君子善善之義下及子孫况推而上之至其祖考所以褒美崇寵顧豈可以不稱哉故先王宗廟之制視其爵祿位之高下以為世數之遠近而本朝追命之禮亦從其子孫名數之卑尊具官歐陽脩曾祖潛于立園躬有善行蓄積之慶施于曾孫為時宗工名重天下圖任以登于右府褒嘉當及其前人東宮之孤位已顯矣進秩一品尚其享哉 曾祖母某氏某國太夫人 王 安石

尊之欲其貴親之欲其富豈特人主有是心哉推是心以施於人此人主所以與天下同憂樂之意也祿有厚薄故禮有隆殺位有高下故施有遠近古之道也其可忘哉具官歐陽脩曾祖母含德在

躬作嬪令族積善之慶覃其後昆惟時聞孫實朕
良弼登豫政事人無間言其疏大邦之 封以報
流澤之施寵 靈之極尚克享哉

祖 王 安石

爲吾政事之巨所以崇寵之者備矣於是尊大前
人之志亦宜有以稱焉其官歐陽脩祖某積行在
躬潛而不耀畜其善慶以賴後昆厥有聞孫爲朕
良弼典司機要海內所瞻追命之榮至于帝傳進
登師位以極褒嘉尚其冥靈膺此休顯

祖母 王 安石

朕疏郡縣以君諸臣之母欲以稱慈孫孝子之心
至於政事之巨則封圖及其王母所以望其功者
厚矣則慰其心者顧可以薄哉其官歐陽脩祖母
來嬪名家克配君子積善之福覃于其孫左右朕
躬豫國政事嘉而有後錫以大邦維靈在幽尚克
膺此

父 王 安石

大臣得爵命其先人至乎公師非古也然禮者人
情而已矣當於人情而義足以勸士則何必古之
有哉其官歐陽脩父某畜其德善不顯於世克生

賢佐爲朕股肱東宮一品人臣高位追以命汝用
嘉有子尚其享此以稱餽祀之盛哉

母 王 安石

古者子爲諸侯大夫而父爲士則其祭以諸侯大
夫之禮朕以謂得享其禮而位號不稱則不足以
盡孝子之心故今有列於朝廷皆得追崇其考妣
又況於爲吾左右輔弼之巨哉其官歐陽脩母嚴
稱於天下能教其子爲時名巨協于詢謀進斷國
論雖祿養不及而饋享有加啓封大邦於禮爲稱
尚其幽窆知享此榮

樞密使張昇所生母 王 安石

傳稱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說者或非焉而人子之
愛其親豈有窮哉已則富貴而親不與焉固人情
之甚可哀者也當有追崇之禮稱其思慕之心具
官張昇所生母溫柔惠和得媼君子克生賢佐爲
朕寶臣允于庶言秉國樞要追崇之典既啓爾邦
其改新封以鴻後慶尚其冥漠享此恩榮

三司使禮部侍郎田況可樞密副使

王 珪

天文三階中躔紫極之輔國事二柄右列鴻樞之

司維君臣之謨明有夙夜之基命朕當登進時傑
贊襄大猷以導萬微之中以合九德之會匪至
公之違曷 羣聽之歸以爾具官田況器懷闊深
業履端厚村邁國家表裏之體學貫天人精稜之
交而自高賢毋於大廷儀峻遊於清路西垣名命
之粹內閣論思之勤擁帥節于邊而天聲愴於珠
俗榮財柄于內而國用豐於歷年茲庸倚爾忠力
之良置諸宥弼之地熙我大業垂之亡窮噫本天
下之兵莫重安危之寄在帝右之陟有若巨鄰之
榮蓋德懋者寵所隆任大者責亦至勉思盡瘁永
克承休

屯田郎中詹庠可都官郎中

王珪

世治俗厚賢能衆多其高材異行則待以越次之
位而守職奉法亦復累日之賞非有厚薄理則然
也爾服于朝著陳力事任有司稽年書闕應陟其
增一秩以慰夙夜浚明之勤往服休命勿忘砥飭
戶部副使太常少卿燕度可右諫議大

夫知潭州

鄭 辦

湖湘之南溪蠻剽悍而易擾陸而馴之則亦弭伏

至其失御遂出而嚙邊其禍亦不細得無蕭又廉
治之帥爲之良牧者哉以爾具官燕度醇明忠厚
通於世務更荐要劇芒刃愈出俾副大農厥功茂
焉宜加賜諫議大夫魚符犀節往甸南服內以惠
斯民外以柔殊俗朕方端辰面朝以遲爾之奏課
矣

劍南節度推官張澄等可大理寺丞

鄭 辦

萬官之才豈朕一耳一目之可盡之哉然而卒所
以能盡之者寄朕之耳目於嶽牧連帥推而進之
耳維汝脩方宿業以廉治自顯薦積交上可勿聽
乎宜寵以廷尉丞以示我擇材之公

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仲郃可依前右

監門衛大將軍黃州刺史特封齊安郡

公 韓 維

朕按屬籍以觀祖宗之世而陳王之後獨微且其
位不章顯朕其憫之以爾具官仲郃孝友光宗謹
善守法度爰命褒錄以鴻厥慶刺史重任也郡公
高爵也遙領紹建茲謂顯休噫惟務學可以正己
惟率禮可以保位汝其懋哉

穎王府翊善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齊

恢可守尚書左司郎中依前直昭文館

兼太子左諭德諸王府記室參軍尚書

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陳薦可工部郎

中依前直集賢院兼太子右諭德

鄭 儼

唐制左右諭德掌諭太子以道德其內外庶政有

可為規諷者隨事而贊諭焉則處其官者其選可

以不重哉以爾恢清謹廉正不失其常以爾薦質

直和厚可任以事而或入道經訓或贊為書記使

王有聞緊爾能力屬儲闈之肇啓擇郎曹而並進

夫語道者非序而安取論德者惟行之為艱母或

易言以墜子訓

西頭供奉官常用之可右清道率府率

致仕右侍禁李襄可率府副率致仕

鄭 儼

古之仕者量其可任則受至于不能而止所以遠

殆辱也朕嘉斯人之徒故於謝事而歸者必增秩

以遺之徃欽茂恩以安末路

台州寧海縣令魏昂可試大理評事充

山南東道節推知劍州劍浦縣

沈 文通

前日天下令長多非其人始詔刺舉牧守之臣

察廉為之故遠近之縣十七八治朕甚嘉之汝其

選也汝既三歲被代而知者尚鮮何哉雖然不可

不少褒也其升職幕府復為百里益有以薦于朝

者當命汝遷焉

內東頭供奉官廖浩然可內殿崇班

沈 文通

禁闈小目衆矣非以德舉而材選也特以給左右

之役導內外之事而已故未嘗輕命以遷所以異

乎吾外廷士大夫之典也今爾考不幸乃有遺封

以爾為請朕念爾考事我之父位于通顯汝亦謹

信無咎故進汝之秩班于殿朝以為汝寵朕於汝

父子可謂至矣其思所以報我者焉

都官郎中楊佐可司封郎中

沈 文通

水之為利害也甚矣堯舜其猶病諸故歷代建以

為官莫之能廢而朕用稽焉惟爾佐學行材智廉

正廣敏實吾士大夫之望而自領都水出入累歲

夙夜盡瘁具有厥功朕甚嘉之故因有司大比之叙陟爾左曹之正以為朕寵其往宿爾業愈獻厥成則亦當有以稱爾矣欽哉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九

誥

西京左藏庫副使楊文廣可供備庫使

沈 文通

西京左藏庫副使高允元可文思副使

沈 文通

屯田員外郎王袞可都官員外郎太常博士杜保衡可屯田員外郎

士杜保衡可屯田員外郎

沈 文通

徐鐸張崇翟思天學博士

曾 鞏

徐禧給事中

曾 鞏

吳居厚京東轉運副使呂季廉轉運判官

曾 鞏

王從伾知尚虞軍

曾 鞏

崔象先等帶御器械

曾 鞏

知制誥直學士院孫洙可充翰林學士知制誥

劉永年充殿前都虞候燕達充馬軍都虞候苗授步軍都虞候李清臣翰林醫官尚藥奉御王永和可依前尚藥

奉御直翰林賢官 李 清臣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李清臣可太中大夫

依前尚書右丞 王 震

朝奉郎蘇軾可守禮部郎中

王 震

朝散郎勾當京東排岸司胡及可依前官

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公事

王 震

通直郎河北西路提刑呂溫卿可依前官

充河北西路提刑呂仲甫可依前官

通直郎著作佐郎豐稷可權發遣提舉利

州路刑獄公事 王 震

朝奉大夫少府少監呂希績可權發遣穎

州 王 震

朝奉郎行宗正寺主簿楊宇可權知衢州

左藏庫副使趙諒可供備庫使供備庫副

使王繼恩盧昭用可並西京左藏庫

副使內殿崇班楊貴田珏張僅可並

副使內殿崇班楊貴田珏張僅可並

副使內殿崇班楊貴田珏張僅可並

內殿承制 王 震

皇姪右千牛衛將軍士儵皇弟右千牛衛

將軍叔孺可並右監門衛大將軍

王 震

朝請郎權發遣陝西運副葉康直可朝奉

大夫再任承議郎權發遣陝西運副

李察可朝奉郎再任 王 震

故內殿崇班劉景男可奉職

王 震

朝請郎吳安度等故母廣陵郡太夫人王

氏贈榮國太夫人 劉 效

殿中侍御史豐稷可右司諫

劉 效

皇叔祖保信軍節度使宗隱男仲覲等可

並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劉 效

左藏庫副使純昱可權知廉州

劉 效

皇城使漢州刺史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張

整等降官添差監當 劉 效

吏部侍郎胡宗愈可御史中丞

劉 效

承議郎充秘閣校理權判登聞鼓院張舜

民可通判虢州

劉 效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蘇 軾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蘇 軾

楊繪可知徐州

蘇 軾

楊王子季騫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

並逐州團練使

蘇 軾

呂公著妻魯氏贈國夫人

蘇 軾

張恕將作監丞

蘇 軾

李承之知青州

蘇 軾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

蘇 軾

母蒲氏王氏贈秦國太夫人

蘇 軾

西京左藏庫副使揚文廣可供備庫使

沈 文通

前日南夷負恩為亂以覆壞我郡邑至於用師而後定雖朕不德不能懷服方外而亦將吏不戒不

習之罪也故深察性失而推擇所遺益不敢輕惟爾文廣材武忠勇更事有勞故今以爾總一道之兵戍于邕管又陞爾于諸使之正以重其行爾其祗聽朕命戒疆事習軍計使南徼無警而朕為知人則時乃之功矣其往欽哉

西京左藏庫副使高允元可文思副使

沈 文通

武吏以材勇進以功力賞古之制也方天下無事兵革不試則汝武吏安得自效以取賞哉然內外之職歲月之勞亦不可遺也今允元最狀既應陟法其增秩一等以明勸羣吏

屯田員外郎王袞可都官員外郎太常

博士杜保衡可屯田員外郎

沈 文通

朝廷治定士大夫幸當其時而進於位以周旋乎太平之政豈非休哉然患常生乎久安而因循苟簡之弊不能無也在乎彊勉而已矣詩曰夙夜匪懈書曰懋哉懋哉今有司弊三載之治故各增爾秩一等其各往服祗我明訓思有攸立毋自致戮

徐鐸張崇程思太學博士

曾 鞏

博士列於成均以講教為任爾以經明選用往服厥官蓋尊其所聞以誘率學者汝之守也其尚欽哉

徐禧給事中

曾 鞏

有事殿內之臣職在於平奏述詳命令糾其違者而正之覆其是者而行之至於決獄官人條陳法式之事莫不當攷察焉其任可謂重矣具官徐禧以材進技典執邦憲茲用推擇俾踐厥位惟精敏不懈可以周閱讀惟忠實不撓可以司論駁朕方觀爾之效爾尚勉於厥修

吳居厚京東轉運副使呂孝廉可轉運

判官 曾 鞏

朕進技能吏以督視一路蓋州縣政令之舉措公私貨食之斂散莫不任焉得人之難故擇惟慎以爾幹敏閱試惟舊用是分茲東部屬以使事夫施於民者厚而刑罰清求於民者約而財用贍使德流澤通而風化輯穆以稱朕憂憫元元而勵精庶務之意爾其勉矣往服訓辭

王從任知守嵐軍

曾 鞏

崇築培壘本以輯治軍旅及四方既平而假守之臣實任民事列於有土之官矧嵐谷並邊寄屬尤重爾以選擇往祇朕命夫能開示恩威以惠養吾人而懷附異俗則為善於其職尚思爾守無替訓辭

崔象先等帶御器械

曾 鞏

乘輿所在供御之物無一不備具者故鎧甲弓矢屬之以從者亦不去於側非左右親信惡足以任此哉爾給事惟舊宜就茲列益思祇恪以稱厥官尚書祠部員外郎知制誥直學士院孫洙可翰林學士知制誥 李 清臣

以文辭為號令明諭朕志于天下者在制誥陳古今論得失裨朕之欲聞者在訪議二者皆學士職之故於侍班為親且貴以爾具官孫洙繇學術行誼顯進有名于時博習墳史多識典故代子言訓蔚然可觀真秩禁林使與材稱恩寵茂矣爾慎旃哉
劉永年充殿前都虞候燕達充馬軍都虞候苗授步軍都虞候 李 清臣

左右虎賁之士與羽林毅騎材官蹶張皆天下拳勇之秀以嚴宿衛厲武節也既命帥分總之而虞度兵計候司戎事亦統護之貴職豈輕任其人哉以爾器其威行軍中名動疆外材稱所付忠忘其私乃俾次遷以補督將之缺予命休顯汝思報焉

翰林醫官尚藥奉御王永和可依前尚藥

奉御直翰林醫官 李 清臣

凡方技有益于人者皆以備王官之一守而爾原診察色稱爲明習稽勳序課遵爾之秩其益勉哉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李清臣可太中大

夫依前守尚書右丞 王 震

朕初繼承大賚于天下雖汪洋之澤所被者廣要以貴賤遠近爲先後隆殺之節故吾政事之臣所以褒嘉者既不敢後而致隆焉具官李清臣秉德令章將明密勿先帝圖任以貳政幾弼予一人與有勤績徽章爰錫祿秩有加進陟勳登益陪常賦終審厥與爾則有辭惟予一人並受多福

朝奉郎蘇軾可守禮部郎中

王 震

爾議論文章卓然名世而失職浸久所學未伸今

茲命爾爲郎以待不次之選孔子曰知或知爾則何以哉維爾之才不患無位

朝散郎勾當京東排岸司胡及可依前

官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公事

王 震

開封專理京師非有二輔亂其治也獨僚屬蓋才則裕無事矣吾比不輔其缺使得自擇所宜願以爾聞殆必如舉往其協文咸底于休

通直郎河北西路提刑呂溫卿可依前

官充河北東路提刑奉議郎河北東路

提刑呂仲甫可依前官充河北西路提

刑 王 震

朕析河朔爲兩道而各置使者蓋祥刑惟察非若財臣之欲周知而移用也揣權稱事其任惟均互易彼司咸祗厥守

通直郎著作佐郎豐稷可權發遣提舉

利州路刑獄公事 王 震

爾以儒學有聞而頗稱澹默試之滌事其殆不煩度此祥刑訓于厥屬若子欽恤爾則有辭

朝奉大夫少府少監呂希績可權發遣

穎州 王 震

今之郡守乃唐刺史郎官出入之資也爾以選擇入省故出得善州夫豈弟之政非文深吏所能成也唯爾懋哉務稱吾意

朝奉郎行宗正寺主簿楊宇可權知攝

州 王 震

遠州刺史吾所加擇爾以求得之知爾能成豈弟之政也雖然吾可謂體羣臣矣傳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爾可不勉哉

左藏庫使趙諒可供備庫使供備庫副

使王繼恩盧昭用可並西京左藏庫副

使內殿崇班楊貴田珏張僅可並內殿

承制 王 震

新城之役調卒於他道其在行者爾實總之部分嚴數弗然弗次乎是勞還宜有寵慰率遷官秩各

服恩榮

皇姪右千牛衛將軍士儉皇弟右千牛

衛將軍叔媽可並右監門衛大將軍

王 震

宗子無職事之勞而有考績之法者親親之恩欲

有加而無已也然非迪教飭身則弗應有司之格衛府之帥寔富貴矣徃其祇哉

朝請郎權發遣陝西運副葉康直可朝

奉大夫再任承議郎權發遣陝西運副

李察可朝奉郎再任 王 震

朕惟西土弗靖爾則在行靡征不從日月逾邁典護邦計實繁厥勞練達邊機毋易爾舊宜加寵陟申即故封有功見知其說無數

故內殿崇班劉景男可奉職

王 震

有臣不難殺身以報國賞其可薄乎願死者已矣殆祿其近屬尚為之旌勸永惟乃父之忠勞爾是以有祿可不勉哉

朝請郎吳安度等故母廣陵郡太夫人

王氏可贈榮國太夫人 劉 敏

邦君之德具鵲巢騶虞之化孝子之思有飢風寒泉之感哀榮之典兼備愛敬之治維廣追崇懿行奚悵光寵朝請郎吳安度等故母王氏輔佐君子挺幽閑之操宜其家室備均一之美遺芳未泯積慶方厚舉集門凡伯仲幾乎萬石疏恩郡治湯沐

近於百邑爰因合宮之祀申錫漏泉之澤俾封成國仍付榮名禴翟有光壤戶知貴

殿中侍御史豐稷可右司諫

劉 攽

在廷之臣位下而望重者唯諫官而已為其得兼切人主紀綱國體也然非其學足以達道其智足以周務見微而知著擇善而有容亦安能稱其事而宜其官哉以稷自居憲府綽有士譽名不虛得材實允副移珥筆之權當伏蒲之選謹言正色迺其素守吐剛如柔母愧前哲則我為知人爾號稱職矣

皇叔祖保信軍節度使宗隱男仲硯等可並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劉 攽

公族之子屬近愛至未及有知膺受光寵非以祖廟之隆慶朝家之先宗敘邪副率之貴是惟通籍動身戒事以就長立

左藏庫副使純昱可權知廉州

劉 攽

合浦之地古為珠官琦珍所聚掌握致富宜得廉

吏為之守長且蠻蠻荒遠難馴易擾非夫武壯智略不能鎮服以是數者推擇用汝祇莅恩寵益思善效

皇城使漢州刺史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張整等降官添差監當 劉 攽

中國之所以臨撫戎蠻常以威信結服其心豈其奪於殺人見小利而起後害乎爾等咸以選擢見任邊徼貪於首功輕肆翦戮無辜橫死近二十人文書自營護不以實覆案究極惻然傷嗟宜正典刑以慰遐僻差奪官秩用懲無狀尚體寬恩思自悔咎

吏部侍郎胡宗愈可御史中丞

劉 攽

權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由其無私而素具是故應物而不貳朝廷風憲之任忠謹之士亦所以素具而待列位也命官之艱得人惟允具官胡宗愈秉心端直為學深厚粹然特達之姿淵如有容之度粵自潤色綸省獻納瑣闥副貳天官藻鑒多士綽有休譽舉為稱職是宜付中司之權寄執法之柄爾其修習中之誠應方來之務有節於內

則物無不察以義自處則動無不中稱此茂恩著為顯效

承議郎充祕閣校理權判登聞鼓院張舜民可通判號州 劉 啟

前以御史言事不合朝廷優容直臣未嘗備責故移位他局仍在轍下而舜民力自摧謝又以其多病及家婚娶求得自便天道從欲而有曲成吾何憾焉號略要郡倅貳維重祗服恩寵母怠勤恪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蘇 軾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經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子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蓋微之意焉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蘇 軾

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敢謀而

晏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間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彊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去乎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

楊繪可知徐州

蘇 軾

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踈於防患而密於慮國其自為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先帝龍興首擢用爾置之臺諫以直諒聞言雖無功效於今日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陶然自得詩人所謂豈弟君子者繪庶幾焉彭城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悅朕不汝忘

楊王子孝騫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逐州團練使 蘇 軾

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于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 大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 二聖不同同歸于道可以為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接行新第願瞻懷思潛焉出涕昔漢明帝問

東平王家何業為樂王言為善最樂帝大其言因
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
簡策天下不以為私今王諸子性于忠孝漸于禮
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
各進一官以助其為善之樂尚勉之哉母忝乃父
祖以為邦家光

呂公著妻魯氏贈國夫人

蘇軾

婦人之德如玉在淵雖不可見必形諸外視其夫
有羔羊之直相其子有麟趾之仁則內德之茂從
可知矣具官呂公著故妻魯氏名臣之子元老之
婦所資者深故志存乎仁所見者大故動協于禮
環佩穆然閨門化之而降年不永祿不配德其改
封大國正位小君庶幾為女史之光非獨慰其夫
子而已

張恕將作監丞

蘇軾

朕惟人材之難長育之無素事至而求有不可得
是以訪之元臣大老之家推擇其子弟庶幾似之
以爾名臣之子篤學好禮敏於從政試之匠事以
觀其能爾克遠猷無忝乃父以稱朕意

李承之知青州

蘇軾

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
商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服難以細謹
法吏治也具官李承之生于甲族世為名臣屢試
有勞所見者大肆子命汝汝尹茲東土昔曹參為齊
問治於其師蓋公蓋公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汝師其言則子汝嘉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

蘇軾

朕聞 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
武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
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況一時
之老成與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
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
具官韓維故父億少稟異材進由直道出為循吏
入為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疢富貴奔世而天不
厭實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旄交馳榮戟互設朕欲
賁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
庶使昭陵之老臣永為北土之藩輔

母浦氏王氏贈秦國太夫人

蘇軾

慎終追遠仁也顯親揚名孝也得志行道澤可以及天下而富貴不能及其親天也雖不能及而追榮之典可以貫幽明褒大之訓可以表後世禮也嗚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具官韓維故母蒲氏王氏族為世望德為女師恭儉以成其夫嚴敬以成其子使朕獲老成之佐以濟艱難之初宜推異恩以報舊德

皇朝文鑑卷第三十九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

誥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蘇軾

呂惠卿青稜建寧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

得簽書公事 蘇軾

李南公知滄州穆珣知廬州王子韶知壽

州趙揚知潤州 蘇軾

李之純戶部侍郎 蘇軾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 蘇軾

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 蘇軾

皇兄右千牛衛將軍吉昇等轉官

錢總

待制知青州鄧綰可龍圖閣直學士知永

興軍 錢總

范育直龍圖閣知秦州 錢總

劉攽祕書少監 錢總

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

錢總

劉表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陳列落致仕福州教授

蘇轍

蔡確改知安州

蘇轍

侍御史林旦權淮南運副

蘇轍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

蘇轍

范鎮侍讀太一官使

蘇轍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蘇轍

劉摯尚書右丞

蘇轍

太僕少卿李周祕書少監

曾肇

通議大夫賈昌衡正議大夫致仕

曾肇

左武衛上將軍郭逵特贈雄武軍節度使

曾肇

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差

曾肇

遣使舊

曾肇

御史中丞李常中大夫

曾肇

蔣之奇實文閣待制

曾肇

御史中丞胡宗愈尚書右丞

曾肇

陝西運副呂大忠知陝府

曾肇

知洪州熊本知越州

曾肇

朝奉郎石賡京東東路提刑

曾肇

契丹僞公主錫令結年封夫人

曾肇

范純禮復天章閣待制除樞密都承旨

曾肇

文彥博追復河東節度使太師開府儀同

曾肇

三司

曾肇

東頭供奉官李志張大中並轉兩官

曾肇

尚書左丞梁燾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

曾肇

李潛落致仕

曾肇

章綏同知樞密院

曾肇

呂希哲直祕閣知曹州

曾肇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曾肇

蘇軾

三后在上遺文在下炳若雲漢昭回于天乃眷藏

書之府因爲首材之地爰登秀傑以備顧問雖持節出使剖符分憂一掛名於其間遂增重於所莅且使民見侍從之出守知朝廷之念遠也具官蔣之奇少以異材輔之博學藝於從政敏而有功使之治劇於一方固當坐嘯以終日勿謂湖湘之遠在余庭戶之間務安斯民以稱朕意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蘇軾

元兇在位民不莫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絲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子發其宿姦譴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碣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

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既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李南公知滄州穆珣知廬州王子韶知壽州趙揚知潤州 蘇軾

刺史秩六百石以按列郡而治行卓然乃以二千石爲郡守昔以責人者今以自責則物被其惠民無間言爾等皆嘗奉使督察官吏公明之稱達于朕聽董制江淮控臨河海任亦重矣益勉之無使風采減於平昔

李之純戶部侍郎 蘇軾

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以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具官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爲宥司不容吝出納宜膺躐等之用庶無虛授之譏服我訓詞以厭公議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 蘇 軾

治邊者不計財惟邊之所用治財者不卹民惟財之爲富此古今之通患也朕知汝才智可倚忠厚可信故以西方之政責成於汝往與帥守者謀之惟適厥中以民爲本

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 蘇 軾

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朕惟臺諫言責之臣雖知無不言常救之於已失而勸講進讀之士蓋朝夕納誨故日化而不知合於孟子正君之義非獨有司之事也具官劉摯以道事君非法不言使朕日聞所不聞天下稱焉宜因古今冊書之成文取其興壞治忽之要論言之於無事救之於未失使朕立於無過之地豈非汝爭臣之大願乎

皇兄右千牛衛將軍士昇轉官

錢 總

九廟子孫其麗蕃衍垂紳入侍悉以歲遷拱衛之嚴列於督護尚惟彰睦以稱恩休

待制知青州鄧綰可龍圖直學士知永

典軍 錢 總

雍州積高號稱陸海屏翰之重坐鎮西陲賢相所宜付畀其選具官鄧綰資適逢世早踐禁途蕃宣回翔歲月淹久學士通貴還陟近班帥守鎮臨徃敷寬詔服我休寵無怠忘勤

范育直龍圖閣知秦州 錢 總

古者不以勇猛爲邊貴謀而賤戰故國家妙選耆儒頗付方鎮外以訓齊戎旅而內以息安元元用此道也具官范育才猷智略夙膺器任選衆揆材徃臨帥聞夫新秦奧區控扼汧隴綏懷夷落應援新邦無以久安而忘備豫祗膺休顯益思報稱

劉敞祕書少監 錢 總

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而國家所以涵養令器待才用者之宅也以爾敞詞藝之富回翔之久擢貳厥官益將試用

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 光宗知汝州

錢 總

黜陟之典咸徇至公進退之間尚存大體具官章光宗早繇法從亟預近司肆彼躁輕失於審重至

于替御之列嘗通問遺之私比議役書本俾參訂當其敷納初不建明逮於宣行始興沮難務從舍

貸益至喧呶鞅鞅非少主之臣硯硯無大臣之節稽參故實稍屈典刑噫朕以幼冲仰煩慈訓苟乖恭事曷肅憲章其解政機徃臨郡寄弗忘循省服我寬恩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蘇轍

欲治國家當先得士頃者人物之評廢而長育之道微朕顧瞻周行惻焉興歎或盤桓久次而未用或沉伏下僚而莫知將以責成功折遐衝人不素具其何賴焉具官劉奉世家世名臣才穎風發試以治劇煩而益明具官孔文仲進以直言文史足用責之典禮守正不回斯皆一時之俊良多士之領袖方欲寘之侍從益當養其才能左右史官號為要地前後達者皆由此途手判冊書足以明枉直之效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益勉自修以須不次

陳烈落致仕福州教授 蘇轍

維孝友于兄弟是以為政爾以篤行見紀於東南雖老而不試可以無憾朕方欲推爾所為施於鄉人其起視學校使諸生有所矜式

蔡確改知安州 蘇轍

朕體貌大臣務全終始有善則藩飾褒顯以風勵天下有過則遷就諱避以曲全舊恩至於用法蓋不得已具官蔡確早以才力奮於下僚旋蒙器使致位元宰弟碩不類貪冒有素而溺於私愛以廢公議曲從舉吏之請遂成黷貨之辜其驕奢淫縱之狀理無不知而涵養蒙蔽之甚殆非體國致煩言之並作雖欲宥而不能黜守小邦仍褫舊職徃自循省尚體至恩

侍御史林旦權淮南運副

蘇轍

淮甸之民荐罹饑饉乃者詔發倉廩輟吳楚之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救荒之術行之略盡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為若可賴爾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揚楚之故其為朕徃視之均徭薄斂禁暴戢姦無使斯人重被其困

郭達自致仕起知潞州 蘇轍

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霸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干羽以懷柔異類而聽鞞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勲久廢不用具官

郭遠蚤學弓劍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暇威名懾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棄退居能飯知廉頗之未衰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而能改豈一省之足去窮當益堅或來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稱異恩

范鎮侍讀太一官使

蘇轍

為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俊至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舍駢而不御臨長道以咨嗟人皆病之子何疑者具官范鎮文冠多士有揚雄之遺風任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蚤事仁祖首闢社稷之言晚說裕陵復陳堯舜之道自處以義歸不待年身友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冊恍或疑其古人茲子續服之初日思講義之益謂白首窮經之樂尚可推以與人而真祠訪道之遊足使退而養志勉殉子意毋留所安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蘇轍

守令賢否朝廷不能自知天下利病吏民不能自言宣吾德澤於下而達民情於上者部使者也朕

既選用舊人而去其貪暴詔舉親進而汰其不以嘗者矣以爾公岳久任刺舉所至稱治以爾泌家世文雅通於吏事益利峻遠民罹荼鹽苗役之害罷瘵未復朕念之深矣其悉乃心謹察苛吏與民休息毋廢朕命

劉摯尚書右丞

蘇轍

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為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仁宗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烈且官劉摯草以御史祗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開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已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已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

太僕少卿李周祕書少監

曾肇

東觀以圖書為職長貳之選尤高非年耆德茂未

易得也然秩清務簡處不爭之地恬於榮進則能安之好利夸侈者不能一朝居也具官李周質性純厚臨事有守歷試煩使時之老成位于列卿衆謂淹久進秩外史徃服少事優游省闈不亦美歟
通議大夫賈昌衡正議大夫致仕

曾肇

士大夫束髮起家白首辭位終始無悔人之所難豈無褒嘉慰爾歸老具官賈昌衡名卿之裔以吏能進歷試內外致位通顯優有風績號稱廉平上書引年願還印綬嘉其知足之誼閔爾有官職之勞序進文階以爲爾寵退安閭里益俾壽臧

左武衛上將軍郭達特贈雄武軍節度使

曾肇

念功隱卒國有尋章矧子勞舊之臣嘗歎訐謨之地奄終壽考宜極哀榮具官郭達少也知書長而甚武蚤著戰多之績深通靜勝之謀伏波未衰尚威名之可倚營早既老亦籌策之是咨孰云注意之辰忽起去亡之痛聽鼓鼙而增感賜鈇鉞以飾終尚其有知膺此異數

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

差遣依舊

曾肇

法始於貴者所以示朝廷之公恩篤於舊臣所以爲天下之勸眷吾近弼嘗絳徽文雖符守之既更顧寵名之尚闕吏民安仰廉陛未尊具官蔡確材術疏通謀猷膚敏與聞機政自元豐之紀年升冠宰司當裕陵之復土屬均勞於輔郡旋褫職於殿廡原情無它在法當復尚淹時日以塞人言未忘矜念之心難廢公平之典備顧問於幃幄稍還近班宣條教於輪垣益思盡瘁

龍圖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御史中丞兼

侍讀李常中大夫依前龍圖閣直學士

御史中丞兼侍讀 曾肇

有位而無官守有祿而無事責此階散所以無常貧也然必積日累年不罹罪悔有司銖寸校量應格然後一遷亦已艱矣具官李常閱裕而靖深溫恭而諒直秉義陪朕朝夕有恪蓋直延閣長憲臺侍經席皆儒學之華選任進之要地也人處其一以爲寵榮爾今兼之其任重矣茲又因其歲成進秩二等徃服朕命職思其優

蔣之奇寶文閣待制 曾肇

三聖圖書萃在延閣儒學之士列職其中諷議計
論惟時妙選雖身在江海之上而名近日月之光
則世以為榮任亦加重具官蔣之奇富以辭藝博
知古今臺閣踐更號為火次眷子南服付以列城
屬愚民弄兵騷動嶺表武夫利賞賊殺善民而爾
應接經營多中機會有罪就戮無辜獲申載嘉汝
能宜用褒顯進于侍從之列不改師帥之舊使遠
人觀望益加二千石之尊為汝之光不既多乎

御史中丞胡宗愈中大夫尚書右丞

曾肇

先帝稽古建官肇自三省維尚書萬事所出承實
總其紀綱糾正官邪彌綸國典非通達治道剛毅
有守烏能勝其任哉具官胡宗愈明允篤誠敏于
世用待時以君子之器立朝有諍臣之風直筆正
繩無所回撓開廣朕意見弗欺之忠補助政體多
可行之論斷自朕志擢貳中臺躡進文階增峻堂
陛唐太宗嘗謂尚書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天下
有受其弊者而當時魏鄭公戴胄劉洎輩迭處其
位皆號得人今朕虛己仰成股肱長賴爾其矯正
浮偽振肅偷墮使官修政舉有正觀之風則豈獨

汝為稱職亦以副 先帝作則垂憲之心可不勉
哉

陝西運副呂大忠知陝府

曾肇

朕於用人不盡其力不奪其志均其勞佚欲臣下
悅而知勸也爾以材譔久勤于外自陝以西兵食
所賴而屢以疾告自請方州甘棠之郊姑遂爾欲
坐嘯臥治安其土風庶幾少休毋忘忠報

知洪州熊本知越州

曾肇

會稽西阻澗河東漸于海有陂湖灌溉之利故歲
多順成有絲象魚鹽之饒故俗重犯法獄訟稀簡
土風和平置守牧人此為樂國具官熊本辭學起
家果藝從政南宮西掖試用有聲番禹豫章循行
可紀因爾能效委茲重寄環地千里提封七州兵
籍賦輿莫不兼總名懸侍從之列身寄牛斗之間
是為寵榮益務報稱

朝奉郎石廣京東路提刑

曾肇

朕於用刑寧失有罪而歲報大辟有加無損意法
網尚密使民難避易犯歟抑吏之不良猶有遺情

以就法者歟故於臨遣使臣尤欲使知朕意以爾質厚而識明宜能導民以遠罪哀矜而折獄矧齊魯之俗易與爲善往祇朕訓其盡爾心

契丹僞公主錫令結牟封夫人

曾肇

先帝威德覆被四方宜有遠人舉宗內屬優錫命數朕其可忘某人生自大邦嬪于西土能慕聲教叩關請朝引對在廷益嘉恭順朕之成國視古小君象掃翟衣以爲爾寵往帥種落舉爲王民

范純禮復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曾肇

樞機之地選用士人宣納密命自神考始肆子纂服收拔端良宣諸左右蓋遵先志具官范純禮夷易有守篤實無華恂恂自持言行相顧失職茲久秉心不移起分州符未厭輿議其還延閣侍從之遽來贊右府訏護之微副予咨求矜爾忠益

故降授太子少保致仕潞國公文彥博

追復河東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潞國公

曾肇

朕嗣位五月三下恩書徵纒栢楊樓置弗用放流竄逐係踵生還尚念故老元臣嘗位丞弼或奪爵身後或殞命貶中霈澤之行豈限存歿不有追復孰慰營魂具官文彥博佐佑四朝勲德兼茂專自神考命爲師臣逮及先皇咨以重事去國未久噴有煩言降秩春官僅存公號齋志沒地屢閱歲時蔽自朕心悉還舊貫維垣印綬冠秩百工全晉節旄視儀三事納書泉壤流澤子孫死而有知可

東頭供奉官李志張太中並轉兩官

曾肇

朕圖疆場之功常以靜勝爲優斬獲爲下顧如爾等立效西陲實在前日第勞行賞則有舊章其徃自今當體朕意

尚書左丞梁燾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

使 呂陶

君臣之會遇豈不難哉平居竭股肱之效則與之合謀一旦有筋力之憂則遂欲去位違從之際朕甚重之雖朝廷始終之恩固無所聞而賢者進退之分亦貴其全爰有寵章以褒遠業具官梁燾

造道之深識知事君之大方早以文學之望更直於儒林晚以諫諍之才盡規於治路向從內相之選進領中臺之權資其納忠距此周歲大綱已舉知戴胄之有勞竒論不聞惜少翁之告病遽形奏牘求解政機章却復來至于五六爾既懷知止之義屢請於朝子亦有優賢之心敢勞以事宜躋華於祕殿仍允職於真官示以眷存遂其安佚惟五福之報德必錫之壽康惟大臣之愛君不繫於出處其綏吉履益茂壯猷

李潛落致仕

鄒浩

朕欲士大夫風節奮厲以成一世之俗而忘已徇物或者安之與其嚴法以示懲曷若表賢而自勸以爾身為禮義行貫幽明歸臥鄉閭世所推尚精神思慮雖老不衰近臣以聞適協朕意傳不云乎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爾既師之以治己有日矣勉承朕命以暢遠猷

章案同知樞密院

鄒浩

朕惟天下治安之本實在二府故文武雖若異任而眷注未嘗不均必求其人以贊樞極具官章案受知哲廟擢付師權既生致於首憂且廣恢於

境土屢形棲奏數被覆嘉眷宥密之須才越班聯而登用蔽自朕意寵示殊恩惟不忍肝腦之塗邪原故能愛重人命惟備見飛輓之耗帑廩故能謹惜邦財事在變通爾知之矣勉思所以善其後者以副朕躋民仁壽之意

呂希哲直祕閣知曹州 鄒浩

祕閣聚天下之圖籍以崇養蒙英以鑒觀理亂惟時分直不輕授人以爾學知所宗行與言稱方從卿寺出守輔藩茲用褒嘉以為爾寵夫濟陰患盜久矣以爾之不欲而表勵之則雖賞之不竊將不特見於空言而已徃其懋哉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一

奏疏

雍正三年請班師

趙普

論彗星

趙普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錫

論邊事

田錫

諫北征

張齊賢

雍正三年請班師

趙普

伏觀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荐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鬪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伏况 陛下英謀電斷洪化神馳自前懷揆閩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蠹茲億萬誠非我敵蓋以本無禮義復處窮荒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聖王置之度外恣其隨逐水草實以禽獸畜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竊慮邪詭之輩蒙蔽睿聰致興不急之師煩涉無名之舉臣嘗披載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餘一賜觀覽其失

不遠雖悔何追巨竊念大發驍雄性穢兇醜百餘萬之生聚飛輓而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因鼯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況得少之中既難為益失多之外復有他虞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所繫甚大不可不思巨又聞上聖之人不凝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貫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巨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早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于此際或設指蹤巨方冒寵以守藩獨獻言而阻眾蓋以暮景殘光所餘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此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說寇巨復有萬全之策願達四聰之聽唯 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惠綏疲羸使之富庶自然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四夷慕化殊方異俗相率來庭蠢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必勞民動眾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為之功最大如斯帛伐是為萬全巨又思之 陛下非次興兵亦恐出于偏聽貪功之輩專務傾邪意為身謀豈思大計但欺君而是念實害政以自居事成則獲利于身未成

則貽憂于國苟至于此為之奈何昨來緣取幽州未審誰畫其策虛費身效悉已彰明望推其人真之刑典庶昭聖德以厭羣情俾姦偽之心于茲知懼忠良同德皆務竭誠巨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敢措辭又念徃哲垂終尚聞屍諫微臣未死安敢面諛然知逆耳之言非是安身之計其如位高祿厚才薄命輕將酬國士之心豈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俟于顯誅竊寵偷安不寧于方寸惟期至聖曲照愚衷

論彗星 趙普

臣伏觀御批劄子云所為妖星謫見引證古今莫知所措自旦及暮莫敢違寧臣等伏捧真蹤同承聖旨兢惶戰懼各不勝任其間老臣最負深過三十年之重任但愧叨塵一千載之明君將何輔弼忝列三台之首慙無一日之長自知政術疎遺寧免妖星謫見被苦者無由披訴偷安者不敢指陳雖衆議以明知柰皇情而莫惻隱蔽之咎惟臣最多甘俟嚴誅仰期待罪今則人心頗鬱上象自差起狂夫思亂之謀生醜虜犯邊之計天時人事不比尋常唯有今年倍須保護伏審 陛下初知妖

異觀論德音便欲遍與恩澤優加賞賜既發一言之善須增百福之祥令由惠物之心必有變灾之望纔經旬朔似有改移竊聞司天臺內妄陳邪伎之言深惑聖明之聽惟云妖異合滅契丹巨竊慮俱是諂諛未明真偽乞加詢問須見實情乞問司天臺內所有前件奏未委按何經典臣今將所按經典逐件進呈伏望 陛下親賜看詳便知可否臣聞五星二十八宿與五嶽四瀆皆在中國不在四夷而又尚書堯典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豈可契丹封疆不屬萬方之數臣今老邁豈會陰陽惟將正理參詳以前書證驗三墳五典必可依憑今錄到故事五件謹分析如後一按漢書天文志及諸書云歲星辰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為妖星石氏云攬搶為天棊音又曰彗星所為掃也其本類星其末類彗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彗狀如箕亦為字字然如粉絮形狀雖異其殃一也皆是逆亂凶悖非常惡氣之所生也見則為兵為患除舊布新之狀不有大亂必有大兵天下合謀暗閉不明破軍流血死人如麻哭聲遍天下干戈並出四夷來侵餘災不盡下為水旱飢疾凶惡之事

不可具載又云凡闢天象變異下方必有災殃如人臟腑有疾亦先形于面色象不虛發惟聖德可以消除一按左傳云齊有彗星只出齊之分齊侯使禳之禳以術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也天道不諂諂諛也疑不二其命若之何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也又何穢焉若德之穢禳之無益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義翼翼共也幸述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故人故四方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政民卒流亡逸詩也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若德回政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其後齊國果有田氏篡奪之禍國有星不可禳也唯有一按晉書天文志魏文帝黃初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白一按蜀記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三分鼎立何地為正對曰當驗天文即可知也往昔熒惑守心而文帝崩矣吳蜀無事此其驗也時魏文帝居中國一按梁書武帝大通元年熒惑犯南斗梁武帝跣足下殿走以厭之是年後魏孝明帝崩武帝歎曰索虜亦應天道時後魏帝居江南一按唐書云高宗總章元年四月有

彗星見于五車上避正殿減常膳令內外五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許敬宗上言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肯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高宗不從敬宗又曰星孛而東北王師問罪此高麗將滅之徵上曰我為萬國之主豈得推過于小蕃哉二十日而星滅其許敬宗者本諂佞人也乃立武昭儀并殺長孫無忌者不自由道因此作宰相身死之後文詔為謬右具如前今檢尋故事聞達宸聰冀將師古之文聊證順情之說伏况 陛下勤求理道獨出前王雖然彗星呈妖自有皇天輔德目所願者除舊布新之事專乞陛下親行變災為福之祥乃為 陛下已有如此則商高宗之桑穀遂至中興周武王之資財須行大賚伏望 陛下恭承天戒大慰物情明施曠蕩之恩更保延長之祚蓋緣凡闢世事否泰相逐倚伏盈虛豈能常定 聖朝開國三十年國富兵強近古無比諸方僭偽並受驅除無一國不亡無一人敢敵可謂鞭撻宇宙震懾華夷若非聖德神功終恐兆民未泰戰爭勞役寧有了期雖 哲后修仁本意固無于虧闕而羣生造業隨緣有近于感招儻時運以相逢于聖賢而不免堯水湯旱乃是

明徵且又竊聞陛下自觀星文深勞帝念轉積動天之德思覃及物之恩則知多難興王傳聞于往昔殷憂啓聖實見于賞會謂何福不生何災不滅臣今誠懇思達冕旒仍須面具數呈不敢形于翰墨伏恨言詞蹇澁氣力衰羸步履猶難未任拜跪自從發動多有風涎如或一息不來便憂一詞難措以茲情抱實有感傷乞于閑暇之時伏望略賜宣喚貴將微細皆具奏聞兼緣臣久負過憊因此合專陳首伏以臣謬將鄙拙虛受恩榮既不能致主安民又不能除奸殄寇叨據秉鈞之任忽招如彗之妖方抱恥于朝廷實難安于祿位伏況前代每逢災變必先冊免三公今遇盛時乞行嚴憲明加黜責用激忠良臣無任負愧懷悚戰懼兢惶待罪之至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 錫

臣伏念自忝諫垣今已周歲無一言可裨時政無一善上答君恩蓋以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公共無事可言然尸祿曠官曩愆益切盡忠補過夙夜寧忘今輒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疏上達四聰乞陛下寬鈇鉞之誅容微臣盡芻蕘

之見所謂冒萬死而不顧當可言而不疑又伏念陛下登位已來未嘗罪一直言未嘗戮一敢諫天慈寬裕睿鑒昭彰雖前王好諫之心未如陛下諫官敢言之節不及古人不唯負陛下超擢之恩抑亦虧臣子公忠之道何以安一膳之飽何以安一裘之温胡顏立侍從之班無藝帶清華之職碌碌隨衆遑遑惜身不如馬之代勞不及犬之吠盜臣所以奮發之志思有所伸激切之詞不敢自隱伏乞陛下察而恕之又望陛下容而用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為陛下引喻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牢籠天下弛張睿略舒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意其若馭馬又如鑄金善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善鑄者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失其機又失其時則萬人不心四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善鑄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止使之圓而不圓使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得憂機與時雖未失而不得不懼故古云居安思危又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之末天下分離中原土疆不過千里自先帝恢張皇業開闢天下平吳取

蜀易如破竹唯河東遺孽終不能平洎陛下
一舉取之功名光大世宗先帝所不及也然自河
東破後聖駕迴旋諸軍之心皆望賞賜四海之內
亦俟霑恩豈謂陛下未嘗賞捷之恩未行策勳
之禮經今二載所謂踰時今北方之戎不來朝貢
幽州孤壘未復封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強朝廷物
力之盛滅戎人甚易取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御蕃
戎但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不窮兵黷武不
勞人費財示之以德者比之如犬羊容之若天地
或來朝貢亦不阻其歸懷或背離盟亦不怒其侵
叛日伏慮陛下以幽州未取戎賊未平一旦又
來擾邊萬乘復思再駕欲快聖意欲展睿謀雖舉
必成功動無遺筭然臣請陛下或展郊禋之禮
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東之功因此示策勳之
信人心懈怠者復悅軍功勞苦者終酬帝澤滂沱
物情通泰所謂陛下駕馭其意鎔鑄其心使之
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
不以威信鑄其心恩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
使之圓則方當是時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
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軍國之機一也又

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兵書曰
鈍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德
業武有七德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陛下
何須取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日遠遠夷自然入
貢外域自然來降苟不來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
災癘彼人自罹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
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況四
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言成王之時越裳來貢九
驛而至周公問其所來其人曰天無迅風疾雨海
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合往朝之昔
太宗征遼魏徵苦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
三百有六十羈縻之州有八百屯田置戍悉在外
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內附今陛下取交
州何速況大國取交州何用交州謂之瘴海去者
不習土風兵在彼中留滯頗久願陛下且罷斯
役暫息南征交州未平不足損陛下功業交州
既得不足光陛下威聲臣但以師老費財為可
圖鈍兵挫銳為可惜蓋征討之役費用非輕皆生
民苦力之財悉諸國所供之賦乞陛下惜輕費
之用望陛下念征戍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

也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奏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采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有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貢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陛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尚闕貲又中書舍人是陛下近臣司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迴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陛下訪之以事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祕書省職官而無祕書省圖籍臣伏讀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制敕條貫百官仍於朝堂習儀及委憲司申舉此

則陛下思復古道大振朝綱臣唯見所習者儀未見所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若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禮法何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政不允釐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得以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祗應顧問中書舍人得備顧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勅無誤出政事無錯行此則朝廷之大體二也今天下一家海內萬里四方所湊輦下駟闌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營馬監無不高嚴佛寺道官悉皆壯麗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池池若漢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足以爲陛下宴遊之所足以見聖朝宏大之規唯尚書省是前代所管公署低隘南宮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尚書無本廳諸郎官無解字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內前廊下加禮部無貢院試處非省垣每年考試舉人權就武成王廟非太平職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儀

乞陛下俟西苑畢功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此則朝廷之大體三也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人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謹按刑統準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鑊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爲枷者也凡今州縣欲笞一小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爲枷事出法外伏乞陛下釐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唐太宗因看明堂圖見人五臟皆系於背聖慈惻隱於是免人徒刑況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以居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臣所言者要機乞陛下審而察之所舉者大體乞陛下採而用之臣不任感恩思報激切屏營之至拜手頓首謹言

論邊事

田錫

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用捨無惑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

馬細利爲捷矜捕斬小勝爲功賈怨結仇乘秋致寇召戎起豐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審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素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前歲倣擾邊陲親迂革輅今茲張皇聲勢頗動人心若猷狁來侵六龍夙駕戎羯既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所以五月兵不得分屯農時人不得務斂勞頓斃耗可勝言乎軍國大端固當慎始戎族未亂未煩強圖狄勢未衰何勞力取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自古貪利荐食不獨匈奴邀功起戎亦自邊將當墜前軌以恢永圖昔漢安帝時東夷犯境連年不息漢頗患之其主去亡其子繼立漢乃命使弔之東夷感悅還漢生口一隅晏然至於南蠻亦嘗畔渙始由邊吏增賦乘怨爲寇光武時西戎犯邊班彪請置護羌校尉通其貨之有無治其人之冤枉塞垣遂安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在深謀臣又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

功則危爲君有常道爲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心漢武帝躬秉武節遂收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兩衣徃伐遼東之國率義勳之衆徇無厭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捨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夷狄遺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位下秩卑敢言者少言而見聽則進而無疑言而不從則退而懼罪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而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勸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爲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惟此聰明在無壅塞盡去相蒙之弊乃協知幾之神臣又謂取捨不可以有感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故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

憂險復弔伐之名雖建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宜留聖心願 陛下精其思慮決其取捨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爲國大計不得不然

諫北征

張

齊賢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闡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聚幽燕未下輦運爲勞以生靈爲念乎且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巨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爲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風憲所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又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臣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則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勵臣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

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
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
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
死地而爲寇哉且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
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
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
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
也堯舜之道無它焉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
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旣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
矣 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眞堯舜也且所慮羣
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剋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
功能者彼爲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
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謹
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四川河東有僞
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
利通濟可以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
下諸州有不利于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
以聞白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

陛下之心戴

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

醜沙漠偷生之虜擒之與屈膝在術內爾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一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二

奏疏

請除非法之刑

錢易

應詔言事

王禹偁

論宰執不許接客

謝泌

論兩省與臺司非統攝

李宗諤

論靈州事宜

楊億

論澶淵事宜

寇準

諫幸汾陰

孫奭

又諫幸汾陰

孫奭

請除非法之刑

錢易

臣竊聞聖人之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故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有憫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于無刑爾非欲毒於民也凡有罪之獄則五辭五聽無有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又痛其不可盡行乃施許贖之典則君之省刑愛民斷可知矣堯之時誅四罪止曰殛鯀于羽山竄三苗于三危放驩兜于崇山流共工于幽州何獨不言殺鯀誅三苗戮驩兜斬共工于其處然此四

者皆殺戮滅絕之典也蓋堯之仁聖而四者雖凶尚惡言殺是故國之慎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甚于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貴刑論法法有所據不本於法則刑贖刑贖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國政暴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善惡之心以獨理天下獨理不及則幾于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厚於法天欲喪秦而始皇復酷於民莽三代之法恣一時之威行肉刑族誅之制為秦民者皆寃之殘害父母之體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戮漢祖既入關蕭何以文無害居宰相故約秦之法為三章文帝有德詔除肉刑此蓋秦漢是非明在簡策夫古之肉刑者剝捺黥刑之類然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尚存今受是刑後代尚以虐而絕之死刑者有二焉大斬小絞絞者以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為常法有司承式罔敢增變竊見近代已來非法之刑異不可測不知建於何朝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而行之至于今日或行劫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越與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文解變割斷截手

足坐釘立釘懸背烙筋及諸雜受刑者身具白骨而
口眼之具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置之闕
闕以圖示衆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取心活
剝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爲變數歲前蜀部
兩廻作亂事敗之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
除之則永爲訛法今蓋以已死之刑復加竊截斷割
此即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死故重矣
刑止于殺則絞斬行焉復使先受苦痛鬻截斷割
然後就刑然亦非欲贖於刑所貴誠於後人令無犯
者臣淳化中寄居壽春縣見巡檢使生釘一賊於
集衆之際有盜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識乎若使嚴刑
可識則秦之天下無一黔首爲盜賊矣漢文指刑亦
亂國矣三代已來躋民仁壽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
不當言民免而無恥矣臣愚見以謂一人愛民民亦
愛一人既愛於上則奉上而懼苟以嚴刑欲誠則懼
雖未至而怨已深伏惟陛下仁理天下德感中外
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嬰孺憐憫恻隱悉蕩祥瑞豐
現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復古者悉復
之臣恐近世非法之刑非陛下能除之則後代相承
益爲常行矣臣又竊見唐太宗以人之五藏繫半背

有罪者仍不令鞭背蓋慮傷其命故于今稱善理
天下能致社稷皆曰文皇放死罪四百令歸畢農
然後就法至期而無一人不到者此豈在嚴也且
近廣州僭稱帝號理廣以酷施于毒刑湯煎鋸解
靡所不至廣民寃之立於刀刃今之史傳貶以尚
刑太祖神德皇帝平之而絕其法廣之民于今歌
頌鼓舞方保其生死亦無怨今或非非法之刑不除
亦恐政闕况剖心割脛獨夫受行之已爲萬古所
笑今以此爲刑臣恥之陛下必亦恥之非臣盡
心報政孰肯言於陛下非陛下大聖仁慈執
能信臣而行之哉臣不勝深有所望乞自今後明
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政王道
盡在此矣陛下從而行之則誅臣一身愚直之
罪亦幸矣

應詔言事

王

禹偁

伏覲陛下即位赦書云所宜開諫諍之路拔茂
異之材又奉御史臺告報准詔命內文武臣僚並
許直言極諫此實陛下誕彰聖德廣達民情速
致時雍追用古道之深旨抑亦宗社無疆之休軍
民莫大之幸也臣才雖無聞諫則有素先皇帝

時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即日進端拱箴一篇又上禦戎十事蒙先朝采納擢陞綸閣判大理寺時抗疏論道安之罪執法雪徐鉉之寃貶官商山谷實因此尋沐徵用再塵諫垣又上李繼遷便宜寢而不報俄忝內庭兼駁正亦嘗改更宣命封還敕書雖無報於朝廷蓋粗伸於職業伏遇 陛下欽奉顧命惟懷永圖嗣位之初赦書既如彼聽政之後詔命又如此臣苟有所見隱而不言是上負先帝用人之心下孤 明主求諫之意也臣死罪死罪頓首頓首伏以聖朝享國四十餘年邊鄙未甚寧人民未甚泰求利不已設官太多今 陛下治之惟新救之在速臣伏慮書生執言有奏 陛下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不知古今異制家國殊塗者也假如帝堯既殂帝舜在位堯時有八元未進四凶未除舜乃流放舉用善惡兩分未聞後之人曰堯不及于舜也舜不孝于堯也伏惟 陛下過老生之常談奮英主之獨斷則天下幸甚謹緣軍國大政奏事五條儻稍動於聖心庶大開於言路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胡虜西有繼遷胡虜雖不

犯邊戎弁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 陛下即位之始當順人心宜救疆吏致書虜臣使達犬戎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之罪復與夏臺巨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以奉拓跋氏祭祀先皇帝雖有批荅只許鄜州節度緣繼遷本是友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有詔命不行今 陛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 陛下屈已而為人也或曰富國彊兵不可示人以弱此乃誇虛名而忽大計者也其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開寶已來國家之事臣所目觀當時東未得江浙漳泉南未得荆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虜國用亦足兵威亦彊其義安在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乎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銳卒去冗兵而委之以將

帥用恩威法令駕馭之資之以天下之財賦而曰兵不振用不豐末之有也臣愚以爲陛下宜經制兵賦如關寶中則可以高枕而治矣至于引唐虞比三代者皆爲空言臣所以不取臣又見關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員今司門員外郎孫貫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一事矣自後始有團練推官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陳廷山通判關曉副使關彥進判官李延推官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于曩日也問其人民逃于昔時也一州旣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已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方今可爲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東師以濟今則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之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也其三

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君子行脩于家學推于衆然後薦用登之于朝故從政而政和臨民而民泰自三代涉兩漢雖有沿革未常遠去此道者也隋唐已來始有科試得人之盛與古爲侔然自唐初終太祖之世科試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皇帝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人爾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汎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來五品已下爲之官授官今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太祖已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爲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或以哀鳴泣涕便獲起資或以捷給山呼使陞京秩遂使長定格真同長物吏部官只若備員旣無恥格之風漸多闒茸之

吏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勅注擬其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唯有四民治民者士也故受養于農工以造器用商以通貨財皆不可闕也而兵不在其數蓋用井定之法農即兵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自秦已來以彊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而爲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爲六也故魏晉而下治道不及于兩漢有唐大儒韓愈諫憲宗迎佛骨表云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二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十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歲舜禹皆壽百餘歲當時未有佛也是知古聖人不事佛以求福古聖人必排佛以救民假使天下有僧萬人每日食米一升歲用緡一疋是至儉也而月有三千斛之費歲有一萬疋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而又富僧鉅髡窮極口腹一齋之食一襲之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此既不

能治民又不能力戰不造器用不通貨財而高堂邃宇豐衣飽食而不曰民蠹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効斷可知矣陛下深鑒前王精求理本亟宜沙汰以厚生民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令度人不許脩寺使自銷鏤漸而去之亦救弊之一端也又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善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姦纖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今天下言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堯舜之道具在方冊是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作司徒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咎繇作士明五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大哉堯之爲君可謂委任責成而無疑矣或曰誠如是堯有何功德耶臣曰有知人任賢之德爾雖然堯之道去世遠遠恐不可復臣以近事言之唯有唐之政可以損益而行焉臣讀元和賢相裴垍傳憲宗嘗命垍銓品庶官垍奏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則上

下不疑而政成矣以 陛下之明擇數十人諸司長官常恐不逮若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堉爲知言伏望 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取僚屬則垂衣而治矣所謂忠良謬之士知進者也臣又聞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矣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轂者言皆賢也亦人之徒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政心惟忌賢非聖帝明王不能深察臣又按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登殿比者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或因遣差亦得陞殿惑亂天聽藝驥至尊無甚于此伏望陛下振舉紀綱尊嚴視聽在此時矣不可不思所謂姦纖傾巧之徒知退者也臣愚以爲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難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今若不去冗兵不併冗吏不難選舉不禁僧尼縱欲滅人民之賦寬山澤之利其可得乎伏惟 陛下承二聖之貽謀鑒千古之治道明日日月幾先鬼神聖智

所周不遺一物英斷所及出于百王而又三事大臣受遺輔政豈容即更輒議國經蓋以臣素被寵光常思報効有所貯蓄不敢緘藏臣又念詔書云言之而不用罪在朕躬求之而不言咎將誰執臣不勝大願所以輒進狂瞽上千冕旒伏惟 陛下踐詔書之言則天下幸甚也謹齋戒拜疏實對附遞以聞惟 陛下寬其罪而念其誠以來諫諍之路則臣死無恨矣

論宰執不許接客

謝 泌

伏覩明詔宰執樞密使不許接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踈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 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惟見則羣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古人有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國祚衰季強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爲慮今 陛下鞭撻宇宙摠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謂也奈何疑執政爲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

溫室中樹顧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
圍碁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密慎如此雖妻子
猶不得聞況它人乎使非其人當斥去之既得其
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
無私室乎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它徑乎此非
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體以報陛下
之道也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上累聖德蒙
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聽用

論兩省與臺司非統攝 李 宗諤

臣接通典叙職官以三師三公門下中書兩省為
先而會要亦以兩省為首惟六典準周禮六官以
尚書省官居上而兩省亦在御史臺之前此不相
統攝一也唐開成三年御史臺奉宣今後遇延英
開擬中謝官委臺司前一日依官班具名銜奏其
兩省官即令本司前一日奏是兩省得以專達此
不相統攝二也朝會圖門下省典禮設版位御史
中丞班在丹墀上兩省官後立此不相統攝三也
故事文武百官內殿起居失儀左右巡使奏文武
班內有官失儀請付外勘當如兩省官失儀即奏
云供奉班內有官失儀請付所司以此言之惟兩

省官失儀左右巡使不敢請付外勘當此不相統
攝四也又御史臺止奏南衙文武百官班簿門下
中書兩省各奏本省班榜于此不相統攝五也文
武常參官每遇假告皆經御史臺陳牒惟兩省官
自左右正言以上假告直經宰相陳牒遇正衙見
辭謝文武常參官皆於朝堂四方館陳狀兩紙惟
兩省官止陳狀一紙既不與百官叙班亦無臺奏
之禮此不相統攝六也文武常參官幕次並在朝
堂惟兩省官在中書門內每遇殿起居及大朝會
燕集並設次在御史中丞之上蓋地望親近在憲
司之右此不相統攝七也五代開延英奏事先宰
相次兩省次御史中丞次三司使次京尹又常朝
叙班御史中丞羣官先入次東官保傳次兩省官
次左右僕射及朝退僕射先出兩省官次東官保
傳次御史中丞羣官夫以後入先出為重不相統攝
八也伏以中書門下兩省自正言以上皆天子侍
從之官立朝叙班不與外司為比故在正衙則與
宰相重行而立通衢則與中丞分路而行常參則
師傳入於兩省之前朝會則臺官次於兩省之後
地望特峻職業有殊官局之間不相統攝御史臺

每牒本省並不平空所以本省移報亦如其儀而文仲止憑吏人之言遂有聞奏且無典章為據伏況臺憲之職所宜糾察姦邪辨明冤枉廷臣有不法之事得以彈奏下民有無告之人得以申理而於文牒之內爭平空與不平空其事瑣細烏足助於風威哉

論靈州事宜

楊億

臣讀舊史見漢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為罷敵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辯士朱買臣等發十策以難平津不能對臣以為平津侯為漢賢相深明經術習知利害屬武帝以雄俊自任志在開拓買臣等以詞辯獲進並侍左右前史又稱平津每朝會詔議值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由此言之非不能折買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耳即朔方之非便有自來矣且地在要荒之外固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軍衛青攘却匈奴取其河南地以列置郡縣今靈州是赫連昌地後魏置州蓋朔方之故墟匈奴之舊壤僻介西鄙懸絕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不相望當邊境謐寧羌戎即叙道路不墮饑

饋無虞猶足以張大國之威聲為中原之扞敵自胡鵠作梗邊邑屢驚雜虜為其脇從兇黨因而猖熾待之以爵賞頗驕蹇而不恭討之以甲兵又遁逃而無復凡有贏糧之役必與狙擊之謀每至靈武轉輸大須發卒防授離去內地皆無關心經涉畏途多有菜色自曹光實白守榮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扉屨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入穀輸帛償以數倍之賈復於積石之孤壤別築清遠之一城邊民繹騷國帑匱乏既不能制黠虜之死命又不能救靈武之急難數年之間兇黨逾盛靈武危堞巋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陷沒但堅壁清野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且使賊遷橫行沙漠倣擾疆陲擊列鎮之戍兵侵屬國之蕃部雖有警急無俟望而得知縱或憑陵但繕完而入保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虜角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敵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今日也臣以為為存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且如國家募人入粟償以十倍之直發卒轉餉涉茲不毛之地此古人所謂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歐民於死地者也今或棄之即可以歲省戍卒

分守內郡一卒之費可給十夫國家無飛芻輓粟之勞士卒免暴露流離之苦必謂廢之即虧失土地傷損威重且如堯舜夏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岷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太原而頌聲並作號爲至治及秦漢拓土窮兵遠略雖疆理益廣而干戈日尋府庫之資財屢空生靈之肝腦塗地校功比德豈可同年而語哉夫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蟻壤不塞將漏山阿今靈武之存爲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爲蠹逾於蟻壤無鴻毛之益有泰山之損豈可忽遠大之略徇悠悠之談昔西漢賈捐之嘗建議棄朱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能排衆多之說奮獨見之明下詔廢之人頌其德元帝之意寧欲自棄其地當其內屬爲郡固已置吏而拊循及其稱兵構亂豈可勞民而征伐故其詔書曰議者以棄朱崖羞威不行夫通于時變即憂萬民之饑餓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爲正與今日靈武之事相類必以失地爲言即燕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爲議者又以

西北諸蕃戎馬是產資其控制以通貿易環慶諸州內附蕃落藉其屏翰以免驚駭此又迂闊之甚且戎人爲利所誘故互市於邊閉蕃部之族自強故能庇於種類必來寇於環慶固無隔於蕃籬百雉危城千里懸隔自救不暇豈及於他議者又以其土沃饒有漢陂之利恐賊遷因而播種益以富強况戎人但以攻剽爲能罔知耕稼之事河隴之外棄地甚多延袤百城提封萬井西漢屯田之所疆畔猶存儻事力耕可以積穀何必獨耕靈武乃能足食若靈武於賊有大利即是必爭之地當朝夕攻取豈至於今皆爲孟浪之談殊非經久之計况又歲有調發動致寇攘借寇兵而齎盜糧竭民力而耗國用爲患之大無出於斯雖庸人堅子亦知其可棄也若或精選單介問道而行齎持詔書宣布王命令其盡焚廬舍自拔而歸丁壯悉令持兵老幼以之襁負古稱歸師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當此之時人百其勇臨難思免其鋒莫當又須申命偏師揚言出塞軍聲旣振賊勢自分即靈州東遷之民不虞激擊之患雖有剽劫易爲扞梧且國家所惜者士民所急者財用豈可以驍果

之旅委於餓虎之蹊府藏之寶填於廬山之藪今若棄去靈武退守環慶卒免戍於絕域民思保其室家供饋不出於郊圻恩德自淪於骨髓民力不竭士氣易揚何敵不摧何戎不克 陛下又憤茲黠虜思欲剪除臣以爲不可黠武以窮兵止可伐謀而制勝臣竊料賊遷旰邊塞之外徯強沙漠之中脇制諸羌嘯聚不逞無耕桑之業無蠶織之工爲鼠竊之謀以資衣食聚烏合之衆以擾塞垣致蕃夷之服從用兇威而駭逼非有厚利能誘其人朝廷今廢棄靈州每歲更無饋餉絕其覬望何所窺圖平夏之西池鹽斯在先是貿易粟麥用資餼糧今條禁甚嚴法網尤密無敢踰越漸致糞離皆困賊遷之術也臣竊見 太祖朝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纔五六千而已閫外之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効命羗夷畏威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場無羽書之警臣欲望於武臣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鄙之事者三數人分布諸郡各量其所將兵多少付之除廩祿之外賜一大縣租賦恣其犒設令開幕府辟召髦俊爲之僚佐咨以策略勇力之士稟其

指戰之用軍旅之政許之便宜而行儻賊遷侵邊郡軍戍擾內屬蕃部並脣齒相援腹背夾攻或戰馬正肥戎士思奮即召發內屬討虜之羗俘獲之餘盡分麾下且戎人利於降附蓋迫兇渠儻撓之以勁兵示之以大信懷荒振遠推亡固存出金帛以賄酋豪懸爵秩以寵降附明立賞格厚答戰功即賊遷之腹心稍稍奔潰親離衆叛事去運車榮榮獨行誰與爲伍但塞外一胡人耳安能與大邦爲讎哉若欲成謀廟堂功在漏刻臣以爲北虜方黠其材猶豐腥膻之羣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如臣之策祇得三兩驍將付以一二萬精卒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令分守邊郡賊遷可以計日成擒朝廷可以高枕無事矣

論澶淵事宜

寇 準

臣伏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一臣伏覩邊奏犬戎游騎已至深祁以東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

惟差小驚騷使賊盜團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改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即仰近城覓便掩殺蕪令間道將文字與石普關承翰照會掩殺番賊近召募強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劫殺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多差人探報番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三則石普關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洺地里不遙張得犄角之勢一隨駕兵士衛扈宸居固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軍至貝州兵馬大駕未起已前不過三萬人萬一犬戎至貝州已南下寨游騎漸更南來即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以上人騎令桑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手下兵士出土門路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軍勢緊慢那至洺州以東方可聖駕順動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在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來累降指揮索拽候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得幸大

名一或恐萬一定州兵馬被犬戎於鎮定間下寨抽那不起邢洺之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分幸小大段驚移須是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帥等會合及分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兵馬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犬戎必有後顧之患亦未敢輕議縣軍深入若是車駕不起轉恐番戎殘害生靈或是鑿輅親征亦須過大河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置會合兵馬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竒略即承清問合整鄙誠伏觀皇帝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高猶虛已以詢謀蕪彼犬戎頗乏糧糗惟腥膻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瀆天聰伏增戰懼

諫幸汾陰

孫 夔

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右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 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園丘方澤所以郊祀

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右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祠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八月入者也育養萬物有人君之象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返末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効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誇示後世爾陛下天資

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爲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竊爲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閒以畢臣說

又諫幸汾陰

孫 奭

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比虜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徒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戎狄將無觀釁於區脫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

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 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及務

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虜國糜爵姑息於繼遷曾

不思主辱臣死為可戒誣下罔上為可羞撰造祥

瑞假託鬼神纒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

飢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 陛下以

祖宗艱難之業為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

痛哭也夫天神地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違且簠簋可邀 福祥

春秋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

妄議惟 陛下終賜裁擇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二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三

奏疏

論天書

孫 奭

諫作玉清昭應宮

王 曾

論官制

孫 何

請詢訪晁李

劉 隨

請皇太后軍國常務專取皇帝處分

洪州請斷祆巫

劉 隨

荅手詔條陳十事

范 仲淹

論天書

孫 奭

臣竊見朱能者姦儉小人妄言祥瑞而 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及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辭二人皆坐誅 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 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

戮林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僊傳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 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諫作玉清昭應宮

王 曾

臣伏聞朝廷設諫爭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蓋表其忠况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苟進思之無補懼竊祿以貽譏臣伏觀 國家誕受殊祥存膺秘籙祚洪圖於萬葉超盛烈於百王陛下寅畏寶符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

之心斯爲至矣而清衷濬發成命亟行自經始已來冗徒斯廣輦他山之石相屬於道塗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陶甃揮錡運斤功極彌年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踰禁日之前聞輟貴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爲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不爲不壯矣然則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爲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偁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爲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立官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匪榷捕竊聞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多般運赴官尤傷人力雖云役軍匠寧免煩擾平民况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一也邇者方畢封崇頰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費資財雖府庫之中貨寶山積畚築之下工徒子來然而內帑則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斂之惟艱雖極豐盈尤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於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鑿闕之下萬衆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

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竄郊鄆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裁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悖陰陽之序臣謹按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下築衝冒鬱蒸椒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旱暵辛痒雷電迅風拔木飄瓦溫沴之氣比屋罹灾得非以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切聆中間符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誠今所修宮闈蓋本靈篇而乃過興剗掘之功廣務雕鏤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遵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遷思回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官息勤苦之衆輯寧羣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快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宮將畢相勞幸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摹減其用度止光宗樸素無取瑰奇惟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嚴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節斂為要俾四海之內知 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 太宗皇帝建太一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麗臣竊惟 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為法制以示

不敢踰即鳴謙大德光於千古矣奈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覩西京造 太宗之影殿東嶽置會真之宮計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十家之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為當時之急務也臣料 陛下必謂海內承平邊隅清晏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場甫定虜廷有姑息之慮民俗苟完倉箱無紅腐之積况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民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產秋冬之間飢歉畏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辭於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冊足為商鑒者 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淨無為者之安全乎願 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黷冕旒至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踈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讜之謀未行良為此也惟臣出從幽介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為侍從身服簪裳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効捐軀思奮今也其

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為 陛下別白而論之乎
是以輒率妄庸輕冒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
陛下寬其鼎鑊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鑒古先試
垂採擇無謂創一靈官為一細事而弗恤也臣以
為興役動衆尤係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
中豪姦之黨無所開竊議之口則微臣之望也天
下之幸也

論官制

孫何

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
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
分其行二十四司察焉星拱郎中負外判其曹主
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有吏部
焉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焉簡軍徒而治戎備
有戶部焉正版圖而阜財賦有刑部焉謹紀律而
誅暴強有禮部焉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焉繕
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有唐正
觀之風最為稱首于時封疆甚廣經費尤多亦不
開別分利權持劾使額而軍須取足玄宗侈心既
萌貪地不已比事奚契丹南征閣羅鳳召發既廣
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揚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字

文融為租調地稅使雖利孔始開禍階將構然版
籍根本尚在南宮肅代物力蕭然於是有司之職
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征稅多端本于
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
錢穀皆歸文昌咸謂故事復興太平可致而天未
悔禍叛亂相仍經費不充使額又建於是裴延齡
以利誘君甚於前矣憲穆而下或迫於軍期切於
國計用救當時之急率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
莫是思 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
統立制在茲辰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或曰
祿百辟贍三軍皆是物也臣亦有其說夫鹽鐵者
蓋莞權山海之謂也而物非自集須假宰益戶部
者蓋均一征稅之謂也而財非自生須計田賦度
支者蓋供億軍國之謂也而粟非自行須資漕運
但檢勾專一相訟置之耳今莫若精擇戶部尚書
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負外分判之又
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部使事各以本曹
郎中負外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
仍命左右司郎中負外摠知帳目分勾稽違或曰
事有便宜行之已久何必改作遠師昔人斯又非

通論也但雅俗兼資新舊參列則進無措刻之處
退有詳練之名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周官唐式可
以復矣茲事非艱在 陛下行之與否

請詢訪晁李

劉 隨

臣伏覩近降除書以客省使康州防禦使李允則
特授寧州防禦使仍放朝謝與假將治者恩加勲
舊事出非常凡居將帥之臣各勵公忠之節竊以
李允則素懷韜略動有機權屢委邊防務期安輯
不邀功以生事無縱敵而失謀雖古之將無以加
矣是以行命之日中外皆喜必若制置軍馬經略
亭郭樞近大臣成筭之外若召而賜對詢以方略
則老將諳練必有所長臣又伏見太子少保致仕
晁迥端莊植性冲澹自居歷仕 三朝垂五十載
徇翔兩制踰二十年 先帝寵遇便蕃講求典禮
議論詳正無不參預加以繼司文柄時謂得人今
之臺閣清流州郡循吏迥之論辨所得居多近者
引年致政斯為達禮五常百行蓋無缺焉文苑指
為宗師朝野推為君子有茲儒雅之望未行優異
之恩臣亦願 兩宮聖慈特同允則近例賜以全
俸豐其燕居其或朝廷將行大禮時議大政宰司

裁成之外特開延英訪以經史耆儒詳練必有可
觀每遇萬機餘閑温涼得所詳延二老賜之從容
俾說往古治亂之因 國初經制之務如此則文
事武備盡美於昌朝養老乞言有光於古昔尊禮
宿舊益厚時風傳示方來用清史冊臣以為文武
班中功名雅望終始一致以至高年者惟此二人
允謂時賢恐須旌別

請 皇太后軍國常務專取 皇帝處

分

劉 隨

臣輒露危言上塵聖覽退量僭易甘俟顯誅况居
有道之朝幸在得言之地念臣出入諫署于今八
年才識本疎補報無狀既臨衰暮合盡忠規洪惟
皇太后天資聖明手扶宗社爰自 先朝不豫萬
機倦勤 皇帝養德東朝選賢資善 太后預聞
政事參決居多洎 皇帝膺龍躍之期年尚冲幼
以太右承顧託之命心如堅石垂簾以對羣臣盡力
以報 先帝戎夷率服華夏又安終始不渝中外
咸仰於 國家顯隆平之業於 皇帝極慈愛之
情天地之功全母子之道備光耀簡冊垂億萬年
然天下治矣王業崇矣 皇帝長矣 太后勤矣

而猶祁寒盛暑勞曳聖躬一日萬機煩於聖斷臣聞虛心以致遐壽澄神以保大和欲乞今後軍國常務並逐日專取 皇帝處分所貴清神養壽延聖母萬壽之期內豎問安成 皇帝孝治之德天下幸甚微臣願畢

洪州請斷袂巫

夏 竦

臣聞左道亂俗祲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姦臣逆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 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切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樂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禳祥愚弄黎庶勦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朝晝魁魘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襦襜褕已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祛法驅為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旆符術禁絕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云神未聽殮率令疫人死於飢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祟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戶以圖

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為常民被非辜了不為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錄祲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昨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劫盜爭行須作水蠹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蕪藥弗瘳疾宜頒峻典以革祲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勒令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方脉所有首納祲妄神像符籙神衫神杖魂巾魂帽鍾角刀笏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及納官訖伏乞 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保宥羣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荅手詔條陳十事

范 仲淹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為 國家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 陛下不次之

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曾不獲讓
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
哉綱紀寢墜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度人情
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
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 國
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
削月侵官墮于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
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
清其流必清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 今
朝 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 陛下順天
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
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明建官至少尚乃
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爲
帝範我 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
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
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
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
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眾

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爲也眾
皆捐爲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
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饕尸祿安然而莫有爲也雖
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
者歷歷皆是誰肯爲 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
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
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
不葺則王者失政賢不肖渾淆請託僥倖遷易不
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墜生民久苦羣盜漸起勞
陛下旰食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正而致其危耶至
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瀚權勢子弟爲占據有虛食
廩祿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
恭其職使 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
司有一負關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
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
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
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
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
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
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

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並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爲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改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者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沉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爲衆所許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

有異同各有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 祖宗之權復振於 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爲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 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 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過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過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

歲表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勳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違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郎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權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鈐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 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府覽羣書以待顧問以

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秘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 陛下當思 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迴日許進干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等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畫 時劾彈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副 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致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賢為有德行王能為有道藝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天府太廟之寶藏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于廟中以重其事也鄉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 國家乃專

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移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識之士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之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宇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取為至要內歐陽脩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而考較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捍格不能創為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負前講說七通者為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為合格又外郡解發進

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復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長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為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勿言命運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等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宣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榜此為至當內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諸科

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等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等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 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乏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今來選金鑿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甚盛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不累以資考陞為方面懦弱者不能檢更得以蠹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動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於眾者臣請特降詔旨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共十人逐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錄舉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入人歷任功過

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奏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為 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於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祿厚祿厚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 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不輟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眾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之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先來見逼至有冒法受贓賒舉度日或不恥賈販與民爭利既為負罪之人不守名節更有姦賊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祿之方有所

未至 眞宗皇帝深思遠慮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爲郡爲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

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路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 弱之民困于賦歛歲伐桑棗鬻而爲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糴於隣國故各興農利自至充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唯時修固則無權壞臣知蘇州自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 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農政不修舉江南

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墮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旱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爲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令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運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軍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于喪亡我祖

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輟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爲羣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招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爲強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招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假京畿近輔招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仿此漸可施行惟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

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口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百客戶二萬五千二百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遂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供役西洛之民取爲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爲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爲鎮令本路舉文資一負董權酷關征之利兼人煙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在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爲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耆管亦減役十餘戶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曰覃恩信臣切覩國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袞冕謁見宗廟乃祀上帝大禮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

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于寬賦斂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降詔書今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稟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雍遏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狩之禮察諸侯善惡觀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意今巡狩之禮不可復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每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曰重命令臣聞書慎乃出令今出惟行准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親國家每降宣敕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

率爾頒行或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

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

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

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

父方得施行知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究

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煩冗裁為制敕

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

免致錯亂設有施行仍望別降敕命今後逐處當

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有故違

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

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科

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

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撰

會瀆至便宜而行者並瀆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

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

改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四

奏疏

辨滕宗諒張元

請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議許懷德等差遣

論驕卒誣告將校乞嚴軍律

論減省冗費

論西夏請和

論時事

論青苗

答詔問北虜地界

辨滕宗諒張元

臣聞議論太切必取犯顏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累

己之坐尋典斯在具寮式瞻巨自邊陲謬廣嬖權

授任不次遇事必陳切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

滕宗諒於慶州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

明必是侵欺入己及邠州宴會并涇州犒設諸軍

乖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便欲罷去臣緣在彼目擊



范仲淹

范仲淹

范仲淹

韓琦

韓琦

韓琦

韓琦

韓琦

韓琦

韓琦

范仲淹

范仲淹

范仲淹

范仲淹

范仲淹

范仲淹

范仲淹

雖似過當別無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於
貶置邊事亦無踈虞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根勘
逐一且與辨明未消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上
言張元驕僭不公臣亦乞根勘辨明或無深過如
有大段乖越侵欺入己臣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
切而言者非滕宗諒張元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
也蓋爲國家邊上帥將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
衆者且遣儒臣以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
殺之權使彈壓諸軍御捍大寇不使知其乏人也
若一旦以小過動搖則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
心之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失此機事自去爪牙
之威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度使於軍中自
立帥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臣望輕易於搖動
之故也今燕度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所用錢數
分明並無侵欺其毀却涇州前任公用曆勘到干
連人只稱有送官負等錢物亦不顯入己又是元
彈奏狀外事件所有張元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
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銀却留錢物准
還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據實其干連人
當盛寒之月又在禁繫皆是非辜若今燕度勘聞

二人既事非確實必難伏辨或逼令認罪又是
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錄問有辭即須差
官再勘其合干人當轉不聊生兼邊上臣寮見此
深文謂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內搜求
罪戾欲陷邊臣且塞下州郡風沙至惡觸目愁人
非公用豐濃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僚優游安穩
坐享榮祿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
艱苦豈可使獄吏爲功而勞臣抱怨臣欲乞聖慈
據燕度奏到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齎去取
問滕宗諒張元如實是已犯便仰承認當議量情
親斷如別有緣由亦具分析聞奏候到見得別無
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即乞朝廷別選官
勘鞠免致冤滯其干連人且乞指揮放出知在臣
則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狀乞聖慈先次貶黜免
令臣包蓋於朝受人指笑儻聖慈念臣不避艱辛
尚留驅使即於河東河北陝西補一郡臣得經畫
邊事一一奏論或補二輔近州臣得爲朝廷建置
府兵作諸郡之式以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
誠願陛下不奪不疑況臣久爲外官不知輔弼
之體本是麤材祗堪犬馬之用若令臣待罪兩府

必辱君命且畏人言臣無任祈天望聖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請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范 仲淹

臣竊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解乾耀等九州軍公使錢共一千八百貫文竊以 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按周禮地官有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厨傳之禮何獨聖朝顧小利而亡大體且今贍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一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况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邊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負並無寔稿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行軍負各給錢一百文已來官務簿酒二升既無

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享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朝豈宜如此或謂有公使錢處收買食物播擾民戶殊不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己俸買物虧民愈甚是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 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廢公用錢聚並令依舊庶協典禮稍息物論況朝廷用武之際於此一事尤宜照管臣等久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庭豈當緘默

議許懷德等差遣

范 仲淹

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為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虛驚拋棄隨軍糧草遂送永興勦劾該赦釋放授秦州部署近又西賊侵邊破蕩劫熟戶一千帳不能保護即合重行朝典以其在邊無效降充永興部署郭承祐降知相州為轉運使糾奏充北京都部署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遷轉天下聞之是朝廷賞罰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勸勳臣何以鑒戒情將如王信狄青實有武勇堪任管軍亦恐未有大功遷轉太速 祖宗朝任用邊將賞賜至厚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殺在己惟惜官職不令滿志

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實前王馭將之術也又朝廷
曾降詔所關都虞等更不循轉候有邊功除授今
却不因功勞衝改此詔而今後 國家之命全無
信矣惟用兵命將之令尤要取信繫國安危與其
它號令不同如須合轉起亦候過郊禮使作該恩
方可進爵願 陛下再三思之仍乞丁寧指揮兩
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須是有所激勸不招
旁議方可施行臣謂 國家承五代之弊賴 祖
宗威德 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久無禍難今夷
已動百姓已困倉庫已虛兵旅已驕 國家安危
實未可保惟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如賞罰頻失將
何以保太平之業臣切懼之願 陛下裁擇

論驕卒誣告將校乞嚴軍律

韓琦

臣近聞虎翼長行武贊引見日唐突告論本指揮使
關元部轄嚴緊及將人口上京下軍頭司取責後
並送開封府勘鞠竊知本府勘得武贊各從杖一
百定斷巨竊以軍中之法最為嚴重苟從寬弛為
害匪輕其武贊既陳告部轄將校不公自有殿前
馬步軍司合屬去處引見之際咫尺天威固非軍

人論事之所及將辯訊又多誣罔之辭蓋近年兵
卒驕縱類率如此 國家屯置師旅眾踰百萬一
營只委將校數員若矜制稍嚴便即捃拾小過於
引見之際唐突論訴朝廷不以大體斷之兩皆獲
罪必恐此後兵卒將校漸廢階級之制但務姑息
以求無過若一旦邊境有急使其亡軀命而赴湯
火必不能為 陛下用也 陛下誠宜於泰寧之
辰深戒有司凡百軍旅之事常以訓戰為意有違
犯者時以重法行之其將校苟非大過止因部轄
嚴峻為兵士所怨求細事以致其罪者亦當捨而不
問所謂懲一卒而警萬眾去小慈而行大仁惟
陛下熟賜財詳天下至幸

論減省冗費

韓琦

臣准勅以御史王素上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
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巨細校計所入所出
之數省罷不急等事蒙差張若谷任中師并臣與
三司同共詳所奏定奪減省聞奏竊以臣先監左
藏庫日朝廷亦曾差官於三司令將咸平景德天
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三司已檢尋天聖已前
帳案不足遂下在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勒檢尋亦

是多不存甚爲騷擾臣輒上言若檢尋前項年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若不能節用乃是徒撫空文或勘會近年帳案但見得冗費即行減罷亦不須見遠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終不齊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結絕了當今陛下敦崇儉之本沛然垂詔以經費有度復議均節斯乃陛下興化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蒙惠福若又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年月計度較計必是依前厯有勞費淹滯無成况今西鄙設脩聚財實邊之際所宜移茲冗用以助兵須豈可遷延歲時不求速效臣欲乞將三司逐案景德年來帳籍及照證文字勘會不必年分整齊但見得官中文用顯有虛費即定奪減省聞奏臣復觀古先哲王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而後臣庶省分有司率職從上之令猶風靡而響應之也雖有僥倖覲覲之徒抑制其欲亦不敢興造怨語動惑衆心何則上躬行而下知所勸也臣愚欲望陛下飭宮掖之間先務節儉凡奢靡之飾奇巧之玩無名支賜無度取索一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等計會入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朝

及今來賜予支費則例比附酌中定奪減省臣等定奪之後或有飛語流謗斷在宸衷屏而不聽如此則蹂官之用可期充足且內藏宜聖景福等殿庫蓋累朝蓄聚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既節而不絕內帑支取即與外庫供億糜費一同亦望陛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節臣又以出納之用各有攸司冗費之弊必能知悉仍乞特降勅命下三司委諸路轉運使副發運使逐處知州通判在京諸司庫務勾當官員除官吏兵馬請給則例自來已有定制不在起請外如有諸般用度顯有虛費可以減省者即具利害擘畫聞奏降下依勅定奪其三司人吏有所見亦聽經三司具狀陳述如顯然大段減省得官中錢物其元起請官吏即乞特行酬獎臣備負誅列誤被聖選不避衆怨登竭上陳唯冀裁擇早賜進用

論西夏請和

韓琦

臣聞趙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借號之請則不可許卑辭厚禮從元率之稱亦有大可防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

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去新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塞城寨或未堅牢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慮然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爲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爲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業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因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黜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得輒言邊事以沮永圖我 太祖 太宗統關四

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爲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早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餼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末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爲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自身之安忘國家之憂須聲芻蕘少期補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慎其處置爲 聖朝長久之慮

論時事

韓琦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爲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 陛下紹 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切覩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楚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

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劾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旣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斬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

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曠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畫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冀陛下寤而急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夜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無

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發書而去何暇歎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做 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師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大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

論青苗

韓琦

准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須十戶以上爲一保三等以下人爲甲頭每戶支錢第五等及客戶毋得過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餘錢委本縣量度增給三等已上更有餘錢坊郭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爲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諸縣不得避出納之煩致諸人扇搖人戶却稱不願請領如不願請領即具結罪狀入馬遞申以憑 選官曉諭如却願請本縣千繫人別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價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市價錢數比元請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錢一千納錢不得過千三百臣竊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詔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

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防保。內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復峻責諸縣人，不願請即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知有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懼提舉司勢可升黜，又防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摺拾須行散配，且下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絀納積年倚閣借貸，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重，出利青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夏秋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料催還。若連兩料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

而寔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糶米斗錢不過七十五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時收斂，過貴出糶，不唯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有糶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爲己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卹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管置司，爲每歲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河共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遍差提舉官，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欲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

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答詔問北虜地界

韓琦

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保此頽暮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恩預防記及孤愚曲有詢逮敢不勉竭衰殘少塞聖問臣切以契丹稱疆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祖宗朝屢常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慝為誠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鬪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敵為恤虜人素以久彊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孛而佞佛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端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

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為邊鄙之患向聞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氈即契丹壻也既恐關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為塘泊之趣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與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曆慢書所謂朔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然此豈足特以為固哉徒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然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辯理地界河朔緣邊與近裏州郡一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壘開濶壕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眾敵樓戰棚之類悉加完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州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塚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處初為戰車此皆衆目所視諜者易窺且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

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 徒使契丹之疑也
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闕
預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其隨軍衣物有令兵
士已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
至預籍上戶車馬騾驢準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
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為敵
國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
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贖朝廷代北與
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實慮情無厭浸淫
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虜遂
持此以為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
好蓋事有因緣而至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備
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筭
然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
臣昔曾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
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聞其有未
協人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
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
臣嘗竊計始為 陛下謀者必曰 祖宗以來紀
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

先預有富疆之術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鞭笞
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太平故始
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為本但務多取
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為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
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輪當衙前重
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
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
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
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它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
也且農民送納夏賦稅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
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
二稅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六次科校民
不勝駭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失業是已若
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毒籠天下商旅之貨
官自取利主以得利為功錐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
所措手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
能詳記稍有違者坐以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
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此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
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為幸夫農
者國之根本也商者能為國致財者也官吏者助

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畎畝，商者則嘆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捍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功者也。此則爲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云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綠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選將官，麤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奈何。此太宗朝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致歧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兩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恐爲諜者之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隳祖宗累世之好，永新信約，兩絕嫌疑。望陛下將

契丹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可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踈遠姦諛，進用忠良，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美財，俟虜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服，決欲背約，則令河北諸州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帥持重，以全取勝。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即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難盡事宜之際，不可率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糶糧，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人看守，在舍者，或有就近入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按圖先定，必令入城郭而居。雖有嚴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經北虜之擾，鄉民避寇，率亦如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官已極品，歸榮故鄉，萬事無不足者。年將七十，宿疾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終。比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盡言，非嫉善，非求進，用只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爲獻，臣實不忍

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觀狂瞽一悟聖心為宗社之
盛福惟 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
下幸甚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四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五

奏疏

辭樞密副使

富弼

論河北流民

富弼

論辨邢正

富弼

論邊事

賈昌朝

請繼上奏封細陳事理

文彥博

辭樞密副使

富弼

臣今月二十二日伏奉制命授臣樞密副使右諫
議大夫以臣在病假特差閤門祇候蓋自浦賚誥
勅至臣私家臣不敢捧授即時已却令蓋自浦賚
回當日上表叙述懇免未奉指揮間今日又蒙差
降中使傳宣云此命是朝廷大用並不因人特出
聖恩精選令臣須受者俯伏聽命神魂驚喪便就
死所未能酬報臣本無才術驟忝榮近徒守愚直
之性誤荷聖明之知尚以契丹渝約無故造端遣
使馳書有割地和親之請事起忽遽遣臣報聘臣遠
仗 祖宗之靈慶稟 陛下之聖謀再詣虜庭復
修前好然亦不免增重幣獻無厭斂生民膏血之
資成 國朝耻辱之事臣痛恨切骨慙無面顏初

欲抗於匈奴分毫不許又念彼既生隙必求用兵臣死節則至微於國則無益遂且屈意勉彊就小商量止以款倉卒之禍故忍恥辱偷活幸望他時可以雪恥也臣自知所幹此事只是且救目下奔突之患未是長久安寧之策緣自始及末臣皆預聞臣每至北朝凡通和四十來年未嘗見者蕃漢官臣盡見之四十來年兩朝人使諱而不敢說者臣盡說之至於兩朝理亂興亡無不講貫兵馬戰鬪無不校量以此臣所以盡見得契丹委實彊盛奚霽渤海党項高麗女真新羅黑水韃靼回鶻元昊盡皆臣伏一一貢奉惟與中原一處爲敵國而已兵馬略集便得百萬霽然餘力前古不如非是不敢南牧只是不來爾來之則無以枝梧臣所以謂未是長久安寧之策者臣知其子細故也前史云百聞不如一見他人之說皆出傳聞臣之所陳盡是目擊以此知臣之所說不可不信也今來雖且通和他日未保無事則是臣向來奉使不足爲勞既不爲功豈敢受賞所以去歲再三懇辭樞密翰林二學士者是自知無功而不敢受也蒙陛下察臣愚鄙特賜 開許臣自此於是稍得安心矣

今者又蒙特出聖意非常拔擢臣始聞有命汗流浹背前二學士與臣見守官職苦不相遠尚不敢當况樞府之地號爲大用以臣前懇所述豈可受之臣執性至愚惟道爲務不是飾讓亦非好名美祿高官人之所欲但看事理有可受與不可受爾苟無後悔受之無疑禍若相隨以死不受今北虜雖暫通和向去事未可知臣若受賞萬他日復有變動朝廷責使人冒賞之罪臣斷不敢避斧鉞之誅設或朝廷謂使人只是幹一時之事後來不可加責且怨重誅其如天下公論亦不肯放臣矣臣畏懼公論甚於斧鉞臣所以累次不敢受賞功之命者實欲迷他日斧鉞之責公論之逼也況自去歲再通和好後來議者便以謂無比顧之慮邊鄙戒備漸已廢弛匈奴知我懈怠必爲他日不測之患臣所以日夜憂懼寢食不遑見今在身官職尚恐他日不能保存况當賞功之恩乎縱朝廷未暇爲制恥之計豈不憂異時之患且思所以備豫哉臣今所以不敢受賞者猶望人信臣憂懼之說必爲戒備或有變動不至失事亦臣之効也臣若遂受其實則人必謂使人既已受賞決無事矣是臣

冒榮祿安朝廷之心他日變故由臣而致也臣每思及此尤願終身不受爵賞伏望陛下思夷狄輕慢中原之恥常懷讎雪之意坐薪嘗膽不忘戒備內則脩政令明賞罰辨別邪正節省財用外則選將帥練士卒安輯疲廢崇建威武使二邊聞風自戢不敢內向縱有侵犯疆塞不為深患此乃是宗社無窮之慶天下太平之基也一使人不加濫賞豈足煩陛下丁寧之若是乎今雖上違聖意不即拜命臣銜感恩遇已出萬死不能報矣臣愚志已定乞更不差降中使深恐愈瀆聖聽益重臣罪早來雖已具此懇盡附中使口奏訖猶慮有所未悉臣為足膝瘡腫未任朝見不得親對天顏剖露肝膽謹再具劄子奏聞特乞矜允臣不勝死生大幸

論河北流民

富弼

臣昨在汝州竊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孰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聞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

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或發遣情願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度口數給與民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著朝廷後來指揮比欲奏候朝旨又為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卹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去後方具奏聞尋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一依奏陳事理其後來者即教不得給田候春暖勸諭令歸上路後方知其餘州軍所到流民不拘新舊並只用元降朝旨盡不許給與田土臣其時以急於赴召不及再有奏陳自襄城縣至南薰門共六程臣見綠路流民大小車乘及驢馬馳載以至擔仗等相繼不絕臣每逢見逐隊老小一一問當及令逐旋抄劄只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戶四千餘口其逐州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并臣於許州驛中住却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比臣曾見之數恐又不下一二百戶三二千口都計約及八九百戶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今未來及有往唐鄧萊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扶老攜幼累疊滿道寒餓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

而死者隨即埋於道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親見而問得者多是鎮趙邢洺磁相等州下等人戶以十分為率約四五分並是鎮人其餘五六分即共是趙州與邢洺磁相之人又十中約六七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濟戶與無土浮客即絕無第三等已上之家臣逐隊遍問因甚如此離鄉土遠來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曰本不忍拋離墳墓骨肉及破貨家產只為灾傷物貴存濟不得憂慮餓殺老小所以須至赴斛斗賤處逃命又問得有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減人口覓來逐熟候彼中無灾傷斛斗稍賤即却歸者亦有去年先令人來請射或買置田土稍有準備者亦有無準備望空來者大約稍有準備來無一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只是路上逐旋問人斛斗賤處便去臣竊聞有人聞於朝廷云流民皆有車仗驢馬蓋是上等人戶不是貧民致朝廷須令發遣却歸本貫此說蓋是其人只以傳聞為詞不曾親見親問但知却有車乘行李次第頗多便稱是上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量大車者約及四五十家二百餘口四五量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

一百餘口一兩量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七十口其小車子及驢馬擔仗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是彼中漫鄉村相近鄰里或出車乘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出搭蓋之物遞相併合各作一隊起來所以行李次第力及大戶也今既是貧下之家決意離去鄉土逃命逐熟而朝廷須令發遣却回必恐有傷和氣臣亦曾子細說諭云朝廷恐你拋離鄉井欲擬發遣却歸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曰便是死在此處必更難歸兼一路盤纏已有次第如何得歸除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者也此已上事並是臣親見親問所得最為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究之人不同簿尉幕職官畏懼州府州府畏懼提轉提轉畏懼朝省不敢盡理而陳述或心存諂妄不肯說盡灾患之事或不切用心自作鹵莽申陳不實者萬不侔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官荒閑田土及見佃人占剩無稅地土差有心力向公官負四散分俵各令住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却歸河北其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推漁採捕或支官粟計口養餉之類更令中書檢詳前後條約疾速嚴

行指揮約束所貴越此日月尚淺未有大臣死損
之人可以救卹得及

論辨邪正

富弼

臣伏蒙聖造擢冠宰司雖步履尚艱稍稽入覲屢
得寬告踰跼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
伸報塞而事頗紛綜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
最大者仰塵天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
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
官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
支節血脉也體若具備方能成人為君者上下之
官亦具而無闕方能成國為國者如為之體也人
之體一脈不和則為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為
害矣體之不和為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
和為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贊萬機為國
大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
不肖喜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
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羣有司之所師表也
執政不和則羣有司安得而和哉羣有司不和則
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
矣民既受弊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

也是故為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
欲天下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
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廷教令之
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尚書臯
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注兼善也周武王曰紂有億兆
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注夷平也康
王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注三后周公也夫三后皆
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
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議皆合事必極
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承流
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則豈有不治而
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家享祚於
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為右相周勃為左相勃
既誅諸呂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
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
為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
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茲四相
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為任安肯互相推薦為國
遠慮如是之切而不自爭勝邪此乃臣前所謂執
政者和則致時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効

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爭於官府或辨列於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彊自牽合終成乖戾互相厭苦陰肆傾擠門下賓朋助爲搖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拏忿違私憾之讎何卹公家之事既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稟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弊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而悞用李逢吉爲相逢吉大姦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號八閔十六子者興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謠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至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攜爲相爭黃巢邀請節旄事攜以畋語至切遂拂袂投硯而起喧於都下然衆議畋語爲是推爲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爲都統出討黃巢擣大不悅益固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率其意欲激黃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己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爲慮而僖宗不明終用攜議巢果大怒擁衆百萬自嶺表橫行天下是時大亂無一

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溫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號大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己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翦弱王室或覆亡宗社爲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謂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効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疾可以喪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外羣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疾安得爲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憶萬心子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厯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烹調鼎鼐更張琴瑟操執轡馭合煉藥石設於方以爲諭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爲主也爲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

不審其所擇也夫內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侔動

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安
可得耶安可幸而致邪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
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
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則小人必勝君子
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小人
不勝則陰相交結互爲朋敵駕虛鼓扇白黑雜糅
千歧萬轍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後能已也小人
既勝則益復肆毒於良善衆心虺志無所不爲所
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
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亂不能致
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於小人道
長之時謂之爲否也凡六十四卦二百八十四爻
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
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
不勸不威則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
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
悄悄愠於羣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
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此
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灾也仲尼曰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
所爲既與君子相反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
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
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
王明君明后者無他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捨之
方爲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
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
鑒也仲尼刪書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傳說
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恭惟
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 累朝之業纘服未久
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
存亡之機凡於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
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
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爲惡人所譽者未
必爲善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者
是也孟子尤於進退善惡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
吾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
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踈踰戚可不愾歟左右皆曰
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
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

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不可不謂之出於衆議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比毀正譽邪也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捨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愼之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 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 陛下也若詢及姦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 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爲至難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虺獨取堯舜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爲難况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 陛下可不愼之愼之又愼之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

又遂擊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說焉其在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殫引 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愼之愼之又愼之也臣昨蒙 陛下召從僻左之外起於衰病之中祇是念其舊人授以國柄辭不獲免夙夜驚惶若非傍假衆賢共成大政則臣虛薄老朽立見敗事况夫四海至廣萬幾至煩更藉天下之才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 陛下持古鑒今選賢與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惟聖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論邊事

賈

昌朝

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取其權當時以爲萬世之利及 太宗時所命將帥率多攀附舊臣親姻胥曹賞重於罰威不逮恩而猶仗神靈稟成筭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自此以來兵不復振近歲恩倖子弟飾厨傳治名譽多非勲勞坐取武爵其志不過利轉迂之速俸賜之厚禦侮平患何患於茲然乘邊鄙無事尚得以自容自西羗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衆士不素

練固難指蹤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兵權太甚之敝也且親舊恩倖任軍職者出即為將帥素不曉兵一旦付以千萬卒之命為庸人驅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敝也臣以謂守方鎮者無數更易管軍職任并刺史以上官秩宜謹其所授以待有功如楊崇勳李昭亮輩皆恩倖之人尚在邊任宜速選人代之此救敝之端也 陛下有意聽臣臣請復陳當今備邊之尤竊者六事一曰馭將帥古之帝王以恩威馭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故軍政行而戰功集乾德中詔王全斌等伐蜀是冬大雪太祖御講武殿種帷帳顧左右曰今日居此帷尚寒不可禦況伐蜀將士乎即脫所服貂裘暖帽遣中使馳賜全斌此御之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祚討江南召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匣劍曰自副將而下不用命者得專戮之漢瓊等股慄而退此御之以威也今每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舊不委錫與金帛巨萬而心無感悅者以例所當得也蓋承前一皆用例至舉兵之際須特出非常然後可以動其心也又陝西四路自總管而下鈐

轄都監巡檢之屬悉參軍政謀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戾雖有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也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意捨其小節責以大效爵賞威刑皆得便宜從事徧禪而下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至於筦榷稅賦供軍府庫之物使皆得用之 太祖雖股削武臣之權然邊將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則皆聽其自專有功則必賞有敗則必誅此所謂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疆壯陝西弓箭手之類蓋土兵遺法也且戎狄居苦寒沙磧之地惡衣麤食好馳善射自古禦寇却胡非此不可然河北鄉軍其廢已久陝西土兵屢為賊破其存者十無二三臣以謂河北河東疆壯已詔近臣詳定法制宜因閱習視其人武力兵技之優劣又擇其家丁夫之壯者以代老弱每鄉為軍其材能絕類者籍其姓名而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身負募錢物利月入糧俸多就黯涅混為營兵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餽為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 太祖朝下令諸軍毋食肉衣帛

營釜豆門有鬻酒者則逐去士卒有服繒帛者則笞責之異時被甲鎧冒風霜攻苦服勞無不一當百今營卒驕墮臨敵無勇此殆素所資用之過也舊例三年轉負謂之落權正授雖未能易此制即不必一例使爲總管鈐轄宜於其間擇有才勇可任將帥者授之又今之兵器多名詭狀製造不精不適於用虛費民力宜按八陣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時教習使啓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後相附上下相援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爲用乎其四曰制戎狄戎狄蕩然與中國通北方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昊而二虜合從有犄角中國之勢就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重賄是朝廷歲遺二虜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秦絲亘數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阻獨恃州縣鎮戍爾凡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以天下歲入之數纔可取足而一穀不熟則或至狼狽也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吳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此中國之患也宜度西域諸國如沙州喃廝明珠滅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之屬

舊通中國今爲二虜隔絕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虜必憾憾則爲備備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綏蕃部屬巨者邊垂之屏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撫馭乖方比爲疆虜脅從而塞上諸州窺焉孤壘蕃部既壞土兵亦衰恐未有破虜之期請令陝西諸路緣邊知州軍皆帶安撫蕃部之名多設方略務在招集財賦法令得以自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爲酋帥如河東折氏高氏之比庶可爲吾藩籬之固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疆封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戰則有前茅慮無其審謹若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開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堯權之利悉輔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稅許募勇士以爲爪牙故邊臣富於財得養死力爲間謀表狄情狀無不預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刺事者所遺不過錢數千略涉境土盜聽傳言塞命而已故虜情賊狀與夫山川道路

險易之利勢絕而莫過夫蹈不測之戎入萬死之地覘伺微密探索機會非有重賂厚賞孰肯自効乎願監 藝祖任將帥之制邊城財用一切委之尊使養勇士為爪牙而臨戰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為覘候而望敵知來免陷兵之恥也

請繼上奏封細陳事理 文 彥博

臣讀唐史見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因事進諫諫語甚切直憲宗不悅謂宰相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極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大小而必言者蓋酬陛下拔擢耳 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之言憲宗曰卿言是也由是言多聽納臣以居易被憲宗拔擢纔為學士能盡忠極諫以報恩遇而況臣非才寒進孤立無黨獨蒙 陛下誤聽特力拔擢位至宰相犬馬之誠堅於報主然自待罪兩府已逾二年略無謀猷上裨神聖雖則日奉天顏常親黼座所奏覆者率多冗細事務常程文書徒煩睿聽無益治體以此為宰相職業真所謂素餐尸祿齷齪小謹而已豈陳平所謂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外鎮撫四夷使卿大夫各得任

其職之義乎房喬杜如晦唐之賢相太宗猶常責之曰公為宰相當須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眾者任其邊事有經明德備立性明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古今識達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裨益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斯言之責誠為至當臣每侍丹衷累聞德音常以求賢致治為切務推誠納諫為至德臣愚不能獨不內媿於心乎臣復自念性本朴忠言多蹇拙幸得進對咫尺天威凡所敷陳或未詳盡臣嘗觀唐宰相趙憬奏章欲上疏論事其略曰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蹇訥易窮逐數難辯詳則塵瀆煩甚言略則利害不分竊聞正觀開元之際宰相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時 德宗嘉納之今臣之愚猶懼之志此後有面陳口奏頃刻之間或蹇訥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周即欲繼上奏對細陳理道上裨睿聖訪納之勤下盡微臣區區之蘊固不敢妄陳偏見亦不乞留中不出惟冀聖慈特賜詳擇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五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六

奏疏

論宦官養子

吳 及

論宋庠

包 拯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

歐陽 脩

論杜韓范富

歐陽 脩

論狄青

歐陽 脩

論賈昌朝

歐陽 脩

論修河

歐陽 脩

論日曆

歐陽 脩

論包拯除三司使

歐陽 脩

論宦官養子

吳 及

臣聞書云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不肖親達寬仁之主為執法吏輒原刑罰之本願効愚衷惟陛下幸怜赦臣以畢其說竊惟前世肉刑之設斷肢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以至屨賤踴貴有鼻者醜刑罰之濫迺如此漢文感綈縈之意謂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行為善其道無由詰於四方易之以鞭笞曰斬左趾者笞五百劓者笞三百然已死

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譽內實殺人景帝益寬之僅有存者 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顧我細民愛同赤子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一旦決而行之海寓元元如被父母之教惠澤之厚淪於骨髓矣 陛下至明如日廣覆如天高拱法宮深惻民隱何嘗不申飭羣吏親攬庶獄而疑讞屢報無不蒙生歷代用刑未嘗如 本朝之清宜乎夫報之以佳瑞錫之以純嘏 陛下當隆盛之際未身繼嗣之慶者臣竊惑焉臣聞天地之性人為貴王者之治故當上調陰陽下順萬物一蟲魚之細草木之微不當其宜則執政者有罪焉耳况乎肖方圓之貌稟精粹之靈乎夫其意者宦官太眾而 陛下未寤也何則古者肉刑之一曰宮聖人除之所以重絕人之世今 陛下不以為意使宦官之家競求它子勦絕人理希爵賞為門戶之庇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可數夫有疾而夭者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罪而官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臣又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耳唐太宗定制無逾百員臣不敢遠引漢唐取必於當世請以

祖宗近事較之 陛下試觀 祖宗時宦官凡幾
 何人今凡幾何人衆寡之差不待臣言而陛下
 可見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未至宦官盛而繼
 嗣未有伏望 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濬發德音
 詔嚴廊大臣詳為條禁進獻為宦官者一切權罷
 敢有擅宮童稚者真以重法沮者必謂權罷進獻則
 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弊在掌典冗務之過也
 陛下若令宦者兼領外事則雖多而不足如令專
 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宣傳詔旨分幹職任則
 有外廷三班之臣在外何必區區於中人哉今三
 班使臣待闕都下率三三歲未能補更至於出妻
 鬻子嗟怨道途和氣既傷廉隅都盡抑亦內臣侵
 牟負闕所致今既罷去進獻絕領佗務姑可許養
 子得以為後但勿去其世耳於內臣之計則不至
 傷恩於 陛下之私則不為害物若然天心必應
 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孟子有
 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
 陛下留意不勝中外幸甚干冒旒宸隕越無地

論宋庠

包

拯

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 聖旨宣示宋庠自辯及

求退等事臣等蒙 陛下擢任處之諫垣惟采取
 天下公議別白賢不肖數聞于上冀 陛下倚任
 常得其人以熙大政不使貪冒非才者得計膠固
 其位害敗于事迺臣等之職分亦 陛下所責任
 者也固不敢緣私詆欺變黑為白惑亂 陛下耳
 目動搖大臣爵位以取奇譽巧資身計斯亦臣等
 所自信 陛下所明照者也臣等昨於二月二十
 三日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
 無建明少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祿竊位素餐安處
 洋洋以為得策且復求解之際 陛下降詔未及
 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足見其固位無耻之甚
 也今乃自辯謂臣等議論暗合已意臣等亦謂庠
 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也斯不近於欺乎 陛下
 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竊以前代治
 世至于 祖宗之朝罷免執政大臣莫不以其謨
 明無效取羣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同體
 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非
 如羣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挂于刑書乃為過
 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為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時人
 譏之終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

主也德輿文學德行之人也當時罷免只緣循默不必指瑕未致罪名而然也至于 祖宗朝罷免范質宋琪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稱職均勞逸為辭矣未嘗明過也近歲方乃撫拾細故託以為名揚于外庭斯乃不識大體之臣上惑聖聽有此舉措非所以責大臣之義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言之者蓋為 陛下惜此事體臣等所陳惟 陛下聖度詳處若以為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儻以臣等為謗讒時宰敢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臣等無任激切竢命之至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

歐陽脩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賊昊又別遣人來必恐子奭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憂正是要籍將帥効力之際旦夕來傳聞燕度勘鞠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得使盡邠州諸縣枷械所行拷掠皆自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並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為臺官上言滕宗諒用錢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勘鞠不

期如此作事搖動人心若不蚤正絕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搖將士憂恐解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為朝廷用死命向前臣忝為 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况在慶州日見滕宗諒別無大段罪過并燕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答報况又徧作書告朝廷大臣意欲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况書臣伏慮 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憂嗟搖動之事只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特有論奏乞早勘鞠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唯願勘得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於上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搖動邊鄙其滕宗諒伏望速令結絕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支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己外任便從且不須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况累度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田

况是陛下侍從之臣素非姦佞其言可信又其身在邊上事皆目見必不虛言今取進止

論杜韓范富

歐陽脩

臣聞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如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搆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諫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

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滄仲淹則是劉滄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而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護為朋黨可為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曾不懇懇懇讓者愈切而陛下用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

許辨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作事如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其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臣方惟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言辭侮慢至有責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

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令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草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羣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論狄青

歐陽脩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效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爲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

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求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効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為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之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為善誘所謂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其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

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為青計者自宜退避事權以正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為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害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爾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眾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而流議漸消則其誠即可明可

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

論賈昌朝

歐陽 脩

臣脩伏觀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論漸以沸騰蓋由昌朝宦淫回邪執心危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政府屢宣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重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爲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爲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日毅然立乎朝危言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官宦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

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堅與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自處嫌疑實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所稱信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賈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臣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護謾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言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議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交結中貴因內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騰也今昌朝未來外議已如此若使居其位

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不爾則昌朝得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為國家生事臣願聖聰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議之說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庭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禪補

論修河

歐陽脩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肯有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一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眾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雖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為

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怨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辨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眾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害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貴知利害權重輕又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利則太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

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巨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二而邊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隄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隄益又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爲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隄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

濱棧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饒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汪洋溢久又淤高流行梗作數溢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者也今爲國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論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隄埽不可卒修卒修之雖成必不能捍水如此等事其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隄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

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况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 陛下裁擇

論日曆 歐陽脩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近年以來自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

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前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於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撰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敗一作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綠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曆

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隨官失職者奏行賞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違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半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論包拯除三司使

歐陽 惲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事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醇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奮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

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取讓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恠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詆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默爲賢及其弊也因循苟且類墮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

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爲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爲己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累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効不謂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而政事無巨細亦惟言事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極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

將來姦佞之人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極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極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極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訕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極所恃者惟以本無心爾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極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極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彰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極他職置之京師使極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感而全極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獲見陛下用諫之効已著實不欲因極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候誅戮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七

奏疏

中書請議濮安懿王典禮

歐陽脩

請補館職

歐陽脩

請復唐馭幕之制

宋祁

請下罪已詔并求直言

宋祁

論常平倉

余靖

論國計

張方平

論免役錢

張方平

論災異

劉敞

論溫成立忌

劉敞

論輔郡節制

劉敞

論邪正

劉敞

中書請議濮安懿王典禮

歐陽脩

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因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禮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膺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已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

德盛位隆宜有尊禮

陛下受先帝命躬承

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親愼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請補館職

歐陽脩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眾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矣畧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能之後也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為先務而

名臣賢輔出於儒學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為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

請復唐馭幕之制

宋

祁

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為五馭法馬牛任從所便其間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巨歲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更相侵擾其兵不出中國弱者輕賫強者因糧遂失五馭法至今相承不復討尋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葉鍋布行榻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下更無

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被甲所將衣衾悉自負荷軍馬則孟杓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蹋擊刺與爭勝哉故無幕帟則士卒無所庇庇無馭物則士卒須自負荷此於軍戎亦非小害臣乞詔近臣檢求唐馭幕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稟朝廷指揮

請下罪己詔并求真言

宋

祁

臣聞王者父事天明母事地察政合而祥至道失而咎臻自然之應也然至亂之世不能絕祥甚治之代不能無咎僻君以祥自泰故益侈而趨亡賢主以咎脩德故愈畏而蒙祉則祥無必慶咎無固凶視銷伏之如何耳臣伏見頃歲以來災室數見依類託寓異占同符天本示法而尊乃有躔離流薄之變地當安固而靜乃有都國震動之占陛下奉承郊丘歲豐月潔當蒙介福翻至大異何哉得非事有召姦法有階隙天於宋室諄諄存顧先幾豫慮以啓聖心欲陛下據易圖難綠微警著奮揚剛德固執主威厭銷未萌以光丕業也臣伏讀前史五行志以驗于今累感重譴不可不察

若乃羣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黃道地覆州邑則邊戎窺間臣下擅恣后妃將盛年穀且飢之兆也去年火焚興國寺浮屠延燔藝祖神殿已而盜壞宗廟鉅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昔災異之發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應類無虛已陛下何不暫槩清慮推求其端方今典刑設張上下提穆而臣便論危事必難取信然陛下試一念至假有蕩析以何策固安假有飢空以何理振救脫致窺間可任之將謂誰儻今擅恣可防之鄒有幾災異不驗國之福也苟使遂驗則陛下禦之之慮得不素具於彀中哉然請先言其要臣聞君以操柄爲重臣以奉命爲恭柄捨之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僭伏惟陛下念爵賞之典刑罰之權雖覽群言一決宸慮無委成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書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夫威福者天子之所以固大寶制兆人之術臣有作福作威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古之王者亦何能使刑悉當罪賞皆稱功要之事出于主則納忠者有歸政出於臣則植私者必衆傳曰倒持太阿言柄之不可失也又曰吐珠必含言失之不

可收也若夫後宮戚里祈恩丐賞者日月不乏陛下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內省黃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訓敕使思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術也臣聞伯禹三王之長逢牽引慝宣王成周之良思患側身故能感徹神祇收還威怒回沴氣爲太和化已衰爲中興陛下覽照今古至詳至熟今變晉日著中外暴聞而罪己之問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謀不留於詢逮委遠天戒虛而未荅踰時越月群下默然間者但引緇黃晨齋夕明修不經之細祀塞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間未爲得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遂爲宴安不以歲之屢豐便忘荒饑普詔百執各貢所懷庶幾天下條貫粲然先見粗舉六事以裨萬一聯寫于左如有可采續當條陳科別惟陛下裁赦其罪姑垂省閱臣無任瞽狂待罪之至

論常平倉

余靖

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之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儻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覩真宗皇帝景德中詔

論國計

張方平

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准市價加錢收糶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專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已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竊惟 眞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梗槩言之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斛等若以賑贍飢荒此固常慮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常給資糧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爲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並依景德先降勅命施行又聞昨來遭旱州軍司農寺至今未曾指揮出糶斛斛伏乞指揮司農寺遍牒諸路州軍應合出糶斛斛去處並仰疾速開倉減價出糶無使人民天所此實惠民之急經國之要者也

臣竊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爲命聖人因是而爲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凡所爲賞罰法令仁義廉耻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其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天下之大勢也臣在 仁宗朝慶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爲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體究其本原冗兵最爲大患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十萬緡也 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壯城牢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此其歲增衣糧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

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及多爾天下和買絀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曆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聞比較督責不聞有所寬減也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乏餉畿甸百姓至授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也然患難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營救寶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入中糧草在京支還交抄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萬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內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內庫銀絀絹只此兩次六百

萬疋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二紀于茲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不幸大變仍臻殞賽之餘府庫虛匱宿藏舊積蓋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茲事體大在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日生煩務常程計度簿書期會則在有司至于議有繫於軍國之體事有關於安危之機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歛必降勅支給必降宣是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真宗已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為敝之吝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為損益屬之有司可矣提其綱則眾目張澄其源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節卦之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事當為制度以節之爾若但遵常守故齷齪細文避猜嫌顧形迹恤浮議而廢遠圖忽人謀而徼天

幸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雖雖躑躅何嗟及矣臣服
在近列荷恩 三朝竊見時事日以迫急不勝憂
憤輒罄狂瞽惟 陛下留神省察

論免役錢

張 方平

臣竊惟昔者聖人所以治民之道別其四業任之
九職農夫効稼穡之力虞衡主山澤之利百工飭
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
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用之所出
也顧沿革損益雖歷代不同要之必本于此過是
則非王制矣伏見近建賦役之法率令輸錢夫錢
者人君之所操不與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權輕
重而御人軍制開塞以通政術稱物均施以平準
萬貨故有國家者必親操其柄官自治鑄民盜鑄
者抵罪至死示不得共其利也夫錢者無益飢寒
之實而足以致衣食之資是謂以無用而成有用
人君通變之神術也 本朝經國之制縣鄉板籍
分立五等以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謂
取於田者也金銀銅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
山海坑冶場監出焉此所謂取於山澤者也諸荒
權征算斤賣百貨之利此所謂取於關市者也權

錢一物官自鼓鑄臣向者再總邦計見諸鑪歲課
上下百萬緡天下歲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千萬
緡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宗廟社稷百神之
祀省御供奉官吏廩祿軍師乘馬征戍聘賜凡百
用度斯焉取給出納大計備于此矣景德以前天
下財利所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緡
太宗以是料兵閱馬平河東討拓跋賊歲有事于
契丹 眞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睢南幸亳未
嘗聞加賦於民而調度克集慶曆以後財利之入
乃三倍於前朝而惟日不足何事功之異也舉是
而言則本末之原有可得而究者矣 陛下憫時
政之損敝志在變而通之以財成天下之務故創
法立制設青苗以賑乏絕建募傭以弛繇役所大
措置事以十數要在崇德而廣業以惠養元元而
已臣官在守藩職在長民朝廷政令非敢出位而
言至于民事利害以言職也夫民事之利害衆矣
顧率錢之患獨切故敢具言其事自古田稅穀帛
而已今二稅之外諸色公納其目曰陪錢地錢食
鹽錢牛皮錢蒿錢鞋錢如此雜科之類大約出於
五代之季急征橫歛因而著籍遂以為常今以一

陳州言之州四縣合二萬九千七百有餘戶夏秋二稅凡斛斗一十五萬八千有零碩正稅并和預買細絹三萬有零疋絲綿四萬九千有零兩此常賦也復有鹽錢一萬五千八百有零貫并夏秋沁納錢雖錄敝法承習已久然此諸色錢常例亦多用折納斛斗不悉輸錢也大槩古今田制未有輸錢之法也今乃歲支苗錢六萬七千餘貫計息錢一萬三千三百貫有零歲納役錢四萬七千餘貫此乃常賦之外歲輸貫錢六萬餘千以陳之戶口不敵諸州之一縣率是以準天下之所輸可見也凡公私錢幣之發歛其則不遠百官羣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穀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田廬正稅茶鹽酒稅此所以歛之者也民間貨布之豐寡視官錢所出之少多官錢出少民用已乏則是常賦之外錢將安出若募錢輸官還以募傭錢既出入非畜聚也夫募錢者率之本民散於墮游市井自如南畝空矣窮鄉荒野下戶細民冬至即臘荷薪芻入城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錢買葱如鹽醢老稚以為甘美平日何嘗識一錢臣聞諸路其間刻薄吏點閱民田廬舍牛具畜產

桑棗雜木以定戶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春磨鉅釜犬豕凡什物估千輪十估萬輪百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故天下之民遑遑無所措手足謂之錢荒吏厲鋒氣以刻削為功千賞蹈利而賞利從之此豈聖意之然耶必料天聰亦未之詳聞也陛下本欲以美利利天下至于施為見於行事非復聖意所存者矣陛下盛旨一出執政奉行稍已增益至于有司苛細甚矣頒下諸路職司之官各出所見展轉交害本同而末異朝行而夕改郡縣承用以至不勝其敝且民田二稅水旱檢放自有常制青苗之息或遇灾傷猶暫倚閣募役之錢年雖大殺不可免也豪猾乘民之急舉貸取息至或相因倍輪誠侵酷矣然不越穀帛民耕織之所有也州縣之役若身充若雇傭率三分其費而二分出於新粒大鄉戶衆一役代歸十餘年間安居無所預矣募法之行且三年初年民始大駭吏議法未一或納或否次年已有伐桑棗賣田宅鬻牛畜今年稍荒歉處民流散多矣推此其可以經久者耶而乃恬弗為怪莫之改圖臣恐國家之憂不在四夷而見伏戎于莽矣伏惟陛下深思宗社之

重俯察下民之情申命大臣精議輸錢之法此大事也非取於高談虛論苟且而已矣夫苟且者臣下之身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民也儻民情失於撫御大勢一有動危雖有智者恐無以善於後矣輸錢二事而募法之害尤重臣故勤勸先其重者今所開陳特舉大體其為害條目不可悉數也臣上荷聖恩至深至重自念衰疲不任陳力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沒有遺恨故求一對清光專為陳此愚懇少効補報粗寬愧負事聞天聽退就斧鉞臣所快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論災異

劉 啟

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民是故觀天意於灾祥察民情於謠俗因灾祥以求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粲然矣前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以導其下忠信之臣莫不緣此以諷其上上下相飭而自天祐之竊見朝廷每有吉應嘉瑞則公卿稱賀至於灾異非常可恠之事則寂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常操而於儆戒吁俞理似未盡 陛下

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翼臨事上帝聿懷多福者也臣愚以謂五經灾異之說最深最切設四方所上奇物恠變妖孽沴疾有非常可疑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傳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以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廣聖聰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凍死者此亦灾變之一端矣惟聰明睿智憂深思遠順時防微不可不慮也臣忝近列愚不能通古今切觀前世商高宗周成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 陛下留意於此臣不勝區區

論温成立忌

劉 啟

臣伏聞勅旨為温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切惑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猶當上稔舊典下探衆論何況宗廟大禮至尊至重豈可以一時之寵獨決聖心義有僭失貽笑萬世虧損益明悔不可追今議者乃云有邪臣密眩惑聖聰導 陛下以非禮勸 陛下以拒諫若此無實尚非美事設其實狀罪亦大矣當伏兩觀之誅以謝天下且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 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柰何以温成私昵之愛變古越禮則是貴妾於妣

尊壁於廟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非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昔成湯改過不吝故稱聖王格于皇天願陛下母篤於嬖近之寵母安於邪佞之說母變先帝之舊典無枉宗廟之正禮回意易慮割情去私詢于司存追寢過命使萬萬億生無後讒議天下幸甚臣以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失臣得預言

論輔郡節制

劉敞

臣伏覩詔勅建置輔郡改張官司實欲開廣王畿增重京邑垂制久遠強幹弱枝者也然臣切有所惑以謂許鄭陳滑曹既在寰內則不當復存軍額猶稱節鎮節鎮之設蓋古方伯連率之謂非寰內諸侯也凡改制立法固必關盛衰之中然後可以永世無敝昔孔融疾曹操專法漢王室寡弱於是建議欲復古千里之制不以封建操遂惡融終於害之然此本由漢家制度無法不稽古爾設令京師諸侯素有分限則強臣何由因緣以覬覦今朝廷甫欲建設近輔周衛都內誠不宜復存五州節制之號以開後世諸侯因緣封建之萌何況今之節制重於古之封建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

五變之末至於民無所措諸手足故不可不審也漢武本置三輔皆治長安中非不知鼎立千里之內為便也其意乃實不欲使億兆之眾偏有所分而已及唐雖以同華為二輔各自一郡然猶不立軍額立軍額者其面征鎮當道者也臣謂今日事體固當法之忠武彰化等軍額盡可停罷獨存其州名於理為允伏乞令近臣詳議

論邪正

劉敞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踈而遠之至於天下之人亦皆以北窺朝廷若正臣聚於朝則姦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不深察也臣伏覩朝廷太平積久賢能眾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非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樹私亦有循默自守不能為善又不敢為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姿監群下所為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謹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唯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

退易也邪臣者唯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
 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耻患失
 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 陛下參伍觀
 之母使當親者踈當踈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
 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直學士蔡襄
 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
 脩知制誥賈黯 韓絳並乞補外此其人等皆
 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
 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姦佞僥倖之雄
 因而競起此則分別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
 官侍從日夜思惟無以少裨聰明恐 陛下忽於
 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不容也不勝其
 愚謹獻所聞唯賜采擇之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八

奏疏

論增置諫官

蔡襄

請叙用孫沔

蔡襄

論陳執中

范鎮

請建儲

范鎮

請留歐陽脩等供職

趙抃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

司馬光

請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

司馬光

論後宮等級

司馬光

貢院乞逐路取人

司馬光

進五規

司馬光

論增置諫官

蔡襄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脩等增備諫官
 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
 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
 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 陛下深憂政教未
 舉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
 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 陛下為社稷生靈
 大計也臣切思任諫非難唯用諫之難如素靖脩

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况蒙 陛下獎掖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榘榘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爲 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 陛下選揀如此之至况名者聖人之勸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 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逢昏世上犯威嚴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 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萬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

再議退而曰 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耻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爲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 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爲姦邪讒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請叙用孫沔

蔡 襄

伏見分司南京孫沔以罪謫請臣以守官海城去京師至遠事出傳聞不得其實然觀貶降之重及有履穢之詞皆謂孫沔知杭州日有趙氏事沔誠有之固當重責然沔之治杭州剷除蠹弊擊擿豪強令行禁止與浮屠大族日爲讎敵其間雖有過當而風俗混淆至今衰息 所爲如是雖至愚之人必能自察沔雖闇略然老於人事以嚴明自處而輒爲不法至此使一日罷去小人共怨何恃而

得安全是明目而投檻竄孰肯為哉臣恐審問體量之際未得其實臣聞趙氏與父同日下審問所其父一夕而死所以道路之言皆謂榜掠以成其事古者大臣不理沈寃河以嘗副樞府待罪而已臣恐繼今以後大臣有罪不能自明由河而始頌年儂賊冠鈔二廣近侍至多獨河被遣瘴毒惡地干戈危處河親當之是亦有勞矣今以累赦之餘三州檢索安能無過河且老矣推落之餘豈復自振然臣子之分惡名難受伏乞 陛下哀憐念已用之効察難明之咎前洗拂拭有所任用必能修者以報 陛下天地再生之施

論陳執中

范 鎮

臣聞去年十二月蔡惡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為天變應此臣切謂不然執中再入為相未及二年廢祖宗大樂釀朝廷典故緣菜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儲賞不可悉紀 陛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寮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起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政為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為首相議當論執而因執循

苟簡曾不建言天變之發實為此事 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 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心於陛下職事

請建儲

范 鎮

伏惟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 陛下者愛死而尸利之人也臣不為也臣不為愛死尸利而以宗廟社稷之計獻者知諫官之任也不敢負 陛下也惟 陛下裁之臣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之人籍籍紛紛皆謂 陛下方不豫時有言曰我不能管天下事也又呼大臣而戒之曰且看。太祖太宗面道路傳聞不審信然否如其信然則有得有失其失謂何 陛下憂勞萬機有風露晦明之感繞一不豫而遽言不能管天下事此臣所謂 陛下之言為失也其得謂何方 陛下不豫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為而 陛下方以 祖宗後裔為念是宗廟社稷之計慮至深且明也臣所謂 陛下之言為得也今 陛下既已平復御

殿聽政是向之失者已爲得也願推所謂得者而終行之行之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審與決而宗廟社稷之計定矣方今 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 陛下拔其尤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或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景德中故事是也初周王旣薨 眞宗皇帝取宗室子養之宮中者天下之大慮也 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唐自昭肅後君臣之間諱言儲副事者閭君之爲也伏惟 陛下觀 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 眞宗皇帝時故事而黜唐昭肅以下之爲斷于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臣考之於古參之於今謀之於心書之於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懼無益於事死今之世以累 陛下之明也既而自解曰陛下方不豫時尚不忘宗廟社稷之至計今已平復肯忘宗廟社稷之至計而殺敢言之諫官乎必不然也臣所以冒萬死而無避也伏惟赦臣萬死之罪審之決之以定宗廟社稷之至計非獨臣蒙更生之賜乃天下之人之心也不勝區區之愚臣

昧死再拜

請留歐陽脩等供職

趙抃

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爲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有大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質正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奈何自剪除羽翼臣未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爲之寒心如呂濤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脩乞知蔡州賈 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旣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扳濤襄奎絳而去耳今 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 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 失旣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雖大聖人得居尊而安寧者蓋在朝多賢哲之士而致之然也臣愚伏望 陛下鑑古於今勿使脩等去職留爲羽翼以自輔助則中外幸甚臣無任懇切納忠之至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 司馬 光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鞠皆無事實欲乞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切詳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爲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望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持撫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一作英才以爲公卿百官一作大夫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爲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橫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忌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 祖宗之意哉伏望 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

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求爲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絕侵寃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

請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

臣伏見 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秘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心諭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爲益也今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諂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僞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易易遷諂諛易入詐僞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
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臣愚伏望 陛
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
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讀一作論
道義登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
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
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謹巧
之人誘導皇子爲非禮義之事者委伴讀官糾舉
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
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
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
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固博聞彊記難進易
退國子監直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謹行秘閣校
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
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
心盡忠不敢存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謹請

論後宮等級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
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負數

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
宮皆湏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胥視防禁甚嚴近歲
以來頗墮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寔
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
暫絕致有軍營井市下俚婦人雜處其間不可辨
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
今 陛下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
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
宮之人共爲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
負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湏幼年未
適人者若求乳母亦湏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
得入宮傳之子孫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
之原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取進止

貢院乞逐路取人

准中書批送下知封州柳材奏欲乞今後南省考
試進士將開封國學鑠舉人試卷衆同糊名其
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
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省
所放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
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乞下兩制詳

者當院今將簿籍勘會近歲三次科場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不均蓋以今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爲敵混同封彌考校長短勢不相侔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詩賦論策者不復更歸其士皆弃背鄉里遠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請解者往往私置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間歲開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或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爲科禁率至於不用蔭贈冒犯之人歲歲滋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

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待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佞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材起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妄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榮進僥倖者各思還本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騰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踈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號必慮試官挾私者因此得以用情是正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弃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私者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起不知何者爲其親知若欲徇一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

自有分數豈可偏於本路刺取一人以言之雖
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若朝廷尚以
爲有所嫌疑即乞令封彌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
八路臨時各定一字爲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
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离字京西
路盡用坎字偏傍其餘路分並依此例委知貢舉
官於逐號之中考校文理善惡各隨其所長短每
十人中取一人奏名不 六人以上五人
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
更不分別立號只依舊條混同封彌分數取人其
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名 如允所奏乞
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者

進五規狀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
者則汪洋濶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
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浼聖聽失於
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
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 祖宗開
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
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額

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
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
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
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
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
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懲陋狂瞽觸冒忌諱惟
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 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
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
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謹具狀奏聞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
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
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
是之時有智力相偶者則爲二相參者則爲三愈
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
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
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疆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
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
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
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

酣宴安慮不及違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
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
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
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多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
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僱用其民十有一年
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下二百有六
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
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復能一
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
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三年而合於晉
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作難群胡乘
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
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
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二百有
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爲
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蕭
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
爲讎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陳
運未曠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
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散成丘

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 太祖皇帝
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柳風沐雨東征
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
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 太宗皇帝嗣而
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
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一
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
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
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
之盛者也今人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苦
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盛美之
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審哉夏書
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
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 陛下夙興夜寐
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
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
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
生故盛衰之相乘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

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

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旣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歆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譏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譏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息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爲已迺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

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棗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况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脩敎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鷓鴣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

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郡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 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之不幸邊鄙有警飢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倚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 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近似近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祇掌謂之近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自非 陛下惕然速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

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方病大瘡又苦踐鑿又類辟且病靡 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疾 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

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
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 太宗不許曰宣徽使
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
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佗官不足以賞之 太宗怒
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 真宗皇帝欲與
章穆王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
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
備非常也今耗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 真
宗深以爲然遂止由是觀之 先帝以睿明卓越
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
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
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
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
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訟
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
未然之言常見弃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
怠墮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
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
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

初甚微朝夕狎玩未嘗甚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
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 陛下思萬幾
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
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
可脩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以之於今日而福
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先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
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腹此言爲
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
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
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
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
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
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
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
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
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
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雕續文物修飾容貌
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群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

目哉

皇朝文鑑卷四十八

廿五

忝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渾殺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寃詰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抉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勘檢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弃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版爲舟樽土爲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盡以丹青衣以文綉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予惠庶民深謀遠慮以安保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覩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諫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眩曜愚俗之耳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九

奏疏

論治身治國所先

司馬光

論階級

司馬光

論北邊事宜

司馬光

應詔論體要

司馬光

論治身治國所先

司馬光

臣伏觀

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

陛下欽承慈

旨獨斷萬機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

其身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

式小事非天下所望於陛下者也鄉時外間議

者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

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

避專命之嫌韜蘊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舉

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唯拭

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

身治國舉措云為不可不謹昔楊朱見衢塗而泣

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

即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衢塗也故臣願陛下

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

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

之悖德不恭其親而恭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

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

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為比

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

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奉撫養以副

仁宗皇帝之意鄉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

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

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

有關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

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

動靜拾掇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離間者

臣願陛下迎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

人則群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

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

臣愚以為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

自聖心決之至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

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

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欣

於上臣民頌誅於下矣不然 皇太后歸政之
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
以譴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
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疾則 陛下何以勝此
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
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
也周任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 則不得
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 陛下奮發宮邸入
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
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
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
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
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
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
官之衆有智有愚有善有惡 肩接迹雜還並進
臣願 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
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
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

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悖
姦亂禁爲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
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
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 陛
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適目
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貫不則所進者皆
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
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諫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
體紀綱隳紊群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
莫先於公也此二先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
臣願 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臺臺文王令聞
不已 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洋
溢近者傳頌遠者褒嘆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
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
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論階級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
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
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上陵下替無復綱紀
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祿迫蹙生民塗炭 祖宗

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前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衰相承粲然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爲子孫建久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甘言悅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爲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寢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係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 陛下持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勅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儆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

論北邊事宜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盡

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爲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寤猶以二人所爲爲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爲勇敢朝廷輒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旣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旣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宵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 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兄弟 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爲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遣二虜宣樂此而爲之哉誠以屈己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 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旣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爲 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

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爲不材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以趙滋爲法妄殺虜民則戰鬪之端往來無窮矣况今民力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犯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 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魚肛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石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辯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幕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應詔論體要

司馬光

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勅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耻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其責爲不在已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倡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

俗偷情薄惡哉異謹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制改法拔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爲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照陟馬臣以駕下之材自 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 三朝恩隆德厚隕身喪元不足爲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効其區區之忠况聖意采納之 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已不爲 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邪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爲政有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愷悌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

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閱天下奏事群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群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

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 祖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諂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頽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

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群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 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効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

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畧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媚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爲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

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暫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惡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按之若案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刑無所廢是只使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 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 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

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諛私謁無不爲已今 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耶 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 陛下令 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怨謗歸於 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 陛下耶且 陛下曩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出聖志也若乃女奴邪貪狼之人 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 陛下而陛下偶未思也以此觀之面譽 陛下聰明剛斷

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
陛下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
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
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
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
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
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
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
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耶陛下此
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
三人群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
之群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
人君者苟不爲決從誰決之乎夫人人心不同如其
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
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
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恠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
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
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群臣
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
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

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
知斷則群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
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衰哉爲猷匪先民是
程匪大猷是經維通言是聽維通言是爭如彼築
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臣不知先
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小人君不能定其可否寧
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
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
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
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群下厭然無有不服者
矣今陛下聽群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
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群臣有尚勝者以巧
文相攻辯口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
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
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喜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
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
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
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
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足

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

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為死罪而前

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為巧說朝廷命兩制定

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勅出而復收者一收而

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

罪在於四海之廣萬機之眾其事之細何啻秋毫

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

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

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

分爭辯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

之事 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

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不為所因此苛察繳繞

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

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

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

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切恐似未

得其要也此皆眾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

者臣以獨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為 陛下言之惟

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以聞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九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

奏疏

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光

論錢穀宜歸一

司馬光

請罷韓琦等轉官

呂誨

請諸路安撫舉辟士人

呂誨

論選部

呂誨

論王安石

呂誨

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光

臣准西京牒准三月三十日詔勅朕涉道日淺瞻

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

暵為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

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

民太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求惟其咎未知

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熒獄訟非其情歟

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諫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

以成其私者眾歟何嘉氣之不効也應中外文武

臣察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

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倣成朕志馬臣

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 陛

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爲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患 陛下旣已知之群臣夫復何云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爲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灾沴不如大戍之桑穀高宗之雉 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爲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爲 陛下別白言之者乎 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曩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浼聖聰間以衰疾自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 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况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嘿不言也竊觀 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銳精求治耻爲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起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爲誰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

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耻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効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灾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 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旣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踈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 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屬矣其懷忠直守廉耻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 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即如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爲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群臣之姦詐下民之

疾苦遠方之冤抑 陛下何從得見聞之乎又奉使
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
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
由其唇吻彼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暇何暇與之
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為
便經久可行 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謂法
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為哉或者更增為條
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畫之法日殊月
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
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今使者
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
奉行新法猶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及違犯皆不理
赦降去官與犯賊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
唯奉行文書救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
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
立賞募人告捉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
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捨已從人舜戒群
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為帝
王稱首者也 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僞語
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所

以為萬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于鄉校以論
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
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
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

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
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
藥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執政乎齊景公謂堽
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馬得為和
和如和美馬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
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
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
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
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君
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
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
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
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
在而阿諛求 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在民上民

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群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鬱結視屋竊嘆而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怨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 陛下所謂忠謀諫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諫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有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歛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狻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 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者之爲害人無

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 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富貴耳一旦 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叙利害以煩聖聰但願 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 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而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素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脩宇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體糠不充腹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種資采拾以爲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斛斛之數或

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由可售不免伐桑麥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惠農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歛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米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是數月將如何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唯恐不迨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民窮困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群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歛復值飢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

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爲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而不能者也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六曰迷復凶有災告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唯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唯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耻疆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群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過者以縛馬書編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議郎爲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爲吉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蓋始寤公卿方士之諛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于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唯冀陛下之覺寤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于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

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 陛下詔書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切欲有所改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 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讜爲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已出詔天下青苗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年催納更不收息其免役錢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繁除利催本罷拓土闢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脩水利委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謹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需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 陛下以爲非而捨之彼如魚失水必力固爭執而不肯移願 陛下勿問之也臣竊聞 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爲家無有遠近皆 陛下之赤子願 陛下雖徇群臣之請

御正殿復常膳猶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遽自寬以爲無復災也又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 陛下之焦勞一寸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倚閣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爲朝廷深憂而 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寔增恐萬一溘先朝露齋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死一爲 陛下言之儻 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宸扆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論錢穀宜歸一

臣竊以洪範八政食貨爲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 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爲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此不足指揮有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爲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

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罕得叨居其任理資序受厚俸而已故能倉庫充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制戶部既不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爲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闕預無由盡公共利害今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爲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使數人主之各務已分所轄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有時而竭况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劑乎此臣所以日夜爲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

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以如此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

請罷韓琦等轉官

呂誨

臣伏觀宰臣韓琦等轉官制辭皆賞先議建儲之功於體似未爲便且儲貳者國家之根本根本未立大臣不言誰其言之蓋其職爾豈得爲功言之者是公於天下而賞之者私於己也且漢史載文帝豫建太子但云有司所請不顯其人訖景帝世不聞賞建言者誠有旨哉自至和而後先帝服藥文武官請建儲副者無慮百十人可盡錄其功賞之耶去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之議恩寵便蕃乃前世未聞之事也天庭宣揚是以爵祿誘人

妾者因事以言必思後福其可得乎 陛下自幼
鞠育宮中乃 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護者 皇
太后之功也群臣何力之有借使臣下不言曆數
何所歸乎貪天之功以為已有古人羞之琦等豈
無是思臣所以願 陛下不賞者為國家無窮之
計唯聖智察焉

請諸路安撫舉辟士人

臣竊以本朝取士之路最廣入流之人寔繁常患
遺才似未得術非養之有素試之以事誠不可也
如前朝藩鎮延辟士人既閱其實使之漸進庶幾
得其用也臣欲乞今後藩鎮帶安撫使處許於本
路舉人內選有行實曾得文解者歲辟一人權本
州司士參軍且令差使觀其能效可以遠用候滿
三考保薦聞上或賜以本科出身然後隨其器使
必能適用與夫科場較藝取其一且之長其效遠
矣朝廷久而行之士皆修飭風俗才無遺矣

論選部

臣聞漢世諸侯自得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
官則漢置之郡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魏晉
而降始歸吏部蓋所以尊王朝而削郡國之權也

甄陶流品因襲于今以天下之廣民政之本委牧
守自擇賢良而佐之猶慮不得其人而况專於一
司乎矧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責實限歲月以
稽課待賢愚於一塗將使官無疎曠民歸治理其
可得也而又吏有定員入流之人無限官隨歲積
銓衡日紊不得救僂以澄源其郡吏督郵從事及
縣之司籍丞尉當令牧守舉辟乃任命吏部謹
其簿籍俟考秩當遷則稽之以課最高之以廉節
訪之以時務較之以書判審此四實第為五等三
之上聞于朝當為進任四之下俾其叙進降此則
覆退及三載聽叙前職如是州郡得人生民受賜
雖權重於牧守而命出於朝廷亦不減吏部銓覈
之要矣

論王安石

呂誨

臣竊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捨繫時之休
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偽而辨行偽而堅順非
而澤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
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
之難堯舜其猶病諸 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
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為學士搢紳皆慶 陛下之

明擢 以適其用也及進獻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得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觀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異上寤於宸監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鵠鵝公事舉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 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臥累詔不起終 英宗朝不臣就如疾 陛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有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避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 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 陛下即位乃有金鑿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真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

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欽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爲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當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已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勅 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黼座之前唯肆強辯向與唐介爭論誅殺刑名遂致諠譁衆非安

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節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陵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歧王遷居于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榷財利其實動搖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絲由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偽

況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之言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道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一

奏疏

論治本

孫

沔

請罷不管兵節使公用

孫

沔

論詔獄

吳

育

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

安石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

王

安石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官給俸錢

呂

公著

論臧否人物宜謹密

呂

公著

請廣收人才

呂

公著

論李定言程顥顧臨不當

呂

公著

論治本

孫

沔

臣聞虞舜治家而納麓姬丈刑寡而御邦周南歌關雎之德仲尼剛詩著為三百篇之首魯史先經以紀元妃立明直書為十二公之始易以風自火出為家人之象言號令之行于外由中正而明于內非嚴風火之威則難以正于家矣禮云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王政之本基乎此矣是知先聖懼昵情之為患而立教于將來者也恭以 皇帝陛下仁深溥博明達照臨好善無

厥從諫弗弗弗紹三朝之謨訓躬萬機之憂勤肝食在念將二十年雖古之聖帝明王致志行事無以過也今朝 無專權之臣上無失道之事然而陰陽未和災變未息法令不行恩威不著者豈治內之道有所未至歟臣不欲迂闊引喻前古願以聞見五事而陳之若以言獲罪臣之職也伏以中宮正位德配至尊主治陰教為天下母三妃九嬪世婦御妾上下分統無有僭差百世不易之論也伏自景祐以來三黜寵姬聞兩犯宸宸蓋所起幽微不勝思過身貴則性悍福極則患生退屏繼跡踰僭如舊苟不 於嚴制竊恐漸於厲階昨見上元嘉節內庭出遊美人才人無不隨從飛蓋蔽景流車激震各崇華衛分道爭行衆目共觀與后為並此非所以示外而垂範者也臣乞今後貴品嬪御等並令修備禮節戒約奢侈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衛輒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貞立為宮師以佐內職則所冀上下有別而中外不 惑矣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司言一百三十則為大備故 先朝之數侍史不過五百人俸給止於五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

盈今聞十倍增人已踰二三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萬私身養女數復過之百司供億按簿可知一歲之中所用何極非所以示節儉也臣乞取索宮中諸院宮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遊幸之所宜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而請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此所以消幽曠之氣而省財廩之費也竊以內侍之職最爲親近宣傳國命出納王言常敦抑制尚或騰凌今遷秩不踰年賞賜無虛日甲第連坊名園接畛玉帛盈於後房綠竹聞於別院官尊祿厚職重負多若不立之儀式必恐亢於寵榮臣欲乞御藥依舊只用二貞御帶押班都知並乞選擇謹重公嚴勤慎舊有心力者充三年一遷官不許非次改轉未有嗣者令養一子則內無久貴之人下有進身之路亦一代之永制也竊以勾陳九重華蓋萬乘垣直太紫庭儼雲龍非深嚴不爲尊非禁戒不爲備闌入則抵罪語至則伏誅使內言不出於聞外言不入於聞所以防未然而限中外也今上之起居言語衆無不知帷簿宴遊外無不傳內降斜封坦夷若道免刑要賞響應如神皆由左右

之人出入爲地適臣頗邪能伺動靜迎合巧中率用斯道若不早辨以防微竊恐長奸而忽變臣欲乞應合入內及聽喚中人並用五十以上十五已下者諸宮院子須限七十已上分定番次上下不得參雜出入仍令內東門司專切點檢其暗祇候俳優人及公主院擔子官各放歸本營所有內道場乞今後斷絕此則肅靜於宸庭足以輝光於史牒竊以王者所須歲終不會蓋天下之財天子用之有司不得而吝也其或出納不謹支費不節豈可容奸不詰其弊今御寶憑由司內東門劄子取諸庫犀王金銀錢帛一歲僅三百餘萬貫但有入內之名不知所用之處此數既多不可悉記取聞胥吏僞取庫金三十兩抵法况御寶是中禁所掌外何計而詐得之竊恐前後用此非一吏也乞差不干礙公幹有心力臣寮置司將寶元後來係御寶憑由及內東門劄子取左藏庫等金銀犀玉錢帛大數對帳簿及謝恩表狀作文曆并內藏諸庫亦自寶元後來內中支使金寶錢帛都數逐件磨勘即見無涯費用積久欺弊仍乞今後諸宮閣凡有取索出到憑由劄子先下內侍省都知入

內覆奏然後置簿抄上番換通簽正牒下諸庫藏方得卽官支物不得直行取索或更別設關防節減用度亦經久之利也此五事者實政教之本源昇平之基構也中宮正則內宰之制行于六宮而寵嬖不犯於上矣宮禁嚴則中間之事絕于衆口而朋黨不生于外矣宮人不減則用度不給怨曠以感陰陽之沴矣內侍不禁則威柄不一引進以來邪佞之類矣御寶不嚴財貨不計則盜詐公取而無慮矣噫思能削威威可消正甘言令色遜于志先意布旨會其事仁愛浸深忍情難決非至聖至明不可免也伏望 皇帝陛下遊神清淨毓德太宇養冲和之性節嗜慾之情使氣志如神威儀可畏廓日月之輝發雷霆之斷柔媚不干于聰明愛倖盡決於道義則何患天下之不治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易曰揚于王庭剛決柔也傳曰振也愆焉得剛非用天_圖之剛健中正則於斷也難矣今吳賊侵軼西鄙攻守臣未敢進一策者蓋儒者不知兵不可預言也若大臣盡心諸將用命恐未爲大患也夫手足之疾侵於皮膚積爲瘡痍發于指掌未有所損也心腹之疾迫于膏肓擁爲癰疽潰

于頭目不可卒救也此五事措置得宜則無窮之福此五事因循弗舉恐爲不測之慮履霜至于堅冰燃火在于積薪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惟斷之在不疑行之恐不及動無失幾間不容髮則百世之利萬方之幸此皆陛下家事非人臣所得及也至於政教之綱紀未舉輔相之心德未同朋黨之邪正未分著位之才愚未辨進賢難于起死去佞易于拔山法令撓於親恩賞及於濫豈不謂根葉于內而斤斧不施者乎若聖人一慮及此則庶事自正其條例悉數之名俟聰明聽然其說異日爲陛下言之也臣素非博識惟盡愚誠不歷詆於群公不專攻於上德但慮切直速怒貴權不能保身貽憂老母則於事君之心無所愧矣伏望夙夜之餘再賜詳覽無使臣言爲空言則死生幸甚干犯威顏甘俟誅竄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請罷不管兵節使公用

孫 沔

臣竊見正刺史已上至防團節度使使相皆有隨使公用錢多或至一萬貫蓋 先朝以諸道用兵之際思假武臣俾之足用搗設軍資招延賓客任其支費不問出入欲使將帥豐財聚人之術也自

太平四十年因循成例給賜不追或罷權出鎮或
養疾閑地至於老死未聞退辭軍貞窟客不復延
設雖稱公錢並爲已物與之既不知恩取之豈敢
生怨若朝廷以爲小事恐傷大體臣願引卅月三事
以爲之比乞 陛下聰明詳之則知罷無損矣今
范仲淹孤寒出身忠誠報國統兵邊鄙終歲勤苦
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百緡令助清貧之節一也
劉渙仗義入夷狄去不顧妻子非慷慨感於君親
豈能身奮死地亦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百緡令
資其家二也田况召自江外受命陝西委參使幕
合得賜賚一二百貫此亦微事須合自陳况既耻
言賜以弗及三也蓋以國家闕用多方節財惟守
舊例不求損益有利者雖枉費於萬金不爲惜無
例者雖可賞亦不知卹例之爲弊一至於此豈宜
執而不草者也伏望斷自宸衷勿容橫議所有刺
史至使相非統兵及任陝西河北者並乞盡罷隨
使公用錢令支撥與管內臣寮此足使武夫悍卒
知聖人憂邊之深意也所有皇親乞從特恩以表
異禮

論詔獄

吳育

先王疑旒黜纒不欲聞見人之過失有犯典憲即
屬之有司按文處斷情可矜者猶或特從寬宥如
此則恩歸主上而法在有司人被誅殛死亦何憾
祖宗以來不許刑獄司狀外求罪是以人人自安
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
械縛過市萬目隨之咸共驚駭不測爲何等大獄
及聞案具乃止請求常事非有枉法贓賄又傳所
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歸主上
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職居館閣又任
事省府使有大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苟不然者一
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辱士民輕視其上非所
以養廉耻示敦厚也自古刑獄滋彰之時誅家滅
族冤枉太半大抵雷霆方震人莫敢言有司以深
就深各圖自免或因而爲利以希進取使君恩不
得下達人情不得上通感傷至和災變百出 陛
下爲四海愛戴之主忽使道路之口紛紛竊議朝
廷之士人人自危此臣所以深爲 陛下痛惜之
也若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解救之
嫌上祈聖神此後詳審庶事毋輕置詔獄具案之
上自非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

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庶耻召和平天下之幸也

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 安石

臣前蒙 陛下問及 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歟臣以淺陋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而粗有所陳伏惟 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 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 仁宗 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 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 陛下陳其一二而 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 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

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此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欺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惡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

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
 進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
 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
 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
 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
 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
 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
 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
 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
 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
 法以科名資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
 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吏既
 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
 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
 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墮
 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
 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教訓練又不
 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
 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
 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

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
 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
 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
 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
 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 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
 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
 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
 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 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
 下之福也取進止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 王安石

臣今日蒙宣召論以孫覺令吏人寫論列大臣章
 疏臣初亦恠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
 非人主所當譴怒既又反復思惟 陛下以覺為
 可聽信故擢在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
 論列雖揚言於朝以迪上心於義未為失也但令
 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九人臣當謹密
 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
 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
 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人以枉
 為直懼為公論之所不容則惟恐其言之不密若

得此輩在位 陛下何所利乎若 陛下疑覺有
交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此魏
鄭公以爲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
若 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
恐善人君子各顧形迹不敢盡其忠僕之言而姦
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以行讒慝也若 陛下恐陳
之聞此或不自安臣亦以爲不然漢高祖雄猜
之主也然鄂秋明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
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爲嫌 陛下聖明高
遠自漢以來令德之主皆未有能企及 陛下者
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爲法奈何心存末世福吝之
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
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爲邪非堯舜三
代之道也 陛下以臣爲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
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呂公著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
年至而去實禮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既竭勤盡瘁
以任其事故及其老也則使之優逸以終其身此

君上之至恩而臣下之極榮也然自 本朝以來
凡致仕者雖例改官資或推恩子弟年及而願退
者常少議者以疲癯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
以任職則或至於蠹政而害民故著令應年及而
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爲監當然比年以來致
仕者亦不加多夫昔爲守倅而今釐務雖至愚之
人豈不以爲辱然所以被辱而不去者亦由朝廷
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爲仕者終身食其地今
之致政者即日奪其康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
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
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吏及素有經產則其祿已
常苦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於凍餒是以雖
潔廉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惟其本則
曰此皆無耻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
所以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
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
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間如此
則自非無耻之甚者莫不感抱恩德爭自引去矣
朝廷優之如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不爲甚
過也或曰今國用方急不足則吏祿宜有增臣

竊以為今日所議正為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退則其祿故未嘗絕如此自人多引去則今之去而受祿者乃向之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國無所費而足以全遇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去瘵官之弊伏惟 陛下方以至仁厚德風化天下則於優養耆老固所先務伏乞詳酌施行

論臧否人物宜謹密

呂 公著

臣聞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夫人主延見群臣與之講天下之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密者也苟人主謹密有所不至則人臣悼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敢盡其所言此易之所謂不密則失臣者也况人君用人既用其長固欲知其短知而暴之則莫肯盡其心力將同舟而濟共輿而馳苟不能使人人盡其心力則其勢未可知也惟 陛下留意幸甚

請廣收人才

呂 公著

臣伏觀近詔舉才行堪任外擢官竊觀 陛下自臨御以來虛心屈已以待天下之士士之起葦茅小官而起至顯近者不可勝數然猶孜孜以求賢

為急誠欲廣收人才無所遺棄臣伏思自昔有為之君不借賢於異代然唐虞之際亦稱才難則世固未嘗乏賢而人才亦不可多得今 陛下降發中之詔非徒為虛文也中外所舉蓋百有餘人雖不能盡當誠參考名實而試用之宜有可以塞厚望應明指者臣又竊詳今日詔意正欲達所未達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 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終就閑外者尚多恐其間亦有才實也慮欲為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濶繆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孫洪初舉于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親擢為第一不數年間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何則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間其才業亦容有進惟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予之對以考其言兼收博納使各得自盡則盛明之世無滯才之嘆不勝幸甚

論李定言程顥顧臨不當

呂 公著

臣聞卑陶陳謨以知人為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為要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悅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者知人也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

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知言也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於察言是以堯舜在上明日達聰詢四岳以難任人命納言以聖說使惡直醜正者不能亂天下之俗服讒蒐惡者不能遷人主之意然後四門穆穆而朝廷清明權歸于上而天下無事臣向蒙 陛下擢在樞府中謝日不敢縷陳細務輒論及判別忠邪之道嘗謂 陛下勵精爲治十年不懈小大政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 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苟昔有異同之論而今不爲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爲沮壞法度之人不復可用非 陛下加意省察則端人良士類遭排格當時粗陳此語 陛下頗賜開納近日除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縉紳聞之皆以爲顯昔任御史嘗有所言 陛下不以爲過而稍用之知朝廷用人不終遺棄必料傳之四方士人無不欣仰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臣實不佞嘗爲一

二識者私道 陛下聖德竊以爲 陛下春秋鼎盛履崇高之位操殺生之柄而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極天地山海之量此群下所以愛戴而人人願立於朝也小大之臣雖姦回頗僻如鄧綰者猶降責不踰年遽復侍從授以方面則是盛明之世本無棄絕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也臣愚以謂今日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不然其愛君許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衆其唱和雷同承迎附會而姦言汙行卒爲 陛下所照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况如顥者 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論議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未爲任宦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謹說殄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爲無損臣受恩與常人不同苟有所當言者不敢顧避絀默以負 陛下優遇唯 陛下幸察 五十一卷終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二

奏疏

進十事

呂公著

論韓維不當責降

呂公著

請議恕私罪

韓維

論勅不由銀臺司

韓維

請不況於諸家為潁王擇妃

韓維

論初御殿三事

韓維

請舉遺逸

鄭獬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呂大防

論章惇

范純仁

論黃河

范純仁

請寬蔡確貶責

范純仁

請放呂大防等逐使

范純仁

進十事

呂公著

臣近准詔書令臣發來赴闕已於今月二十日朝見訖竊聞近日臣寮未上有上殿班次臣雖忝先朝執政之臣亦未獲一親座少奉德音然自忖累世蒙被厚恩惓惓報國之誠不能自己輒具奏對陳其一二冒瀆聖聰臣無任惶懼之至臣伏觀

皇帝陛下紹履尊極方逾數月臨朝穆穆有君人之度 太皇太后陛下勤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遠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修德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罄竭愚誠考論聖道槩舉十事仰贊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皆隨事解釋粗成條貫不為繁辭以便觀覽伏望 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採即乞置之御座朝夕顧省庶於盛德少助萬一謹列如右

畏天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懿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形固有差忒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為曲說以附會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

月災昔時君方恐懼脩省欲側身脩行而左右之臣乃據經傳或指外事爲致災之由或陳虛文爲消變之術使王意怠於應天此不忠之甚者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則有天下者固當飭已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後社稷民人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焉可忽哉

愛民

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人君既即尊位則爲民之父母萬方百姓皆爲己子父固不可以不愛子君固不可以不愛民若布德施恩從民所欲則民必欣戴欣戴不已則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愛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然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爲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爲念此蓋獻策之臣設姦言以導上意以開邊拓境爲大功以暫勞永逸爲至計此世主所以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尸流血而勝負得失猶未可知也民勞則中國先敝夫何足以爲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策

者欲生事以希寵敗公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

修身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夫欲家齊國治而天下化莫若修身修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其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識則天地神明皆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况人君一言一動史臣必書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爲萬代譏笑故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爲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修業實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講學

王者繼祖宗之業君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四方萬里之所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謬邪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學何以臻茲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祿利取

科級耳非人主之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故傳說之告高宗者修德立事而已至漢之晁錯以爲人主不可不學術數錯之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譎以參制群下而景帝用之數年之間漢罹亡國之禍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審也

任賢

昔成王初蒞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言求賢用吉士蓋爲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若夫言必顧國家之利而行足以服衆人之心夷險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大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猶或難進者蓋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爲苟念志在於利則惟求苟得忠言正論多拂於上意而佞辭邪說惠媚於君心故君子常難進而

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納諫

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己而從諫則不害其爲聖也及紂爲天子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懷諫自用則才智適足爲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著在史冊一一可考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幾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而憂國論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媚上而邀寵人君誠能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薄歛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君恭儉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上若暴征峻歛侵奪民利物力已屈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散為盜賊為人上者將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歛之臣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耽於聲色或盤於遊畷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間而肆其邪謀為之歛財以佐其橫費世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省刑

夫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淨而幾至刑措然為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煩刑也况人主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鞠則權在於獄吏

廣偵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彊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搖人心何則獄犴之間其情難知斷鍊周緘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冤抑人主亦何從而察之哉然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有司不復措意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祖宗所以消惡運道亂原者嗚呼遠哉雖甚盛德無以加矣

去奢

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為三王祖漢文帝即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獄數百幾至刑措然則節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况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九四方百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蓋亦備矣然而享國之日寢久耳目之所

御者習以為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為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已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為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為過侈也然箕子以為象箸不已必金為之金又不已必玉為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洪相武帝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內治宮室為千門萬戶由是天下戶口減半盜賊蠶起而洪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為太過而察見公孫洪之言為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無逸

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祇懼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享國五十有九年厥後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

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嗚呼非愛君憂國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亂罰無辜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蓋人君初務縱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于淫刑亂罰以杜言者之口然後流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至于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王之元龜也唐明皇初即位宋璟為相手寫無逸圖設于帝座明皇勤于政事遂致開元之治其後宋璟死所獻圖亦弊而撤去明皇遂怠於政親見天寶之亂由是觀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慎終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

右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臣雖學術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可以為法與夫暴君暗主所以召亂之道可以為戒者乃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惟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論韓維不當責降

呂 公著

臣伏思 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寬大判別忠邪於輔弼之臣最加優禮故得上下安樂人情悅服今來韓維必是進對之間語言乖繆上觸龍鱗然維昨與范百祿爭論刑名等事若以為性彊好勝則有之亦未見姦邪事迹若以 劾臣寮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未嘗須有章疏此來批語所罪恐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維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廢棄 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有讎嫌之人飛語中傷以惑聖聽况五六十年来執政大臣不聞有此降黜恐中外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安臣又竊思 皇帝陛下春秋方富正賴 太皇太后陛下訓以仁厚之道調乎喜怒以復 仁祖之政若大臣倉卒被罪則小臣何以自保臣受 陛下恩與常人不同意欲致君於堯舜措國於不傾以報 陛下故今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愛身以陷 陛下於有過之地伏望少迴 聖慮其批降指揮見只在臣處收掌聽候 聖旨

請議恕私罪

韓 維

臣數見良吏善人以小過留滯而背已便已之徒不廢遷擢竊尋其端蓋朝廷之制私罪雖得輕法常為仕進之累公坐雖大一時被責則復升進矣伏以國家賦祿命官本為治人而無狀之吏廢職以遂苟且之意壞法以行姑息之政計其用意豈復在公夫緣私致罪惡或止身廢職壞法其害及國二者相校孰為輕重伏望 聖慈特詔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遇留礙以通滯材公坐有害者重加困抑以儆慢夷

論勅不由銀臺司

韓 維

臣近以黜 呂誨等勅不由門下封駁司嘗面具論奏及兩上章乞正官法並未蒙 聖慈施行臣伏以紀綱法度 聖王所以維御邦國使不危而安者也其所措意皆關諸盛衰固不為一日設也譬 猶舟之有維楫馬之有銜轡今有人于此將假二物以出萬里之塗而自毀其維楫絕其銜轡則人人知其有奔債沈溺之憂矣臣近對崇政殿亦嘗以此理上陳 陛下初不省察又以失職求賜罷黜而 聖慈再三敦諭不令投進文字臣僂俛而退猶望 陛下寤前之失特詔有司修明舊法以防將來

之患而章上輒不出使臣不得少伸職業坐守空名以蒙貪祿曠官之謗進退實亦難處伏望 聖慈以臣此狀并前兩奏降付中書門下商量施行臣不敢枉道以阿人主之意愛身以壞祖宗之法惟陛下裁覈

請不汎於諸家爲穎王擇妃 韓維

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汎至諸臣之家爲穎王擇妃審如此者臣竊以爲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事以繼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者慎之至也坊記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此言諸侯不得自於其國網取容色若捕魚然所以推遠女爲民之紀法也伏以皇子穎王孝友聰明動遵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繫尤重臣愚以爲宜歷選勳望之家慎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近世簡棄禮教不以爲務婚娶之法自朝廷以及民庶蕩然無制故風俗流靡犯禮者衆賢士大夫未嘗不發憤嘆息竊幸國家有以振之今 陛下始初清明爲元子求婦而事出苟簡殆非所以矯世厲俗反

之雅正且無以示穎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于色也傳稱尤物足以移人詩詠淑女幾以配上此誠智士仁人見微知終遠覽禍福之原爲後世戒也 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臣獲侍宸陛且官王府苟益萬一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論初御殿三事 韓維

臣竊聞 陛下以來日御便坐聽政臣愚慮所及輒有三事以爲慎始正本之助幸 陛下省察一者 陛下新懼大憂方當以思親 慕爲意從權聽政蓋是不得已者惟大事急務特賜裁決其餘且可間略故事始見群臣及降坐入宮皆舉音號慟此高宗亮陰不言之意也二者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人君所當與圖天下之務者也 陛下即位之初尤宜推誠加禮每事咨訪以盡其心至于博謀群臣究極理道雖是美德止可密禪聖慮及至決議論發號令必須經由二府施行乃合政體周公戒伯禽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蓋謂此也三者百執事各有職分惟當責任使人盡其能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爲失體孔子曰先有司是也

三體既正矣若夫恭己倡率隨事裁處則一繫聖
斷也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
陛下加意慎重以副四海觀望臣不勝苦切涕泗
之至取進止

請舉遺逸

臣伏見日者嘗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致之闕下
者蓋二十餘人覆試秘閣皆命以官於時猥有謬
舉者士論譁沸於是不復再舉今間年取進士擢
第者二百人其所失者爲不少矣而士大夫不以
爲恠一爲敦遣而疵謗百出蓋進士習熟之久而
敦遣起於一日此論者未足以爲輕重而亦有媚
疾者間之也臣欲乞復置此科而稍爲增損蓋孔
子爲政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應召者則令敦遣
就道豈有朝入科場暮爲敦遣者哉宜正其名謂
之舉遺逸間歲隨科場發解後有不預薦者開封
國學及諸路各舉一人又至禮部奏名後有不預薦者
許主文共舉五人並至御試時試策三兩道中第
者別爲一榜命官入仕即與正進士同如以爲歲
增中第者差多即却乞於進士數內減不合格者
二十人以均之庶幾郡縣豪俊不至遺於草萊矣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呂 大防

臣竊觀自古設官之意必先置貳立副不以名位
爲限者所以紓艱危而適順用聚聰明而濟不及
也摠兵命將尤重其選以漢唐事言之大將軍有
長史司馬從事節度使有副使判官參謀其自小
官而登寄任立功効者不可勝數本朝 祖宗以
來實用此法故名臣不絕而夷狄畏服竊見今緣
邊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
摠管鈐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折衝決勝
之略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
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而得不能者則是一
三軍之衆一聽庸人之所爲豈不可懼哉其弊蓋
由朝廷不素養其材而取人之路又常太狹方今
戎人旅拒邊患漸生若不早爲准備閱試其能誠
慮臨事用人不暇精選因而敗事所繫不細以臣愚
見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選差素有
才略職司以上人充參謀一人委經略使奏辟知
邊事有謀略知縣以上人充如此則可用之士不以
位下而見遺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以
博觀已試之效以備緩急之用講緝違要莫先於

此

論章惇

范純仁

臣近見執政議論以章惇父將九十因明堂恩霽之後欲請除一鄉郡使使其親臣但見其可裨仁化不慮其他遂共以為當然繼而聞三省奏上陛下即賜俞允臣以陛下天地之仁念其垂年之親不錄往咎臣實喜不自勝遂於簾前仰贊聖德以謂自古臣子無如今日遭逢繼聞諫官有言陛下遂寢前命亦是聖心從諫之美前日更蒙宣諭此事三省有失思慮戒其今後不得如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謂朝廷所怒之人不當遽有開陳又謂執政都徇人情必有主張之者致煩陛下戒勅宣諭丁寧徽臣固佩服聖訓然有未盡之愆亦當罄竭教陳方陛下息於求治之時是臣子知無不為之際宜宜顧慮形迹畜縮周防兼今所用大臣多是老於患難陛下獎之使進尚恐心志不銳思慮太周若更戒使遠嫌則恐顧避保身自防不暇在陛下愛惜諸臣則為恩德之厚若使輔翊聖政却慮事無所裨蓋人臣以匪躬自信為難依阿固寵為易若令容其所易沮其所難則其

間希意顧望之人翻為得計甚非朝廷之福臣昔見仁宗皇帝推委執政一無所疑凡所差除多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旋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長存朝廷之紀綱自正是以四十餘年不勞而治况陛下方稽仁皇之治聖度如天從諫不倦任賢不疑錄人之功忘人之過皆是自古人君所難若更垂拱責成逸於委任臺諫糾其誤謬侍從罄其論思郡臣一德一心陛下無為無事自然不須防慮百職具修坐致太平垂休萬世天下幸甚

論黃河

范純仁

臣昨日伏觀內降指揮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當興復不可中罷宜接續功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由此道也且君心欲如盤水當使平正而無所趣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群下競趨如山之推小失其道則非一言之力可

回故居上者不可不慎也臣今竊詳所降指揮謂
決要回復故道似聖意已有所向而爲天下先矣
臣聞先朝因人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
爲北虜所兼偶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
批今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爲萬全必勝
剋日可得遂興靈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
帝獨當其憂群臣無一人受其責者至今疲耗未
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爲深鑒也臣乞面諭
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是一面商議却使
進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
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黃河利
害乞付之郡臣有司子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
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

請寬蔡確貶責

臣伏見蔡確之罪天地不容而陛下不速嚴誅
許其開折復令執政徐議其罪足見聖人存心正
合周書無逸皇自敬德不復含怒之意但陛下
特以社稷爲念故發於睿斷行之不疑臣之愚心
雖知蔡確死有餘罪復憂聖政或有所虧蓋
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氣薄

翳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今以一姦
臣之故煩朝廷行希闊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
必生疑懼復恐貽之將來垂之史策薄有擬議則
於聖德聖功深爲可惜在臣負恩竊位罪不容誅
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雷霆鬼神所不能貸至若父
母親置於必死之地則却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
於此陛下保宇社稷之心天地神明之所照鑒
而微臣愛惜陛下聖政之心亦應陛下可察
不避一身之萬死而展補報之愚衷惟願睿慈曲
加詳慮所有再行重責伏乞付與帥臣已下商量
所責責歸臣佐不累聖明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請放呂大防等逐便

臣遭逢雖久報德無聞衰病寢加叨逾爲懼前年
陛辭之日親承德音許其凡有奏陳但入文字臣
感噎受命緘默至今曾微片言上裨聖化愚衷愧
悚終覲一伸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紀
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等或年齒衰殘或素蒙
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
恐隕先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
和氣仰惟陛下聖心仁厚天縱慈明法大舜之

用中建皇極而在宥每頒赦令不問罪辜至於斬絞重囚髡黥徒隸咸蒙原宥亦許放移豈有股肱近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俾流離但慮一二執政之臣責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謂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啓迪之際不為詳陳殊不思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之人為怨讎以疑似之言為謗訕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鑑豈可尚遵前轍靡恤效尤在漢有黨錮之寃在唐有牛李之禍後皆淪胥善類貽患朝廷數十年間未能消弭比來若非宸衷獨斷聖慮詳思灼見本根絕其萌漸盡屏猜嫌之迹特垂贖蕩之恩皆因大禮赦文杖令逐便使得自新改過免為羈旅之焚魂籠鳥鼎魚咸獲相忘於至道神功聖德萬世歌謠臣無任虔懇激切之至取進止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二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三

奏疏

上 皇帝書

宇文 之邵

論責任守忠乞一切不問餘人 傅堯俞

論蔡確既貶請寬心和氣 傅堯俞

論君道 程顥

論王霸 程顥

論十事 程顥

論新法 程顥

上 皇帝書

宇文 之邵

陛下初即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言路可謂誼主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虞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者常在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慎也昔成湯既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為念以天人為畏則小大之事不懈矣宋之為宋百有餘年 陛下一日南面而享之固宜跡其所得之艱難夙夜栗栗以勤負荷永思太祖之武 太宗之文 真宗之畏天克己 仁

宗之寬大慈仁 英宗之勵精庶政立則見 五
聖於前行則見於側坐則見於堂食則見於杯杆
之間詩曰天難諶斯言天不可不畏也書曰民可
近不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
近者畿甸遠者河北京東蝗螟蔽野穀價踊貴重
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爲彫敝臣竊恐葦蒲之
盜或貽宵旰之憂爲今之計不過多鬻爵以濁入
仕之流廣度僧以奪可耕之民終非計也願今被
災之郡許富者舉息於下戶官給以質驗待豐歲
償其所貸通者官爲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有餘
貲者樂爲而瀆死之衆可救溝壑之命 陛下又
責躬引咎寬獄訟出宮女斥哀歛之吏蠲苛虐之
政罷無名之費省勦民之役凡所以蠹政而召乖
怨之氣者舉更革之如此則大異可塞王化可興
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勵名節而
以勢利離合器皿衣服窮於侈麗車馬宮室過於
軌制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
敢肩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于此哉願
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耻磨切臣下崇
獎敦厚而都下亦少爲之厲禁滌去佻薄之弊淫

瀆敗教之具一加過絕凡侍從輔弼宜慎簡修潔
方嚴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議古之求賢者數路
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
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
者臣諫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
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
杖錫之猶有不稅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爲人灌
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 之爾科防
日增格今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
以竊官號匿苦塊之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
蚤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
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
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
不知止者甚可痛也 陛下盍稍補其弊隆於待
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
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萬衆
突至大順廟堂無奇筭守邊無良將臣竊爲朝廷
憂之慶歷間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
三將淪沒而功不成者 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
於虜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慮二十萬

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監軍衙頭一時俱發小則隨處寇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所與角戰者無幾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多寡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令賊常以合兵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衆當其鋒銳釐歷之失也今不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勢其能深入賀蘭收復十四州以爲我有乎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搗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若詔諸道分勅所部將伍符尺籍而規畫之若干以爲守若干以爲戰若干以爲救兵救兵必使與戰兵相近而駐於喉亢之地則可以應猝而不失機會也喃氏嘗爲元昊所殘南徙歷精亦宜厚其種族共爲聲援以蠻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文扶羌是也其俗隨水草遷徙食肉衣皮毛無堅甲利刃臨陣擊刺之技不及於他夷仰給我之泉若繒帛我與之通者亦特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重役者勾馬戶也凡羌馬之來則使之資給費公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乘不足以

戰也邊吏養羌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昌之變塞上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羌與南路磨蓮羅多留卷思林諸寨之羌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出入而諸寨之馬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其前而闢其後乎臣之縣所管萬戶而居民蕭然者其弊實在於羌也至和講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去歲大我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虜者勢不得已也今又驕寵小羌而足其無厭之求乎臣愚以爲不若杜塞東路使不得入而絕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諸堡則邊民小安矣爲政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而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爲自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爲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類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牽制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

除害受制於監司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案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案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卒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爲也今爲民守令而其勢顧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庶循良之吏有聞焉凡臣之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不敢嘿嘿又爲陛下極言之臣聞疾未兆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恭人情之常也今陛下趣則諒闇服則端衰行則直杖無紛華之事交戰於前誠能以此時遠念將來之失慎微杜漸克已復禮使其志一定則他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傳說之戒高宗曰無以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遜于荒野極知小人之勞而二臣猶或以此戒之况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爲之防哉願陛下聽政之間則命通經之士講明古訓究觀敗亡

之主以自創艾盡孝兩宮咨謀故老則恐懼修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悼之心又已衰敕製袞冕憑玉几目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於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論責任守忠乞一切不問餘人傳堯俞

臣伏見內侍任守忠以罪降黜中外聞者罔不快抃罰一勸百固可以破森猾之膽臣職司風憲失於彈劾聖度回怒幸赦而不誅猶敢有言者冀陛下重加矜察臣謂大姦之去其遺過餘惡方日有上聞小人無知或伺隙修怨枝詞蔓說往往浸及善良疑似之間不可不察陛下若更加推究讒間且將復起况守忠據權之久附離者多深慮左右之人有所疑畏望陛下沛發德音自此一切不問則天德加厚而人心易安惟皇太后之慈仁布聞四海舉神器大寶傳付陛下而陛下下挾堯舜之資以天下養將用誠孝以鼓舞萬物奈何使解構之語得行其間今罪人投竄皇太后必渙然疑釋陛下緣此當益加禮意務盡其

惟心則天人交欣共為 陛下之福 陛下即位
勵精勤儉日月未久遽以金珠事閑臣竊為 陛
下惜之過而能改可無深慮臣言甚忠懇惟陛下
留神省覽

論蔡確既貶請寬心和氣 傅堯俞

臣近觀蔡確狂悖 陛下神斷不疑下合人情上
明邦憲雖一以公議裁之固未嘗臨之以怒然豈
陛下之所樂者哉况區斷之際亦須少勞睿思愚
臣妄度竊恐 陛下海嶽之量不能無少忤而未
能忘懷也中外側聆日增驚惕臣聞之於易曰天
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事
至以無心應之既往若未嘗經意此聖人所以養
至誠而御遐福者也願 陛下寬聖心省浮念游
精太清以固真粹 陛下之氣和則上下之氣和
上下之氣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唐柳公綽奏太醫
箴以諷憲宗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謂曰卿
受朕深者臣無公綽之才而有其誠臣以為今天
下事莫重於此故惓惓而不能自己惟 陛下毋
易臣言留神省察取進止

論君道

程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
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
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
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
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
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
制一作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
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
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
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問
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
成其德業伏願 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
事俾日親便座講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
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
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
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嗷嗷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
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
也惟 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作正心
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

程顥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由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正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

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需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一作稱，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

條而共贊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狗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之人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跡不可復於今起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繁舉然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備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

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縣鄴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才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

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非有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若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貨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

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踈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新法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

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日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三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四
奏疏

上 皇帝書

蘇 軾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彊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巍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

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 陛下
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 陛下之法故能勝
服彊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懷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
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
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
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
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
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
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
此必然之理不可違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
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
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
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
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
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
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
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殉
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
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

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
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蘇峻
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
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陛下
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
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
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
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
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
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
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諂謂 陛下以萬乘
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
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
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
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
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
顧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
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
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
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

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 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入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

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闢獸亦可謂拙謀矣 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解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 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伍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相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夫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

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揚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容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負多則無以爲功心須生事以塞責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旨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 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汙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

而滿矣 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 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摩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踈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搔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

濟川之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敝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

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

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賦

之外別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民無以爲生去爲高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成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 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切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令 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

史 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
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
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充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
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益糧草未嘗不折鈔
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
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
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以代還東軍
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
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
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
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
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
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
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
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
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
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糶則無借貸若留充
借貸則所糶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
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速臣切計
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 陛下方欲力

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
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 親
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
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
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
斯亦望 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
用賈人桑^洪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
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
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
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從
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絡錢豪商
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
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
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
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
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
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
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
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
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

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皮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 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切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鄴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 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逞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 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疆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

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丈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孳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彊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勳之亂起故臣願 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 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

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歎聲諂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

誰無過國君舍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園書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任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闕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踈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季信之易楚若文帝並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

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宜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嘉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帝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政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負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 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日近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

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榷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 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祖賦摠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 祖宗所以深計預圖而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起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 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

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

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志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是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而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欲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以願存綱紀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判定任子條式修宇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策以爲美談使臣

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 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 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 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 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動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 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 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 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 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五十四卷終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五

奏疏

徐州上 皇帝書

蘇 軾

論治道二首

蘇 軾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 軾

論內中車子爭道亂行

蘇 軾

徐州上 皇帝書

蘇 軾

臣以庸材備貲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私念東方之要務 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 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餽竭則壘趾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 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

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
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
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
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
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樞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
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
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滿意
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
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
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
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
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
討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
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
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鏃巨萬常爲盜賊
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爲寒
心使剽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
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
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
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 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

幸而賊有過人之材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
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
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
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
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以與此不已隘乎自鐵
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
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
治各 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彊力鷙忍
之民也臣欲使 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
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鎗刃刀槊教之擊
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櫛以
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斃
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
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
聽命轟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櫛
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
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
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
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
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

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兩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鑿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 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言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 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贖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糶賜是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暮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 陛下遣勅使按閱

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 陛下守臣權大輕故也臣願 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魯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疆盜願賜給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給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

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緝捕盜賊得
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
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
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然而不發則
又私自念遣值 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
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
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
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
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
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
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任而已故其得人
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
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
故臣願 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
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
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
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進於書佐朱邑選於畜
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
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
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

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
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
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
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
無所還其體而鮑鯁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
僕庸人者無他以 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
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
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
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 陛下採唐之舊使五
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
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
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
下聽贖俟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闕
書其歲月使得 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
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
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
曲臣未敢盡言惟 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
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
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
後盜賊蠱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

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識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圍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論治道二首

蘇軾

道德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洽未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狙行於千里之外彊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

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惡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

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二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黠纒塞聰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考簿書擿發細微不至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

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十萬給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糶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軾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情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先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疋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困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遣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

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種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種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種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鬻自彼生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監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

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
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
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
好請不復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
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
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
夏人之自新臣竊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
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
失矣臣甚惜之今既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
謀必將為恭很相率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
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
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
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
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
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
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
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
汲於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
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
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

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堠精明虜無大
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
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
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
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
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
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
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
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
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
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
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
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
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
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
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遽欲納夏人之使則
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
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眾獨異故敢出位先
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論內中車子爭道亂行

蘇軾

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不當與齊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任齒簿準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齊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 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齊大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恐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于勾當人施行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五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六

奏疏

上皇帝書

上皇帝書

蘇轍

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群議使臣得不遂奔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為日久矣今者 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秀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為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第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

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不獲也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二焉者

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

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嶮岨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戢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饑苟加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暮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耳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

此疑 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未也何者
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
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
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善為國者不然知財之
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不勝財
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
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
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債登坂
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
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守而事變之生
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
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
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今之計
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
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
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
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
為 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
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
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

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
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
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入以為卿
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
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
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
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
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
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
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任之吏多方以求進
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偽不耻爭奪禮義消
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
易樂易則有所不為寃則憚亂憚亂則無所不至今使
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連傍徨而
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
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
多也設嶮於中途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
甚惟 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
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
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

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脩絮之人也今世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一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惟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然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弃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勦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收旣

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以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有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

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覈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 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 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

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得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意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 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寡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它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職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任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 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

臣而使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其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也。成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十八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

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問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瑤、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有餘，其視弃財如弃糞土，矧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爽。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

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閒則曰官給茶練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練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閒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旣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 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練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萬人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弃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惟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 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旣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 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情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羗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

賀聞多主兵輒相戒不敢犯以實較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士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士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 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遽則傷於恩昔者太祖 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 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如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貲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

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 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内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讐雖宗室誰敢覲者惟 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 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畧其細故歛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疲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

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淨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

從其無足卹而弃之無所不弃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願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官司困乏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 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賜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 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

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 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則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嫉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群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此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 陛下誠以爲可行

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 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 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六